

5071

四之書叢活生女婦

中 牢 女 國 德 在

著 哇 蘭 胡

行發 店書活生 海上

月四年六十二國民華中



目次

一	被捕	一
二	會客	二
三	洗澡	三
四	第一次散步	三
五	一個安息的日子	三
六	一塊巧格力糖	四
七	警察總局內的示威遊行	五
八	英勇的安嘉	五
九	鉛筆	六

一〇	另一個女禁子.....	七
一一	隔一層玻璃的接吻.....	七
一二	是誰的罪惡呢.....	九
一三	兩種不同的賜予.....	九
一四	獄中的祝壽.....	九
一五	生活上的好紀念.....	九
一六	我們要起來組織.....	二
一七	一個謎.....	二
一八	我們的團聚.....	二
一九	偉大的女牢.....	二
二〇	掃爾、綠蒂與理論家的太太.....	二
二一	心書.....	二



二二	下午還要重問	一七
二三	我們需要傻子	一七
二四	體育會	一八
二五	她們要努力創造新生活	一九
二六	監獄醫院	一九
二七	醫生和看護	二〇
二八	狗熊	二二
二九	一個判了死刑的女人	二六
三〇	半夜的嘈雜	二六
三一	史料一（血的問題）	三〇
三二	史料二（保護動物委員會）	三三
三三	史料三（集團結婚）	三四

三四	史料四（恢復手工業）	四三
三五	放話匣子的不再來了	四七
三六	秘密警察處的審訊員們	五〇
三七	你莫要趁火打劫呵	五七
三八	破壞了興登堡政府罰餓三天	六一
三九	真是妙想天開	六六
四〇	莫要輕弱得失了理智	七五
四一	雲	七九
四二	中國飯菜	八三
四三	還有一種人	八六
四四	這光彩和太陽一樣	九一
後記		九五

小引

在旅歐的生活中，有很多事是值得寫出來，但是沒有比在牢獄裏的生活更有價值。因為在牢獄裏，我所得到的，可寶貴的偉大的教訓，不是在一般的情況中所能得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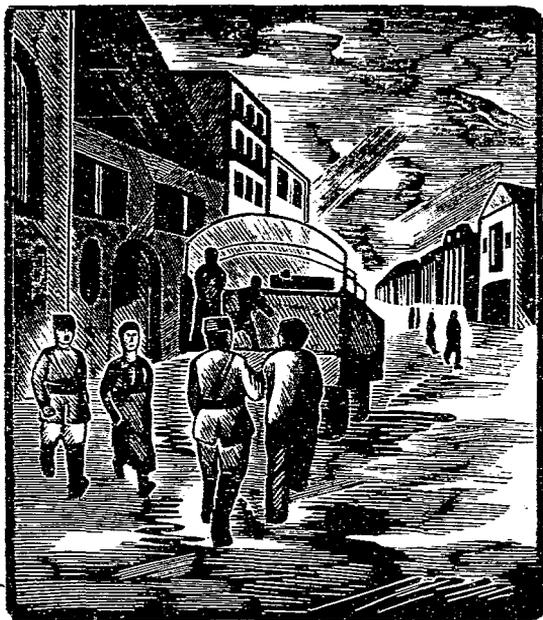
被壓迫的姊妹們！要得到真正的同情與愛撫，只有在革命的隊伍裏！這是我先寫這個生活片斷的一點意思。

此外，本文片斷的在法文世界報刊出後，德、俄、西班牙，都有轉載。但原文都不在作者手中，在詞句上，恐怕會有點出入。

一 被捕

天還沒有亮，街上也還沒有行人的足音，一輛大車的聲音，沉沉地從窗外滾過去不遠，便停了下來。隔壁人家人們的鼾聲，甜蜜地打得悠而且久，似乎完全解除了他們一切的緊張與疲倦一樣。這時我家已來了幾位穿黑褲褐衫的『武裝同志』，還有幾位便衣警察，自然是翻箱倒篋，廁所、廚房以至於昨夜剩的稀飯都摸了又看，好像那裏面埋藏得有反法西斯的毒菌一樣。信件、紙單、稿子、中文書、德文書、以至於照片，他們捆了幾大包，夾在他們的腋下。簡直是在替我搬家。

在對面工人屋裏，他們搜出了一本課本，沒有什麼，是這個工人讀了資本論的一冊短筆記。這樣我和對面房裏的工人便被他們請上了他們開來的無篷高車。



(波 新)

捕 被

這車子還不算囚車，只是捕人的，德國人都是認識的，因為警察們從前羣衆大會上總要開去幾十架。

天已大亮了，街上的行人也很輻輳，工人們早已進了工廠，寬敞的大街上夾着皮包的，多些些店員先生們，他們都忙吼吼地走着。特別是我們坐的無篷高車駛到和電車並排走時，電車中那些拉着皮帶立着的先生們，也都彎着腰伸出頭到窗子外來注視我。我想一定因為我是個黃面孔的東方人，而且是個女子的緣故吧。他們也帶一點驚異的樣子，但不一會也就漠然了，我不知他們有什麼感想。是否外國人應該捉呢？他們或者已經看慣了，或者是忙於去上工，沒有時間來想這些事情？

在高車中，工人坐在右邊的樣子上。他沉默地沒有說話，也沒有看我，我想他不十分好過吧。我呢，一定是因為從前在很多大會上作過抗『友邦』反帝的講演所惹出的事情。甚至於『友邦』人告密也是可能的。何況現在法西斯的德國是絕



對幫助日本的呢？但是我是中國人，我們還有一個公使館，如果警察今天不讓我回家，我馬上通知公使館。他們立刻就要保我出去。那麼，我一點也沒有危險。然而那工人，一個窮而無告的無產者，因搜查我而牽連到他，誰知道人家要如何對待他呢！想到此，我深深地看了他一眼，視線正碰在他冷靜的眼光上。但我們還是沒有說話。

到了警察總局那個屋裏，那兒早已有好幾個新捕來等待警察發落的。那些人靜靜地抽着烟捲，靜得好像沒有一點意外的事情一樣，把烟捲的煙子吐着圈，小圈從大圈裏穿出去。直到警察把那些人帶起走了，才輪到我的頭上。警察帶我走的時候，工人還坐在那裏，我和他握手作別，他發出誠懇而沉重的聲音：

『保重呵！你自己，蘭哇！』

這聲音的沉重，幾乎壓碎了我的心子，雖然我儘管在答應他，同時也編說『你也是要自己保重』的話，但是老罣在我心上的：『誰知人家要如何對待他

呀！」的煩憂，使我不免又緊緊地望了他一眼。我覺得他的眼光，或者說他的思想，是一直跟着我的背影走出那間屋子，但是我不敢再回首去看他一眼，我怕警察因此而加緊他的罪戾！

轉了好些灣子，警察把我帶到很高的一層樓上。交到女牢裏，開始到了辦公室，把我的名字，生庚年月都寫好了，警察也去了，一個女牢子把我帶到一間小屋裏。她坐在棹邊拿起石筆來，在那掛滿了人名的石板上，又添上我的名字去。

『請把衣服脫了！』她說得平靜極了的樣子。

『幹什麼？』

『請脫吧！』

『……………』於是我把外衣脫了。

『不是，請通通脫掉。』她還是客氣的樣子。

『幹嗎，要照我一個光身像麼？』我一面這樣想，但一面還是拒絕她說：

『不能！』

『不，不行！這是規矩。』她很堅決的樣子。

糟糕，這真沒有辦法。假如她要給我照一個光身像的話，那才是笑話啊，我們中國人。但這個時候簡直沒辦法，於是我把襪子脫了，又把襪子吊帶……脫了，我拿背向着她，讓她照個背影也沒陰關係。

『好了，穿起！』她對於我這樣不自然的樣子，簡直忍不住笑了，但她也不敢認真地笑，她把嘴唇咬得很緊。我覺得她簡直很不好看。她又走到我面前把鞋子襪子也都提來看了一遍，抖了又抖，這時我才明白，她是檢查。真是混蛋加九級！剛才捉來的人，誰還把違禁品帶到警察局來讓你檢查？

檢查完畢，女牢子把我帶到一個號子裏。雖然很窄，這兒有一張木板床，床上鋪着藍布印花被單，也還整整齊齊的，還有一條獨板橙。一張小茶几，馬桶就在床枕頭上，光線是從很高的窗口透進來的，因為窗口太小的緣故，空氣很不新

鮮，一踏進門便感到悶氣，雖然屋子裏打掃得很乾淨。乍進來是不會感到什麼不好過，而且還覺得，在東三省的同胞，恐怕平常也沒有這樣的生活吧。

女牢子把我送進號子裏，話也不和我說一句，毫無情地轉身就把門鎖上，而且嘍地一聲門上一條鐵槓子。這聲音好像把我從夢裏驚醒起來了，我頓時感到一種不安，感到一種不自由的威脅，萬一大火燒起來時，這鐵也似的黑壁頭，我就變成一個鐵鑽子也鑽不出去，萬一街上發生了暴動，呵，我從窗子口上也飛不出去呀！我仰着頭望着那很高，透進光線來的那個奇怪的窗口，從這個窗口，我不能看見天空，因為牠是很小的一個口，而且是用木板擋着的。床上的藍布印花被單，像瞪着眼望着我一樣，靜靜地沒有聲息。

無聊極了，把警察給我的一張公事紙拿出來再讀：「君在此有敵視德國的行動，依法律某條應行驅逐，又依新法律某條某條應處罰……」

真是令人詫異，我自問不但不會有過敵視德國的行動，並且簡直沒有這種思

想，就是日本，我也不會仇視牠。對中國的強奪，並不是日本的全民族，而且他們也有很多的男婦老幼正受着那戰爭的威脅：這可怕的戰爭把他們的骨肉分折了，那些日本人的老母少妻，她們一面還在睡夢中等着她們的丈夫或兒子的時候，這些壯健的男人們，老早已成了黃土中的白骨或砲灰了啊！誰無父母妻子呢？假如你還有人心的話，你怎麼會沒有同情？

這個世界就是不准人有同情心的，而且也沒有用處，這個世界就是誰有強，誰佔勝利。如果你要爲人類做解放的運動麼，你得先有強，啊，你得先有很大的強！想到這裏，我站了起來，彷彿立刻就要幹一點什麼似的，然而抬頭一看，我是被鎖在這號子裏。

我不能讓我這樣煩燥下去，於是我又把門上掛的室內規則翻一下細看。上面寫着『第一保持身體的清潔，清早六點鐘起來，隨即盥洗，被捕者有權修容，三天許可剃一次鬍子。兩個禮拜許可洗澡一次。』謝天謝地，這樣熱的夏天，兩個

禮拜洗一次澡！並且還使我覺得，這原來還是一個關男人的牢獄，他們捉了究竟有若干女人呢，把關男人的牢獄也改變成女牢了。除此而外，跟着就來了一大篇禁止：禁止敲壁頭，禁止互相交談，禁止唱歌，呵呀，這真是一個監牢呵！這對於我自己，還能夠平靜地坐着，然而那工人臨別時的沉重聲音，好像留聲機一樣，老是在我的耳鼓上聒。這使得我引起許多對於工人的感想。

這工人是一個當歐戰缺乏食物時，留得殘生的不健康的很瘦而且常常鬧胃痛的，然而却很了解人生意義的覺悟青年。他因為自己是一個工人，很怕自己的學識不夠，所以很努力於學習，也很愛和人討論許多的問題，特別是關心中國的問題。對於哲學，科學，特別是社會科學，他都有很豐富的常識和研究。他做有很多多的筆記，盡是他讀書的心得。我回家的時候，總是看見他在涼台上讀書，或寫筆記，這給我以很大的鼓勵。因為他一個工人還能夠這樣地勤於學習，我們這些智識份子如果不讀書，真會羞死！因此自己也得加緊一點研究。今天這意外的事

故實在使我難過：工人他因為他的學習，因為他的筆記被捕了，但這却是因為搜查我牽連到他！我難過，但一句抱歉的話都不能對他說。如果我很快的得到自由，接着一定要被警察驅逐，那時萬一他還在牢裏，那也許一世也不能再看見他了。這傷痕將永遠留在我的心裏！人生就是這樣奇怪地不能把握麼？

一 會客

已經被捕五天了，給公使館寫去的信，至今還無答復。我不是告訴得很清楚嗎，我因作反×運動被德警拘捕了，請他們保我出去，我想很快地回國，走上抗×的陣綫以求中國的解放，也就是我答謝他們的幫助。這信還不夠誠懇麼。爲什麼不保我，爲什麼不答復？我怎樣也想不出理由來啊。

如果一個人長期關在這個屋子，老不見天日，也不見人類，他會越過越覺得這屋子窄得可怕，動物園裏的雞籠也會比牠大一點。記得小時在家的時候，赤蓮大姐每天都是把雞鉢子洗得很乾淨，把糠飯和給雞吃，一清早就把牠們放到後院竹林裏去。現在被鎖在這個窄得不到兩個 Meter 寬的號子裏，四五天了，還不得出去透透空氣。清早是苦咖啡，中午是洋芋漿糊。每天每天都是這樣。鏗鐵調

羹，放下去只要一秒鐘，她立刻就起一層黃鏽，是多麼危險呵，送到口裏去！想起來，把人看得雞都不如，這所謂文明資本主義先進的國家！

其實也不算什麼，抗×的同胞，被捉去後，馬上就送上斷頭台，是多麼殘酷呵！斬腰機斬頭機像截麵包似地把生的人命就如此地截斷，是多麼可恨的事情！我有什麼灰心呢，我不過被鎖在這裏，只要我的生命存在，我是可以找向自由之路，只要我的眼睛是明朗的，我就會往光明的去處。當我這樣想的時候我還有什麼理由不安定呢。然而我還是不安定，真的不安定。爲什麼？我可以自己答復：你害了那個工人，因爲檢查你而檢查他的筆記，你牽連着他也關在牢裏！

平常在外面，光陰過得好像閃電，一幌又去了一天，或者是因爲有事做着的原故吧。在牢獄裏就完全不同，簡直相反，時光的車輪，好像關了總電機一樣，老是停着不動。如果人們的青春也是這樣留得着的話，我相信妙齡的女郎們一定願意到牢獄裏來。抱歉得很，事情不是這樣的。

凡是一個人，每天能夠從勞動中出幾滴汗的時候，這對於他的健康確是很有幫助，雖然不敢打包票說是延年益壽，但也可以當傷風吃阿士匹靈。吃阿士匹靈至少要花錢，還是買外國貨，而且還會傷心臟，所以我是取自然發汗主義——勞動。因此每天打掃號子，就是我的柔軟操，每天清晨只要女牢子把房門的鎖一開，我立刻會深深地吐一口氣，連跑帶跳地就去拿桶提水，走到水管子面前，我的動作也就變慢起來，第一，絕對不把水管放大，讓她嘩喇喇地流，第二，一定慢調細擺地洗揩布，如果女牢子沒有看見或者不注意的時候，我就急急把桶內的水往水洞一傾，於是又慢慢地把桶放到水管下面來，萬一她們看見的時候，我就擺出我們東方文化的斯文架子，把身子站到離水管三尺，伸長着手用三個指頭，好像弱不勝其重的樣子，輕輕地擰那揩布，而且還要告訴她說：『我從來不會做過這些事情。』有時女牢子也using慈祥的眼光答復我說：『我相信。』如果有人以為我這樣做是不對的話，那最好讓她自己嘗嘗不自由的人得到幾分鐘自由的時候

的風味。

水提進屋子來，便開始拂拭，蔽不見天的鐵窗、窗檯子、牆壁、門、棹子、櫥子、床板以至於馬桶，無論怎樣地細弄，也很快地就揩完了，於是換一桶淨水，再洗地板，很努力地，把吃奶的氣力都用出來。然而還不夠出汗，這自然是號子太小的原故。直到女牢子把水桶揩布從我的手上拿去了的時候，我簡直和小孩子失掉玩具一樣的失望。

一般的坐在這號子內都很冷，但清早洗了地板以後，你常常會被高窗上透進來的熱空氣逼得人發煩。聽到環城車在窗外轟隆隆地開去駛來，簡直使人會懷疑到不知沉重的車輪下壓壞了些什麼，雖然這自然渺乎其小，如果比之於我們時代的犧牲者。因此，那印到我的眼前的是在那個爲帶狗和旅行者的車廂內的一些苦力似的工人，他們背着高而且大的重東西，大汗長流地坐在那裏喘息着，然而他們心中却還在盤算，如何才能保持他們這個噉飯的沉重工作以保持他們的生命。

我聽到在過道中的女牢子的足音，到我門邊的時候她走得更急驟，她開了鎖向我招手招呼，然而她沒有說話。她手上拿上一個小條子。我吃了一驚，我想，或者是要放我回家了，我急忙地問她：『什麼事？』

她把頭向右邊一指，手也向那一方指着，對我說『同來吧。』

『什麼事呢？』

『會客。』她對我現出一個高興的笑臉。

真是混蛋，這樣捉弄人！然而誰人會到監牢裏來看我呢，或者是公使館派了什麼人來了？我到反覺得有些難過，心裏有點發酸！我們必須先到樓下辦公室去登記。剛走到門邊，一頭就撞着女牢頭子。啊！這個老妖精，她簡直比我還吃驚的樣子，額頭上的縐紋通通擠到一塊，顯出亂麻似的粗線，面孔也都澎漲起來，馬上跑到我們面前，提着她的破額子高聲地叫着：『爲什麼她跑下來了呀？』帶我的那位女牢子很平靜地答復她說：『會客。』『不行，不行！』這個老妖精簡

直叫了起來，接連着她像放連珠砲似的『她是政治犯，我們必須問政治科是否許可。』帶我的那個女牢子把她手上的條子給她看，並且說：『這裏有條子。』

『這不成，我必須先打電話。』她簡直像打擺子的抱雞婆，又撲又戰地跌進辦事處。『許可那個中國女人會客嗎？她是政治犯啊，那個中國女人。』她一面打電話，一面老翻着白眼珠輪我。這個憤恨把我起先那種軟弱的心情馬上轉變了，只覺得這是如何可怕的事情，一個人只要走到警察局裏面來做事情，那他們的心——血和肉的心——就漸次地會變成石頭，他們的心越變得硬，就越可以得到好位置，能夠變到如狼似虎的狠心時，就可以做高官，也可以享厚祿。這一門徑，想來這個老妖精背得很熟，所以她才能在法西斯的警察總監內充當女牢頭子。也不過一個女牢頭子，就這樣地作威作福，我只想吐她一臉口水，假如我能夠的話。

『中國女人……政治……』她帶嘎的頰子，簡直發出破竹桿的響聲，然而立

刻臉上表示一種失敗的神情，聳了聳肩頭，把電話筒掛上，我知道她碰了釘子。但是她還是用她的白眼珠斜瞞着帶我的女牢子：「但是不準說一個中國字！」帶我的那位女牢子，兩手撐着腰幹，直挺挺地站在那裏，簡直到了入眠的狀態。忽然被她驚醒轉來，她做了一個深呼吸，懶洋洋地才把我帶到外面。

從很遠的地方，我就看見鐵生在和守門的警察交攔東西，他那種不矜利的形狀，簡直使我會發笑，把剛才生氣的情緒已經轉變了。然而鐵生究竟是一個好人，忠實的朋友。靠近鐵生還有許許多的德國人，站在那兒交攔東西，他們的面部和眼上，充滿了連悲帶喜的神氣，昂着頭只是朝內面探望，想看着他們要見的人。這印象猛然使我回憶到小孩時在故鄉看着的鬼門關的塑像。不奇怪麼，我現在就生活在這樣的地獄中！

在一個不十分寬敞的屋子內，我與鐵生會面了。也沒有什麼難過，因為我見他的時候，覺得有幾件必要告訴的事情。女牢子對我說，你們可以行見面禮的

（握手禮的意思），然而我們並沒有這種習慣，也就沒有做。會客的時間只有十分鐘，傍邊除了女牢子外，還有一個警察監視。我們都走近到一個大餐棹，比頭號餐棹還長，鐵生坐下首，我坐上首，他們就坐在兩邊。混蛋！簡直和做戲一樣。我們必須把每個每個的字，提高嗓子，像舞台上的表白一樣朗朗地說，警察和女牢子才能聽得清楚。鐵生用了一種暗示告訴了我說，警察不許非親屬到牢看望，他是我的弟兄的名義，來看我的。我聽了他的話，簡直苦笑起來，他又不姓胡，警察却會承認他是我的弟兄。不怕你如何凶的法西斯，你不懂中國文還是沒辦法。這樣一笑，就把要告訴鐵生的話笑飛了。初要想說的幾件事情，到現在不知躲到那兒去了。倒是鐵生他開始問我，好不好呀，待遇如何呀……我就告訴他說：『無所謂呀，沒有什麼要緊哪！』

『你可以告訴我麼，究竟爲什麼事，他們逮捕你？』

『沒有什麼事，就是爲做反×運動，這個我不願多說。你知道嗎？我的鄰居

工人現在怎樣了？」

「我們的朋友，就是那天夜晚就回家了。」

「真的嗎？」

「是呀，誰騙你。」

雖然我不十分相信他，但是壓在心上的一塊大石頭，好像滾到地下去了，像拍球似的從心的深處把快活笑紋現到了我的臉上。我雖然是這樣笑着，我還是懷疑，或者是他說來安慰我的。要是如此，也沒辦法，於是我又問他知不知道公使館收到了我寫去的信沒有。

「收到了。」

「爲什麼他們不答復我呢？」但是鐵生他馬上對我支支吾吾：

「唉，時間很少呵，我想不能說這件事……但是你是把信寫錯了，你不要寫上公使的名字，只要單寫公使館，而且絕對要寫得短短！只說一句話請求援助，

就夠了……他們有人說過，可以保你，你馬上再寫一封信去。」

他是什麼意思呵，我簡直不懂。我的信有什麼錯呢？我不是一片赤誠寫的嗎，難道公使館的人讀不清楚中國文嗎？或者還有別的作用？

當那女牢子帶我上樓去的時節，她就把鐵生送來的包裹夾在腋下。到了女牢辦公處，她拿了一支鉛筆，照着登記的數目把包裹內的東西一件件地點發給我，末了，她叫我簽字收存。

一個灰色帆布的背囊，我一看就認識它，這是工人的東西。鐵生絕對不會知道這個可以收揀物品。這個是證明工人真的回了家了。

從背囊內拿出來的幾雙毛繩襪子，幾條絨褲，都是一些冬天穿的衣服。女牢子每交一件給我時，她總是哈哈一笑。本來夏天送寒衣，說來不免滑稽！但是，坐在號子內的冷凍，真怕穿起還不夠暖哩！

女牢子對於這些冬衣還在發笑，她好像是說：『你這些東西，多不是家庭太

太送來的，男人們怎麼會料理這些事啊！』她那種簡單的心情，我早已看出來，她是在炫耀她自己是一個能幹的家庭太太(Hausfrau)。

在我就不是這樣的感覺，我以為一定是工人在牢裏有了這個冷凍的經驗，才把一切的冬衣都給送來。於是我回答她一個快樂的微笑，這快樂是一種被壓迫者得了安慰的快樂，而這個對女牢子的微笑，却是帶有濃厚的驕傲！

另一個食物包，內面是牛油，黑麵包，牛肉，香腸，蘋果，還有幾條香蕉和幾個橘子。但是莫明其妙，為什麼是通通剝了皮？教授似的鐵生當然是不會想到這樣周密的，因為他的腦袋裏只是裝滿了黑格爾……。我判斷這些東西一定通通是工人安排的，一定！

為什麼工人會這樣善意的照料我呢？

我一想到工人，他的努力、勤學、真誠、熱烈的情緒，通通都在我的腦子裏盤旋着。思想是沒有系統地在腦子內奔騰，但是，我又聯想到我們中國人了！

除了鐵生，就沒有人來問過我。在海外的患難中，反而得到外國工人的熱烈幫助，這真是增加了我至高無上的勇氣一萬倍。如果上帝是真的話，我一定向它禱祝，我禱祝全世界普羅階級的勝利！工人健康而快樂！這時只有一個思想佔據了我的腦子：『被壓迫者只有在普羅的隊伍中，才能得到真實的同情！』我心裏感到無限的快樂，抱着這一大堆東西，踏着舞蹈的步伐，一直跳進我的號子裏。

這快樂好像波濤一樣只是在我的心懷裏衝激，我忘記了這是監牢！這快樂又好像清涼的微風，吹拂着我燒熱的面頰，我只感覺到說不盡的舒適，彷彿這號子內充滿了溫暖的喜樂。我有些飄飄然了！

果子的清香，只是往我的鼻孔裏鑽來，於是我開始吃香蕉，橘子，……

我很知道我這快樂的來源是這個工人賜給我的。但是，我更明白，這個同情還不算稀罕，還有更寶貴，更偉大的是在將來——世界的大眾援助被壓迫民族的革命。於是我又拿起黑麵包，香腸，咀嚼起來！

三 洗澡

這天清早，女禁子開了鐵櫃子，踏進門來把我帶去洗澡。剛一踏出號子門，就看見有好些人像軍隊一樣排列成長隊在各個號子門前站着。女禁子把我一拖，自然地就插在一個女人的背後。大家都沉默地不說話。

在屁股上忽然着了一拳，我吃驚地掉頭一看，一對大眼睛，睜得圓溜溜地釘着我的臉。我不禁就叫了出來：

「啊！」我還沒有說什麼話，只是透了這一個字的聲音，但是，這個女人急急地把頸子向前一伸，嘴巴閉得緊緊地用食指翹起來在她的嘴上擺動。這是歐洲人叫你莫張聲的一個普通暗號。她的眼睛還是睜得溜圓，賊頭賊腦地兩頭一看，於是悄悄地問了我一聲：

「你來多天哪？」

我還來不及回答她的時候，女禁子已經急忙地走過來，她一句話都沒說，順手把我拉開插到另一個人的背後。她長長地嘆了一口氣，若不勝其煩厭的樣子，把嘴唇歪到左邊，幾乎拉長得和耳朵聯合起來，真是一個怪相！我看見剛才打我的那個女人，對着她只是聳一聳她的肩頭。我想起來了，剛才打我的女人，是一個俄國人，在某一次反戰大會上認識的。我和她也向來沒來往，除了在反戰大會上交換過一些反帝的意見以外，我們也沒有什麼友誼，但在這個地方遇着了，却像見了自己的親人似的。可是在這樣嚴厲監視之下，我又有什麼機會能夠和她交談呢！

洗澡房是一間黑洞洞的房子，門背後擺了一個大渣滓桶，從這裏面發出來一股股薰人的霧臭。剛一進門，女禁子就宣佈說只有五分鐘，大家都趕緊脫衣服，女牢子也趕緊開水管，於是大家都站到蓮蓬式的水管下面去。冷冰冰的水點就像

暴雨樣地淋到我們的身上，一個老太婆簡直喊叫起來：

「媽的兒子，我的脚抽了筋，謝謝你，放點熱水！」

「沒有這個事，熱水！」

「上次我們是洗熱水的。」

「今天熱水很少。」

「很少總不是沒有呀！」

「大暑天裏，兩禮拜洗一次澡，還不給點熱水，什麼地方有這樣的情理呀？」

「是呀，沒有這樣的情理！」大家一齊嘈雜起來，女禁子也不敢十分抵抗，於是她很不滿意地又開了熱水管，不到一分鐘，她就把管子關了，而且發命令一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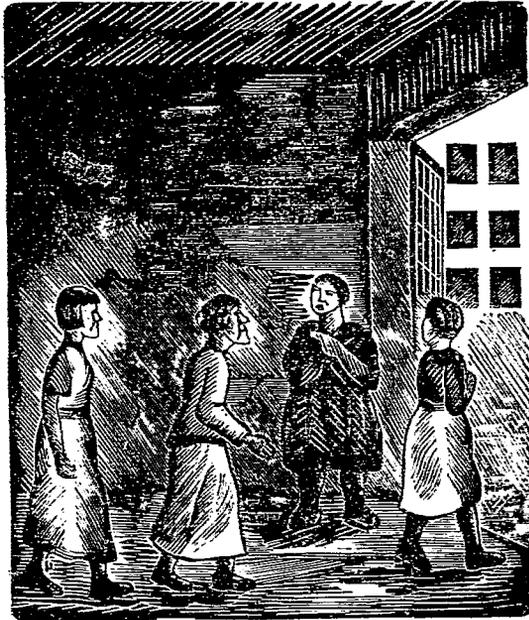
「好了！快穿起！」再多一句話也不說，趕快把水管子一齊關了，不管是冷

的或熱的。於是她又着手走到門邊去等着，臉上做出那種不可思議的樣子，就和門背後渣滓桶的氣味一樣，令人難受！

無論女禁子是怎樣緊張，這一羣女人老是給她一個不上勁，大家抱着濕淋淋的洗澡布，懶洋洋地慢慢底措擦，一點也不着急。

女禁子的這一碗飯，也不是好吃的吧！在羣衆厭恨之下過光陰，積久來把她們的人性都磨滅了，她們是感覺不到人類最寶貴的同情是什麼！她們已經習慣了仇視人類，在她們支配下的人，她們一定要摧殘，這個職業把她們變成非人了。萬惡的統治者，我實在是不能饒你的啊！

俄國女人，被女禁子嚴厲地監視着，她一點機會也得不着來給我說話，雖然我是常常拿眼睛看望她。她在穿衣的時候，也不會看我一眼，算是表示着：「讓你監視，我就不說！」這是一種精神，內心裏反抗的精神！她是一個堅強的女子！



(波新)

步散次一第

四 第一次散步

監牢就是要把人幽囚在黑暗中，使人和光明的世界完全隔絕。這是統治者用自然的黑暗來壓迫人們去服從他們的黑暗的一種方式啊！但是，『光明』是不甘心丟棄任何一個人的，今天我雖是被囚在牢中，但是『光明』却沒有忘記我。雖然是銅牆鐵壁擋住了太陽的笑臉，但是抱着一片慈心的太陽，她總是在四處找尋，只要有一絲的縫隙，她就要賜給我她偉大的熱愛，無論是從高的窗縫裏，或者是女禁子偶然打開鐵門時的一綫縫隙中，只要有這一分一秒的機會，她都要把她的光芒透給我，以表示她偉大的愛情。『光明』是不會丟棄任何一個人的！我們應該爲她這樣偉大的愛情而奮鬥，幫助她去摧毀這些黑暗的監牢！

事情是似乎有點變更，今天我公然也可以去散步了。女禁子一開了號子的鐵

鎖，叫我站出門外來，數不清的女人們老早已經排好了隊子站在各人的門前。有健壯的中年婦女，有活潑潑的小姑娘，有白髮蒼蒼的老婦。她們的眼睛，像鴿子一樣滴溜溜地轉着，比大元帥閱兵的眼光還鋒銳，在大家都不能說話的沉靜裏，從她們的微笑臉上，從她們交感的眼光中，她們都互相寒暄着『日安』和『好吧』。

大家都看見我了，都帶着吃驚的樣子。從她們冷靜的臉孔上，眼睛裏射出憤懣的光芒，都表示出對我的絕大同情。這些表示，使我感覺得她們都是我的親人一樣，我恨不得要告訴她們說：『我已關了一個星期了！』

在這種不能說話，用手，用眼所表示出來的熱情，是能夠使人領略到無可形容的安慰。我這時的幸福，只有我自己才深深地感受到。今天是一個什麼日子呀？我得了這樣深厚的賜與！我感激得受不了了，忘記了一切憂愁，好像飛在天空一樣，飄飄然地。

女禁子把號子內的人都齊放出來以後，就把我們押解着好像趕羔羊一樣地開步走，四個女禁子監視着我們。在出口的口門邊，禁子頭——一個老女人，就是那位用盡方法不許我會織生的那個潑辣貨，擺起臉，像殺有介事地，站在門邊點數目。因為她臉上一點表情也沒有，越是顯得她的肌肉死板得像泥塑的一樣。她似乎是在對我們表示老辣。她一聲也不響，只是伸出手來把我們每人的距離拉開三四尺的地位。她不許我們靠近，就是怕我們說話通消息。她表示着她的老辣與嚴厲，但我看這些囂強的女人却不曾把她放在眼裏。

下第四層樓轉角的時候，一個中年婦人向前後一看，趁着女禁子不在，她趕緊掀開旁人，加快脚步衝到前面去，跑到那個白髮的老太婆當前，很急驟地問說：

『母親，你怎麼樣了？』

老太婆停了脚步，點了點頭，用那再慈祥沒有了的溫柔眼光望着她，氣吁吁

地說了一個『好』字，於是，她接着就問她：

『你呢？』

『好，母親！』

老太婆雖然精神還很壯健，但是從她的白髮上，脫盡了牙齒的嘴巴上，我們可以斷定她至少有七十歲了。法西斯也是太沒有辦法了，連這樣大年紀的人，他們都認為是危險份子。也可以說，法西斯實在沒辦法，連這樣大年紀的人也要反對他們。

我們的散步的地方是在兩面高牆，一面靠着警察辦公室的窗口和走廊，另一面是鎖着的大鐵柵子門的一個薰着馬糞臭的小院子內開始的。柵子外面，有兩個崗警，樓窗上有很多警察，院子內有押解我們的女禁子，森嚴地把我們監視着。但是，這對於這般女人一點也沒有關係，她們並不覺得什麼不安，她們很理直氣壯地大踏步繞着這個長方形的小院子跑。老太婆是不能這樣跑的，她恬然

地站到牆脚下背着手晒太陽。微風吹來，把她頭上的白髮飛得飄飄地發光，充滿了熱愛的眼睛上，配着一副銀針般的白眉，更是顯得她的慈祥。我的眼光給她的視線碰着的時候，我就很自然地對她表示敬愛的笑臉。

穿灰色裙的女子，一頭蓬鬆鬆的金髮，看去真像一個活潑的男孩。一對如火樣的眼光，只是射在我的臉上。我們從來也不相識，但是她對她表示着熱愛的笑臉，我對她也是回答一個感激而興奮的笑臉。於是她對着我踏着跳舞的步伐。我們是隔着一個院子，站在院子的兩面。但是，我們的感情已經融和在一起了。

黑頭髮的女人，看去很像猶太人，矮胖胖地，牙齒有點露出。她是很沉默的，一樣地她也注意到我，但她對我只是微微地點了點頭，沒有笑，也沒有說話，一對黑眼珠靜靜地望着地下，只是一個人接連地走。

很多的人，都很注意我，真像是一見如故。她們都想找機會來和我談話，對我用手勢表示了很多的親熱。乘女禁子一轉眼，她們就用手指飛送許多甜吻給

我。如果她們想試着來給我說話的時候，女禁子就要把她們拉開，在她們嚴厲監視之下，我們真是沒有一絲的自由。她們真像鄉村裏的私塾教師，把一羣小學生來做她威嚇的對象。而她們的相貌簡直又像城隍廟內的雞脚神，對着人就顯出那種猙獰的面孔。

太陽透了一些光到院子裏來，熱力把馬糞的氣味蒸發得更是薰人，女禁子們只是拿手巾遮着鼻子。但是，這於我們是沒有什麼關係，因為大家都沒有注意到這些事上。特別是那位俄國女人，她老是朝前衝，衝過了好些人，想來和我說話，顯然是快到我的背後了，却又被女禁子把她拉開。她一聲也不響，氣憤地離開了隊伍，走到牆腳下去晒太陽。

好幾個女人想來和我說話，都被女禁子無情地隔開了。我簡直憤恨極了，只是拿憎恨和厭惡的眼光注視女禁子們。但是，這些被幽囚的婦女們，似乎滿不在乎，她們並不生氣。女禁子剛把這個拉開了，她們中的另一個又走上來，她們的

臉皮，好像已經磨練得很厚了，對於女禁子的回答就是——嬉皮笑臉。

女禁子在和穿灰裙的女子打麻煩的時候，黑髮女人又插到我的背後來了。她低聲地告訴了我一些話，我一句也不會聽出來。她非常着急，我真不知如何來描寫她這時的熱情！她看見我不會聽懂她的話的時候，她又急忙地衝到我的前面，充滿了熱情的眼光向着我。正在這一瞬間，女禁子又叫起來了：

『黑利太太，你又在向小中國人講話哪！』

但是，就在這一瞬間，她的話就像爆豆子一樣地：

『絕對不讓法西斯在你的護照上寫字啊，注意！不然你到別一個國家是不能居留的——注意！』

『黑利太太，你太不守秩序哪！』女禁子指着她高聲地吼着，面孔都漲紅了。

然而黑利太太一點也不着慌，她平靜得若無其事地向着生氣的女禁子說：

『沒有說話，絕對沒有說話。』

『沒有說話呀，我們都沒有聽見！』大家一齊嚷起來了。這是一種嘈雜的聲音，這聲音使得女禁子們的筋都鼓起來了，她們更兇暴地吼着：

『不行，不行，秩序到那兒去了呀？收隊，收隊！』

在這一瞬間，我看見俄國女人站在牆腳下晒太陽，她昂着頭兩眼注視着女禁子，眼睛裏發出來憤懣的光芒比太陽光還強烈射到我的眼裏，印到我的心上。我的心動了幾下！

五 一個安息的日子

牢獄裏除了思索以外，就沒有一件可以使你發生愉快或興趣的東西。舉眼一看，黑黢黢的牆頭，高聳聳的鐵窗，鎖着不透風的加了鐵槓的厚門，這種情況，想想都夠了。更不要說那些女禁子的臉孔。

但是，昨天的散步却給了我一個新的認識：就是說，牢獄並不能把囑強者的骨頭壓成軟貨，恰恰相反，它正是把這些人的性格，磨鍊得更堅強。就在昨天這個很短時間的散步，已經給了我很深刻的刺激了。老太婆沉靜的態度，女孩子們活潑的神情，黑利太太給我的關切而美意的言詞，處處都表示出她們的生命力來。她們有這樣大無畏的精神，實在使我感動，實在增加了我很多勇氣！我覺得她們是有另一種生活道路的。和她們在一起，可以找出生活的意義。有條快樂

的道路在她們的前面，這條路是無邊無際，無窮無盡的寬廣，她們可以自由地翱翔，我真是羨慕她們那樣地甯靜，那樣地鎮定，我急於盼望着再看到她們！

和她們在一塊時，時候就像電閃一樣，一飛就過去了。昨天的散步，好像只繞了幾個圈就完了。但是，要等到今天的散步，就比過年還難！早晨一醒來，就盼望着女禁子快送咖啡來，快讓我洗地板，快點吃中飯，眼睛都望穿了，一個清早還不過去。

咖啡送來了。什麼咖啡呢，就是一虛又苦又臭的鍋巴水。麵包麼，就是無論怎樣窮的人也不吃的一種碎糖樣的東西。女禁子開了鐵門把這些寶貝遞給我的時候，我很客氣地，紳士態度地對她說：

『禁子太太，請你早點給我洗地板，好嗎？』

今天是一個圓臉的，身體很健壯的女禁子。這個人到也很客氣，她用溫和的笑臉，低聲地回答我說：

『今天是禮拜，不洗地板，禮拜日不做事。』

她這樣和藹的樣子，我對她不自覺地有點感謝，但是不能洗地板，又不免有點痛苦，因為這是我唯一的消磨時間的方法。這時我被一種說不出的情感支配着，不知是感謝她呢，還是抱怨她？在我的臉上所表現出來的，怕只有悵惘的神情罷。這個在女禁子怕不會懂得，她終於還是和藹而微笑地把門關起來，而且還是上了鎖。也不知是她知道我心裏難過呢，還是怎樣，她輕輕地門上了鐵槓，這聲音却不是平常一樣地尖銳得刮耳。對於她，我好像也有些留戀起來！

把咖啡端到棹上來時，又注意到棹上和地板上的微塵，不快之感又油然地從眼裏泛上心來！好一個『禮拜日不做事！』我和着粗糲一樣的麵包，細細地咀嚼這一句意味深長的言詞。於是我想起了，禮拜日是一個快樂的日子，工人們不做工，學生和教員都放了假，家庭太太們在前一天就把好的食品備好。禮拜日的清早大家團圍地坐在棹上，左手裏拿着前一天蒸好的雞蛋糕，右手裏端着濃香馥郁

的深褐色咖啡，糕餅麵包一塊塊地往口裏送，咖啡也只顧一口一口地喝。早餐過後，無論家庭太太，或者是愛漂亮的先生們，特別是小孩，大家都把那一件最漂亮的衣衫從衣櫥裏翻出來穿在身上，腰骨都伸得筆直地離開了家庭，跑出去拜客，或者作郊外之遊。禮拜日是一切人們的快活日子，禮拜日把一切的緊張與疲勞都鬆緩下來，禮拜日是要賜給人們以安息。

完全從好的一面去想，我想禮拜日不洗地板，禮拜日中飯一定不用馬鈴薯糊，而且要延長散步的時間。是，不錯的，禮拜日女禁子的臉孔都是溫和的。今天散步的時間要延長，我有了很大的把握，立刻我又很高興了，不知不覺地把粗糠樣的一塊麵包也吃完了。恬靜而愉快地看着杯內的臭咖啡從我的口裏消失去，我並不覺得牠的苦味。

心中又急急地盼望着：「快點開中飯來呀！」一點也沒有憂愁，一直等到十二點鐘。飯送進來，沒有好吃的東西，還是和平常一樣的馬鈴薯糊。

吃完了飯，又等了好久，女禁子還沒有來收碗。等得有些急起來，一個人在號子裏徘徊着，靈魂已經飛出了鐵窗，飛到了老太婆前面，飛到了黑利太太前面，飛到了那些活潑潑的女孩們的前面。

世界上再沒有比盼望時間過去更煩惱的事情了。假如不是爲了我的自尊心，我就要高聲地狂喊，喊破這些女禁子的耳朵，吼破這般東西的麻木了的神經。

難道這裏面被關着的人們都忘記了嗎？今天是禮拜日，那班在街上游蕩的人們的快樂，也不能牽動她們的心麼？爲什麼她們這樣地沉寂呢！你要是聽一下，連咳嗽的聲音都沒有。我想她們也一定是和我一樣地在等待，一樣地受着這般女禁子的擺布。等待的煩惱，使得我有些痛苦起來，對於女禁子，我又起了憎恨的心思。她們是失掉了人性的惡魔！不知過了多少時候，她們才來收飯碗，我氣憤地問她，什麼時光才讓我們去散步。她冷然地回答我說：

『親愛的孩子，今天是主的安息日！』

六 一塊巧格力糖

每個人都認爲是快活的禮拜日，我是在等待、煩惱和憤怒中，在窄狹的號子裏，跛蹠着挨過去的。這天清早醒來，恢復了前一天的疲勞，心情上已不像昨天一樣地煩躁。最討厭的却是日光晒不透這個鐵桶似的牆壁。雖然是六月炎天，我却是冷得手凍足僵，清鼻涕老是一點一滴地從鼻孔裏滴下來，想使點氣力來出點汗都不能夠。這是因爲地方太窄，室內又沒有幫助用力的東西的原故。如果再照這樣下去，我一定會弄出病來。坐牢還要害病，那就用什麼算盤也打不過來。對於我的健康，我是不得不特別注意的。我天天清早一起牀就用罐子內的凍水擦擦臉，漱了口，以後就是因地制宜地操操柔軟操，只要是自己用力，身上也會出點毛毛汗。

一喝完咖啡，女禁子開了門就可以去提水洗地板。本來洗地板是我最高興的事情，不知爲什麼今天我又覺得沒有意思。才不一會的功夫，我的心情已和剛起來時不一樣了，至少今天洗地板是不十分努力的。一桶水擺在我的前面，我也懶管得，拖布搭在地板上，也不十分用力，拖過了一塊地板，我就連着措幾次。總之我感覺到百無聊賴，再不像往日的積極工作了。細心想來，我也沒有什麼憂悶，人們不能從我的口中聽出什麼失望的字眼，也不能看出我的悲哀。然而今天我確是有種不愉快的感覺！

悶悶地過了一個上午，女禁子照例是吃完了飯來打開門，讓我出來散步。剛一出門來，我就覺得身子都輕鬆了好多，不自覺地就嘆了一口氣。自己並不要這樣，但是莫明其妙地就嘆起氣來了。插進女囚們行列的時候，許多女人都用微笑的面孔注意到我，她們的臉上，我看不出的一絲的愁意來。我覺得她們和我真是一見如故，我分不出她們那個是生疎的或親密的，她們都有一對充滿了熱情的眼

光。

黑利太太從大衣口袋內搜出來一個紙包，趕緊就遞給她背後的一個女人，她口裏是在說些什麼，我不能聽見。因為她的聲音細得像蒼蠅叫，而我離得她太遠，她的眼睛一直望到這個紙包傳到我的手上來時，她快樂得臉上泛起紅暈來。

傳紙包給我的那個婦人，她又滔滔不絕地對我低聲地說起話來：

「同志！加勁吃呀，莫要把胃給馬鈴薯弄壞了！」

我呆若木雞地接着她塞給我的一個紙包，直到我注意到黑利臉上的那對充滿了熱烈愛憐的眼睛還望着我的時候，我才覺到這女人親熱的稱呼，她的聲音是怎樣地柔和而有力的呀！她的話像慈母對她的愛子一樣地深情。我聽了這些聲音，看見這些動作，我激得說不出話來。我的眼淚像斷了線的珠子，直是往臉面上滾下來！積了多天的抑鬱，隨着眼淚像狂濤一樣地奔放出來，這絕不是輕易可以壓制下去的。我哭出聲來了。

越是她們給我些勸解，越是她們慈祥地給我些安慰，我越是傷心，我越是放肆地痛哭。就在這一剎那間，哭得幾乎換不過氣來。

穿灰色裙的小姑娘，大約不過十七八歲的光景，她趁女禁子去開側門的時候，她顛着脚尖，像飯店裏的堂倌樣快步溜到我的面前，把小手在我的肩上拍了拍，她說：

『放豪邁些呀，莫哭！這個事是必然要經過的！』

雖然她是這樣地在說，但是她的眼眶子也在發紅。我對於她並沒有分辨什麼，我緊緊地握着她的手，眼淚還是像泉水一樣地瀉下來！

這不是懦怯的眼淚，也不是傷心的眼淚。我絕不是要求她們的憐憫，我這樣地痛哭，正是她們英勇的舉動所給我的刺激，這眼淚正是感激的痛淚。我不承認我是懦弱。

這回的散步，也和平常一樣，總要經女禁子拉扯纔回才能完事。回到號子裏

來，我把紙包打開一看，才知是一大塊巧格力糖。在她送給我的時候，我已經知道是吃的東西了。

一塊巧格力糖又值得什麼？但是你如果知道是同在監牢裏的不自由的人所送給的東西，你會有什麼樣的感想呢？

同我坐牢的婦女們，都是被法西斯眼裏認為政治犯的。德國法西斯叫女人：『到教堂去』，『到廚房去』，『帶小孩去』之外的第四條道路：『到獄中去！』

本來德國工人就是窮得不得開交的，再抓到牢裏來時，其情節就不言可知。她們得一點食品，根本就是比得什麼還難。無論從金錢上來說，或者牢獄裏的管束來說，都是非常難得，非常寶貴的。她們很難得到的一塊糖，自己却不吃，倒來送給我，而且還要叮嚀地說：

『吃呀，莫要給馬鈴薯糊把胃弄壞了！』

這些話，又惹起了我的思索：『馬鈴薯糊又不是我一人吃的，她們自己也是吃這個東西，爲什麼她們不怕自己的胃弄壞？反要顧到我，把自己吃的東西不吃，來送給我。』

是的，我明白了。雖說是不值一個銅子的巧格力糖，但是這一塊糖所代表的熱情，却好比是連城之寶！這樣的熱情，只有在監牢裏，只有在革命者中間，只有在被壓迫人中間才會有的。在優閒生活者中間，絕不會有這麼一回事。他們是難有一點熱情的，他們有本領從快餓死的人的手中，把吊命的一塊麵包奪來，藏在他們的倉庫裏。但是他們決不會平白無故地把自己口裏要吃的東西，送給愛人。自然，他們有的時候，要利用別人，也可以拿一塊糖給你吃。他的用意是要你吃了這一塊糖，就把整個生命獻給他。這樣的糖，是比砒霜還要毒。可是他們却把這樣的舉動，稱作『恩惠』，稱作『慈善』。而且甚至這『恩惠』，這『慈善』也是斤兩必較的。假如他給你的『恩惠』是三分，而你所能給他的『報

効』，不會比三分更多，這樣的事情，他們就不願意幹。至於你要是對他一無好處，而向他要一個子，那更是絕對辦不到的事。可是在被壓迫者中間，却從不會有這樣的慈悲心。他們也沒有小市民們的那種淺薄的感傷。他們所有的只是熱情。黑利太太送給我一塊巧格力糖，她並沒有希望得到報酬，也不希望我感激她，更沒有憐憫的意思。她是由於同志間的真實的熱情的激發，所以她能夠把她所不易得到的一塊巧格力糖，省下來，送給我喫。不，不僅是一塊巧格力糖，要是對於我有益處，把她的更寶貴的東西送給我，她也是願意的。不單是黑利，就是穿灰色裙的女孩，還有一班的婦女！特別是那位白髮蕭蕭的老太婆，她們的感情都是非常的真實，熱烈，她們的舉動是勇敢的，情緒是積極的，正惟這樣，所以才能夠擔負一個偉大的事業啊。

想到此，我的神經又受了很大的激動，拿着這塊糖，又淌下淚來。雖然我不是軟弱，或者畏怯，並且很明白，這是受了偉大撫慰的一種感激，流淚並不是我

願意的，但我的眼淚還是這樣地忍不住。我感到流淚的無聊，就使着勁把眼睛閉起來，但是眼淚反像開了閘的河流，胸膛裏的氣也逼緊了，於是，我就讓它放肆地大哭了。

多久的抑鬱，在這樣痛哭之後，心胸也就開暢了，腦筋也比先前更是明亮，那種寂寞的苦悶，好像雲霧一樣，從心底裏散開了。我這時異乎尋常地平靜，舒適，我感到我自己輕鬆得像天空中的飛鳥一樣。

巧格力好像是一塊膠，它更把我的心靈緊緊地和它的主人們黏在同一陣綫上。

夜過去了，微微的白光，悄悄地又從鐵窗口上爬進來。我醒着正聽遠處教堂的鐘聲，在鏗鏘抑揚報刻之後，鏗鏘地又連敲四下。離起牀的時候還早呢，但是我輕輕地翻身起來，顛着足走到門邊，尖起耳朵一聽，沒有鼾聲，也沒有人聲，靜悄悄地好像荒野中古廟一樣。於是我走到牀前，先把被服捲起來，回頭輕輕地

把小木桌安在牀板上，又把那張獨木椅安在小棹上。從棹屜裏拿出那塊糖來，銀色的錫紙還閃着燦爛的白光，我想起了送糖給我的朋友，我的心弦緊張得顫動起來，連呼吸也急促了，我把這一塊糖送到我的唇邊：

「黑利！我熱烈地吻你，白髮的老太婆，我熱烈地吻你了；穿灰色裙的女孩，我熱烈地吻你！我連連地吻着你們，我熱烈地吻你們，鬥爭中的一切戰士們！

爬上了棹子，又爬上了板樑，豎着足尖，用左手攀着牆，右手拿起這塊深褐色的巧格力，用着力對準屋頂上一筆筆地細畫着：

『被壓迫的階級與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我們為爭取世界勞苦大眾的幸福而鬥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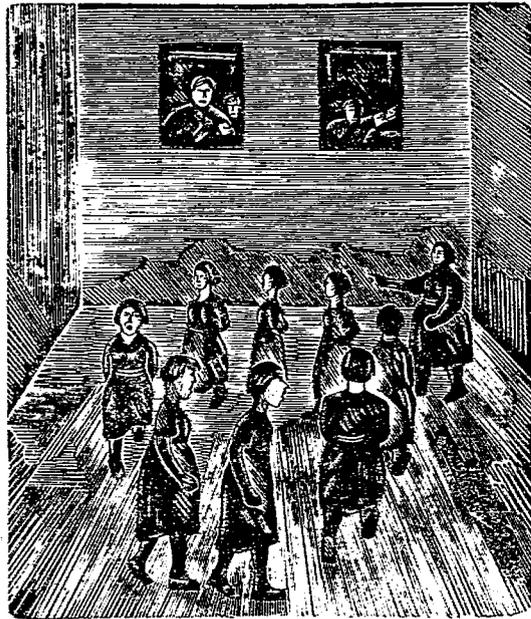
巧格力剛剛畫完，一點也沒有剩，字跡確是非常鮮明，把屋頂的望板佔去一大塊，在把棹椅端回原地之後，牀舖也急忙地弄得整齊齊的。因為時間還很早，又鑽到被窩裏躺下來，張着眼睛到望板上的字跡，高興極了，心坎裏只像秋

天的白雲，不斷地飛出門爭的情緒來！

七 警察總局內的示威遊行

今天是大塊頭女禁子押着我們在院內散步。她的年齡，大約已超過了四十歲，肚皮已挺出多寬，腰圍粗得像只黃桶。少說點，臀部絕不止兩尺寬，兩個奶子像踢了的土堆，無力地攤在挺出的肚上。誰看見這個樣子，也會作嘔，但她却得意洋洋，兩手背掩在腰際裏，把那好像不能支持上身體重的兩腳，排成八字形，穩站在院子的中央。頭是昂昂地，平板的臉上，把眼睛眯成一條縫，瞟着我們。她對於我們是表現出摹倣站街巡警的樣子。她一定以為站街巡警很威風，而且她的身材也有那樣魁梧。

雖然大塊頭做出這樣可笑的神情，在我們一般人中，却沒有人把她瞧上眼。今天的步伐走得異常整齊，情緒非常之嚴肅，大家都沉靜地不帶一點笑容，似



(波 新)

行遊成示的內局總察警

乎是有點什麼特殊的事件一樣。

繞了幾個圈子以後，老太婆就退出隊伍來，她站到牆邊的接水筒的後面，在這裏可以避免女禁子的視線。她口裏發出一種很細微的聲音，向着每個人傳達：

『蔡特金在莫斯科逝世了，我們大年裏的同人，用全體的名義發出了一通弔唁的電報，今天的散步應該嚴肅，以表示我們的哀悼！』

拍，拍，拍！脚下的步調，踏出兵式操一樣的聲音，隊伍儼然和往常在街上的示威遊行一般。大塊頭看見這樣整齊的隊伍，她簡直忘記了她是在監視我們，和着我們的步伐，她發出 March March（前進，前進）的口令。她高興得發出破缸子樣的笑聲，但是我們沒有人理她。

拍，拍，拍！足下的步調像機械樣地整齊，衆人都把手握成拳頭，舉到肩頭上，這是她們在向女革命領袖謹致革命的敬禮。莊嚴靜肅的情緒，使我感動得洵

眼淚，對她們這種熱忱，除了感激，我沒有字來形容！

黑利太太開始低低地在唱國際歌，隱約地已經有人附和她。一霎裏衆人都跟上來了。這聲音起初是偷偷地，細微地，而此刻已是慷慨激昂，雄壯悠揚了。

巡警們從樓窗上伸出頭來，一瞬間就有幾十支頭堆擠在窗口上，呵叱的聲音，口笛的聲音，好像如臨大敵一樣亂成了一片！

大塊頭急得手忙腳亂地暴跳起來，但是她的聲音又嘶又啞，越是鼓着勁叫吼，越是沒有聲音，這時臉紅筋漲的樣子與先前的架子相較，正是成了一個反比例。

無論他們怎樣地叫嚷，無論大塊頭和其他的女禁子怎樣來拖扯，隊伍還是一樣地在院子內遊行，革命的歌聲，壓倒了一切！衆人的心目中，已經沒有警察總局的存在，也忘記了這就是牢獄。鬥爭的情緒，超過了一切的現實。

在衆人的眼裏，巡警們不過是些鬼影在那裏幌去幌來，大塊頭渺小得不及一

根枯草。我們的正氣，我們的熱情，已經毀滅了他們！已經否定了警察總局的所謂威嚴！

八 英勇的安嘉

就是那天爲向革命女領袖蔡特金逝世的遊行和唱歌，惹起了警察當局的憤怒，除了女禁子頭把我們大大地呵叱一頓，並且宣佈了上面的命令，罰去兩天的散步。連着禮拜日，一共三天禁閉在號子裏。

拿前幾天的情緒來說，覺得監牢內實在不好過。最困難的就是時候難混，所以在散步的時間，就像放出籠的飛鳥，快活得很。一遇着禮拜日，取消了散步，就坐得非常麻煩，心緒特別不甯，恨不能從門縫間鑽出去透一口氣！

但是，在這次被罰的情況下，心緒完全不同，雖然是被罰，精神上實是非常痛快。我敢說：在現在法西斯這樣猖獗的時候，人人都有捉來坐牢的危險，誰甘願來坐牢呢？要不是在監牢裏，誰能在街市上舉起拳頭，向可愛的女革命家致

敬！誰能在街市上集合許多人爲她遊行，爲她唱國歌，什麼人可能爲她的逝世發出吊唁的電報（以後將重述此事）！

然而，這些事我們都做到了，在無可奈何中，是會創造出新的辦法來。在監牢裏，反可得到外面不能有的自由！雖然是被罰，我的心裏却非常滿足，非常舒適。對於這般同坐牢的婦女們，她們的熱情，她們的忠實，她們的勇敢，我只有感激，佩服，仰慕，以至於五體投地跟着她們。她們是偉大的。

德意志的革命婦女們，我願你們能把你們偉大的革命光芒閃耀到全世界的黑暗中！

三天的禁閉過了，心地又不甯靜起來，想到今天可以散步了。假如女禁子把門上的鎖一開，我就可以馬上看見她們的眼光像閃電樣在那裏互相照應得像太陽在鏡子上閃灼。這時，我的心弦又緊張了，着忙得像熱鍋上的螞蟥。

吃了飯十多分鐘，就聽見女禁子的鎖匙希裏嘩拉地在開鐵槓門，從頭上一直

開到我這裏。照本意我早就要站到門邊，一到她把門一開，馬上就跳起出去。但是，我並不如此，我却裝做鎮靜的樣子，反坐在木凳上不動，一直讓她說了『散步』之後，我用譏諷的眼光看過她一眼，於是才從容地走出號子來。本來我的面情很軟，對人不會如此刻薄，這也是從牢獄裏才學到的本領。牢獄已把我的慈心，磨練得堅硬多了！我可以用譏諷的眼光看人。

一出號子門，就看見隊伍都站好了，她們的臉上，沒有什麼憂愁，都帶着活潑的笑容。有用手拐撞的，有嘴巴門在耳朵上的，似乎都是在訴說什麼。一看出來，她們就暗暗地給我打照拂，黑利太太向着我點頭，老太婆給我招手，穿灰色裙的女孩——這時我已知道她的名字叫安嘉，她的手握着拳頭往肩頭上一舉，嘴裏隱約地說了一聲：『R. F.』這是她們的革命敬禮，我本能地照樣還達了她。於是，大家都快樂地笑了。

在下樓的時節，大家都談着前天的事情，有的說巡警們無恥，不該罰我們的

散步，有的說我們並不因未散步而困死了；有的說這是證明了統治階級沒辦法，除了壓迫以外。說話的人多了，過道裏顯得非常嘈雜，大塊頭已經走到最前面，別的女禁子雖然是氣憤，但是這一回她們沒有干涉，我想這是大眾的情緒鎮懾了她們。

很平靜地大家在院子內走着，從行列裏却發出嚶嚶的哭聲，大家都被這哭聲惹起了注意。這時我才看見有一個新捕來的女孩，她的年齡，怕還不到十六歲。她一面走，一面哭，足下的步伐踉踉蹌蹌地，走得像法西斯的國徽一樣的卐字形，兩手時刻在臉上抹眼淚。兜了幾個圓圈，她哇地一聲，就昏倒在地上。臉上白得像只兔子，鼻孔中已經沒有了氣息。

大家都不散步了，通通都把女孩子圍繞着，有的在給她做人工呼吸，有的來給她做按摩，大眾的精神都貫注在她一人身上。

女禁子都跑過來干涉，不許大眾來過問這件事情，大塊頭又借此前來發牢

騷，於是安嘉就和她開火。她們發生了很激烈的爭論。大塊頭啃熟了的一本經：

『你們既在監牢，就沒有自由！』

安嘉的大道理就是：

『我們的同儕，一有困難，我們要救護。』

大塊頭急忙地強着又說：

『你們既在監牢，就沒有自由，就死一個人在地下，你們也沒有權利去看！』

說着她更顯出凶凶的神色。

英勇的安嘉，她是不會被女禁子的凶焰所屈服的，於是，她更慷慨地回答

她：

『我們不曉得什麼自由不自由，權利不權利，在法西斯的統治下，就不配說自由與權利！我們大家既被關在這裏，我們只曉得共患難的同志，我們永遠都要連繫的，我們永遠都是連繫的，永遠！永遠！（*Janner Solidaritet Janner*）』

Solidaritet immer immer !)」

大塊頭在羞愧與氣憤之下，用全力要把安嘉推出人羣，但是羣衆裏又發出了呼聲：

「同志們：我們都成了沙漠中共患難的駱駝，風沙逼得更厲害時，我們更加要靠緊起來。我們要靠緊得通過我們心房的血脈！……」

「我們不能讓她這樣摧殘我們！」

在這樣剛噪聲中，大衆擁到大塊頭的當前，把安嘉奪了過來。

九 鉛筆

因爲上次的失意，就減低了今天的高興。事情很簡單，昨天去散步，當崗警去監視旁人說話的時候，我乘其不備，側身挨到他辦事桌邊順手把桌上了一支白桿鉛筆往衣袋內一塞。高興極了，心中盤算着這一下就可以寫……了！

心子跳得叮叮咚咚地，臉上自然浮着微笑，我自己覺得燒虎虎地，我想一定露出了我平生都不曾有過的玫瑰色。

在那又臭又小的院子裏，六十幾個女人，沉默地踢着急促的足音，這聲音至少今天是零亂的，但我無心去聽牠，我只是在想我偷來的鉛筆。萬一我把這裏（所謂文明的德國）的事情，寫回我的故鄉（中國）去，那麼我故鄉的人絕不會以爲是奇怪的，而且會以爲和中國差不多，好像野蠻地方。其實他們這種資本主

主義的架子，在表面上的確比中國漂亮，你看交通多麼方便，機器多麼靈活，化學多麼厲害！所以中國有許多人都跑到歐洲來，特別到德國來，甚至於來進警察學校。但依我看來，反不能不說是中國比德國進步，或者是德國開倒車跟着中國跑，至少也是互相借鏡。比如對付人民的方法，簡直是一個樣。不過歐洲的國家橫順都要算在文明國家的範圍內，中國橫順要被算在野蠻的範圍內，不曉得爲什麼倒有很多中國人非常同意這個範圍的圈定法！

廿分鐘的散步完了。本來照規矩要散三十分鐘，不過女禁子的手續麻煩，在她們支配之下，比如下五層樓、上五層樓、整隊、收隊、開門、鎖門、在半路上又要干涉人『交頭接耳』……等等，少算一點就去了十分鐘。所以至多我們只有二十分鐘的散步。

今天我一點也不想多留戀一分鐘在院子裏，但是又不能如我的妄想，馬上就上樓去，一直等到幾個女混蛋——女禁子——擺夠了架子，才把我們押上樓，走

進號子裏來。

高興極了，簡直忘了這是警察管束之下的牢獄！女管獄員的高跟皮鞋還奪奪地在號子門外碰得地板響，她們手上的鐵鑰匙也還發出叮叮噹噹的聲音。很不敢冒昧把偷來的筆就從口袋裏拿出來，因為這些狡猾的女人們，真狡猾得和老鼠一樣，她們常常偷偷地扒到門縫上來暗察我們，萬一她們把我的筆看見了時，那可是了不得的！

我蜷伏在木板床上，想起來真是自己好笑。哈哈！在洋牢裏學會了當扒手！一個手插在口袋裏摸着偷來的鉛筆，心子不禁又跳了。

這支筆將要成爲我的恩物，牠將要賜給我不少的安慰，我可以把我的心交給牠，我的感情送給牠，又可以牠來安慰此地的朋友。我一定先把我的通信住址寫給安嘉和和黑利，縱然我們分別了，我們一定要保存將來的聯繫。

靜了，一切的聲音都沒有了，如果不是窗洞上漏出些微白光，簡直就和深夜

一樣地沉寂。雖然環城車照樣地馳去駛來，但牠於我們獄中人實是毫無關係。再細聽一聽，真連老鼠的聲音都沒有了，我急急搜出偷來的筆。在床腳下馬桶邊拿出一疊又繃又爛的報紙，這是女禁子賜給我們做便紙的。仔細地把牠攤在床枕板上，拿筆對着牠寫下去。爲什麼呢？顯不出字來！再鄭重一點更仔細地寫，還是不顯字，這不免使人着慌，同時有點難過！再仔細一看，哎呀，真倒霉！那木幹圍着的中間黑漆漆的是石頭，不是鉛，這時我才領悟到牠是崗警寫石板的。烈火一般的心情，好像從頭上澆下一盆冰水，真是有點悲觀起來，不，是煩躁！

牢獄中禁止人有紙筆，對於我以至於對於其他的被捕者，我想都會感到萬分難受的。憤恨和抑鬱天天逼迫在心裏，哦！連話也不準說，唱歌也是禁止。一切的一切，禁止，禁止！憤懣的情緒只有讓牠在自己的神經上徘徊，在血液裏循環，血液沸騰着冒出火焰。這火焰可以燒遍全世界。如果牠是一種力的話，一定是一種暴力，倘若大家一齊聯合起來，至少可以推翻帝國主義的惡社會！一切

被壓迫的人們，團結起來呀！我在這裏暗暗吶喊。

三禮拜來腦筋中不知發生過若干的幻想，黑暗與光明，隨時都在我腦海裏消長。一切的生命只有在光明中才可以活潑起來，然而黑暗總是常常會來襲擊的。只要你沉靜地看，光明也會衝破黑暗。既無筆墨可寫，無人可說，那麼讓牠在我心中去消長去吧，但是我還是要求光明的到來！

在這小號子裏鎖着，想來想去總是這些，但也想到一些平常不曾夢過的事情。假如偷來的筆要是能寫的話，那我也願意多坐一些時，或者永遠坐牢都沒有關係，只要我能記錄這些思想，平常想不到的思想。

這次的偷竊，失敗了，但是筆，是我必要的。怎樣呢？那麼下決心，再偷！偷東西當然就是犯罪，在上海或其他的地方，以至於全世界，小偷兒都要被捉來關在牢裏，不管你就偷人家一顆針也好，或者餓昏了偷人家一個饅頭也好。牢獄裏關鎖的永遠都是小偷兒，資本帝國主義者、地主、軍事獨裁者，他們從不

偷小東西，他們一佔就是若干城池，他們一刮就是成千累萬，弄得許多人命交關。他們不算小偷，也不算強盜，他們從不犯法也不會坐牢，這就是現代的正義（？）！

偷筆的事既存在我心中，在睡夢裏我都計劃着，最好是偷女禁子的更穩當，偷了她們也不會覺得。她們是成天擺着官吏的臭架子，諸事都不耐煩的精神。呸！那裏會注意到一支鉛筆。

平常偷東西已就不是容易事情，何況在監牢裏？女禁子的眼睛，好像捕老鼠的黑貓一樣，滴溜溜地四方八面亂轉，我們隨時都被她照料着。如果病院裏看護對於病人如此關心到是一件美事。世界上的事情，在現在這個時代，就老是這樣地顛倒！

今天午飯後又要去散步。女禁子急忙地開了號子，讓我們整隊，就又跑到後面去開傍的門。我急急地擠到她辦事的崗位桌邊，看得清清楚楚地，把那個我

注意了好幾天的紅色皮夾子打開，扒出一支綠桿鉛筆來。雖然手輕足快，心子還是激盪得激烈，脖子上的肉都顫動了。鉛筆已到了我的手中，看看，不是假的，用力地拿指頭把筆尖摸一摸，指上現出了一個黑印子。哈哈，不是假的！女管獄沒有看見，同被關在裏面的女人們或者倒看見了，但她們絕不會說出來！她們是站在一條線上的朋友。

一〇 另一個女禁子

確實，對於女禁子們，我沒有覺得可恨，有時反覺得她們可憐！特別是在這一羣有思想的婦女前面，她們渺小得不及一顆蒼蠅糞。在這羣婦女的前面，無論她們怎樣裝腔做勢，就像在X光下一般，一條條的肋腔骨都給顯了出來！

另一個女禁子，是高高的身材，頭髮梳得很整齊，臉上的肌肉已經鬆弛了。但是，在稀疏的眉毛下面的一雙眼珠，正像秋水一樣地流動着。最漂亮的還是她的手，雪白的肌肉，尖尖的指頭，如果不是那手上提着那一大把鐵鑰匙，恐怕雕刻家見了這手都會失掉了靈魂！

幾次都是話奔到我的嘴唇上，又退回來了。我想說：『要求你放下這一堆鑰匙，才能顯出你的美麗的手來！這樣美麗的手，是應該擺在彫刻家的藝術室裏，

不應該在監牢裏拿鐵鑰匙啊。」這句話幾次想說出來，但是總沒有這個機會！

忽然，這一天，她開了我的號子，翩然地走進門來，因為她的眼珠太滴溜溜了，我覺得她臉上的嚴肅是故意做出來的。因此我很大胆地問她：

「爲什麼多久不見見你呀？」

「你想念我麼？」她這話至少是有點開玩笑的意思。

「我真是很想念你。」我也和她開了一個玩笑。

「真的，爲什麼？」她把玩笑當了真，高興而且吃驚地說。

「因爲你美麗，溫柔……」

「別瞎說！」她嘴上是這樣在說，臉上已靈出快樂的笑容，柔媚的眼光老釘在我的臉上，經過了一個很長的時間。我的心上受了一個很大的刺激，我反而深悔不應該給她開玩笑。我的開玩笑的話，已使她的神經掀起輕軟的波紋了。

內心裏一面是不安，另一面又怕她走了，寂寞會來籠罩着我，我正想用一種

什麼話可以平定她的感情，而又可以留着她不走。在這一霎間，她却得意地發出了一個問題；

『大塊頭怎麼樣呢？』說完了，她就抿着嘴笑。我對她聳了一下肩膀，這個當然不是假的，說起大塊頭，誰個也會頭疼。還是怕她走了的原故，我趕緊又問

她：

『放了工，你去跳舞嗎？』

『是的。』

『你喜歡跳舞吧？』

『啊！』她把眼睛一閉，砰地坐在木凳上，兩支手交叉地抱着肩頭，身子只是搖來幌去的。

『你的丈夫陪你去嗎？』

『我還沒有結婚。』

「爲什麼呢？」

「唉！說不完！」

在這樣一種嘆息之後，她發揮了一大篇哲理：她說：

「第一，我看得起的人，人家看不起我；人看得上我，我又看不起他。第二，男人實在是很不好找的，不好的，找着反嘔氣，好的，又沒有機會遇着。在我的職務上，就不容易找合心的男人；比如上局來只準穿深色的衣衫，辦事的時候，要穿工作衣。女人沒有漂亮衣衫穿，就是美人，也要減去八分顏色。自己又是一個公務人員，公務人員穿漂亮了，不合身份，怕人家議論，假如我不是做這件事情，我可以穿漂亮些，穿得漂亮的在跳舞場裏，追逐的男人也會多些，在很多人當中，就很容易選出合自己心意的人來。但是我沒有機會接近很多的男人！而且找男人，還要時間，比如跳舞，喝咖啡，看電影，雖然不要自己花很多錢，但單是時間，我就不容易有。特別是最近來，工作緊張，到處的監牢都坐滿了，

白天夜晚都要輪流值班，一回家忙吃飯，吃飯了，又要上工，再回家的時候，疲倦得和死人一樣，哪還能夠去找男人？不做這件事呢，旁的工作，都找不着。現在只有管牢這件事，算是最好的工作，因為全國裏的人，很多都捉來關起了，只有警察和管牢在需要工作人員。」

原來她已經知道現在德國什麼工作都找不到，只有警察和管牢却在需要工作人員。但是，她不知道是什麼緣故！

談到這裏，她對於找男人這件事的興趣，早已超過了手上那堆鑰匙的重要了，於是她的話又說回頭來：

「以我這樣的身材，如果配上一件藕荷色提白花的長衫，會顯得我更年輕些，粉紅色的穿着雖好看，但是多半是下女愛穿。」她站起來把衣衫抖了抖，眼睛望着我說：「照我的年齡，正該打扮的時候，」她正說得津津有味時節，忽然她又想起她的職務來，在她的職務上，她是不許可這樣和我談天的，於是，她

急忙地又問我：

『你要買什麼！明天是買東西的日子，快說啊！沒有時候了，快說！』

我心裏想，紙烟是黑利和安嘉她們喜歡的，我可以送她們。糖和水果，也是她們愛的。她們都不會有許多人買東西，我固然也沒有，但是，我比她們的辦法多些，有很多朋友們常常在幫助我。於是，我叫她把來時存在辦公室的幾個馬克，一起買紙烟，巧格力糖和水果。

趁她今天談得很高興，我要求她讓我出去打工，以免我不勞動而害病。她答應爲我轉達監督，說女禁子頭也沒有這個權利來答應的。當她匆匆要去的時候，我鼓着勇氣告訴她：

『要求你放下這堆鑰匙，顯出你美麗的手來，這樣美麗的手，是應該放在彫刻家的藝術室裏，不應該在監牢裏拿鑰匙的啊！』

她把鑰匙挾在腋下，伸出雙手來細細地看了一會，於是，對我表示出狂烈的

媚笑。

她輕輕地把號子門拉過去，不忍讓我聽她的下鎖聲。

一一 隔一層玻璃的接吻

或許是得到高長女禁子的幫助，我真的得出號子去做工了。這天我身上穿起監牢的衣衫，這件衣衫是高長女禁子從衣櫃選出的一件最小的。我穿在身上，還是像道袍一樣，因為德國女人，從沒有像我們這樣矮小的。而且她還找了一雙皮鞋給我，她告訴我，我腳上的鞋穿去做這樣的工作時，太可惜了。因為這雙鞋子太大，我的腳裝進去後，還有一寸多是空的，惟恐她因此不准我做工，我告訴她說我的鞋弄壞了不要緊，不然，我可以赤足。說着我就把鞋子脫了，她好像母親樣用一種憐惜的眼光看着我的腳，表示出一種非常愛憐的樣子，而且還叫她的同伴來看，她說我的腳像小孩子的腳一樣，於是她的同伴也極口稱讚我的腳，並且再三主張我赤腳做事。經了幾度的商量，她們一齊贊成我穿上自己的鞋，

把她們給我的皮鞋做套靴。我不好意思推却她們的好意，我只好穿兩雙鞋子。走路時，腳下是很沉重的。

這時我真不曉得我是一個什麼樣子，可惜她們不準給鏡子我照一下。不過我想，這樣子一定很像修道院內的道姑。其實道姑在修道院內，恐怕還不及坐牢的人，因為掌教的要拿驅人的經典去支配她們的腦筋，而坐牢的却有思想的自由。

工作上需要的一切器具——鐵桶、拖布、掃帚、刷子、揩布、油漆地板的機器……一概都領到了，肥皂她們給得很少，這個一定是她們打儉省算盤，要我多出氣力的意思。不過沒有肥皂，拖布和刷子就不會那樣經耐。這裏揀塊柴，那頭失條板，結果還是一樣，這不過是女禁子們的愚笨而已！

每天從勞働上出幾滴汗是最合乎衛生的，這個思想在我的腦筋裏永久不會磨滅。所以我做這個苦工時，真是比她們無論那一個也認真。洗馬桶的時候，我一定把管子透通，絕不是只拿刷子幌兩下，擦地板時，我一定擦得放光，就是很偏

僻的角裏，我也不讓它留一點灰塵。

我的工作做得最仔細的，是用鹼灰擦羹匙和叉子，因為我平常就最害怕這上面的鐵鏽。當我做工作的時候，我絕不讓羹匙和叉子上有砂粒大的一點鐵鏽弄到遇難的女朋友們的口中。

快樂地我做着這些工作，洗窗戶，擦地板……接連幾個鐘頭以後，我的腰部就麻木了，上身沉重得支持不起來，鹼灰和開水又把我的手泡腫了，但是我不能馬虎，還是細細地洗擦。一個女禁子，走過我面前，她很驚異我這樣地出力，說：

『唉，太仔細了！』

我愉快地回答她說：

『我是科學的洗法，』但我用的德國字是 *Wissens chaftlich*。我自然是有點和她開玩笑，但是她却把我的這句話，認真地當新聞傳說，而且那天散步時她

還告訴那些男警察這個新聞，並且還說：「她是個學學科 (Wissenschaft) 的。」有個警察用刻薄的口吻說她：「學科包刮得寬得很，什麼學科呢？」那些男巡警，笑得她的臉上發紅，她沒有話答覆他們。我看見她窘得可憐的樣子，覺得好笑，德國警察局內的女幹員，不過就是這些愚笨的東西。

做粗工，實在弄得我的肢體酸軟。如果不是精神上另有企圖的話，我願意馬上躺到床板上，不再起來！然而我這個企圖，是絕對不能讓女禁子們知道的，就是那個高長個子的女禁子，我也不能讓她曉得！

我的企圖，一說穿來，却是最平常不過的：我希望和這一般與我共同關在這裏的婦女們說話。一直到這時，大家還是在那兒用手勢，用眼睛和臉孔來表情，一句關心的話，都不會說到。而且，在這樣嚴厲監視之下，雖然是有幾個人都知道了名字，但是通信的地址都不曉得，萬一分手了，以後連消息也一點得不到。現在這個機會，真是千載難逢了。女禁子一轉身，過道裏就只有我一個人，這

時，我好像臨空的飛鳥一樣，任我自由，我可以把每間號子門上的那塊蓋玻璃的洋鐵掀開，像女禁子偵探我們一樣，到玻璃外面去探看號子內的朋友。

黑利是在大牢裏，爲吊唁蔡特金，已經把她轉到獨居室。安嘉轉到我隔壁的獨居室，老太婆轉到我對面的獨居室。爲了這件事，我心中非常難受，因爲獨居室是最討厭的，我已領略夠了。我今天得從獨居室裏跑出來工作，我自己好像是登了天堂，然而最快樂的，還是我趁女禁子們不在，就跑到玻璃口上去找她們。黑利告訴了我她永遠的通信處，我又寫了信給安嘉。她說：『希望我們兩人將來能在一塊，但不要在監牢裏』的話的時候，她的眼淚已經流在臉上了。我們隔着玻璃，接了一個深長的吻，我們不知道世界上還有什麼！

一一一 是誰的罪惡呢

在外面打工，女禁子就不鎖我的號子，自己可以有進出號子的自由。做了幾天以後，生活過得更平靜了，只要女禁子一不在那裏，我就溜到門邊去和朋友們說話。此中的樂趣，在回憶時更是特別地甜蜜，可惜我沒有文學的修養，不能把這些有價值的經歷用動人的筆法寫出來！

這天剛要到午飯的時節，巡警又送來一個女人。從外表上看去不過是三十歲，但臉上、眼下，都顯得憔悴不堪，皮膚是土灰色，不勝其枯槁的樣子。她好像不是政治犯，而且和女禁子們都很熟悉，我懷疑她不是被補來的。

女禁子也不把她鎖到大牢裏或獨居室，打開櫃子給了一件像我穿的一樣的衣衫，於是她自己就走到我洗碗的這間屋子來。我想她是來打工的，但又有點疑惑

她是偵探。就因為這一疑惑，我簡直不大理她，而她也因她熟悉獄中情形的原故，無形中有點欺負我。我簡直有些討厭她，漸漸地對她很不客氣，而且隨時扳起面孔教訓她。過了一天以後，我又覺得她並沒有什麼。她究竟是做什麼的？我一定要弄個明白。一有了這個企圖，我對她的態度就不像昨天的厭煩了。我又對她恢復和平的狀態，而且急於要問出她的來歷。

打了一清早的工，我們總沒有碰頭說話的機會。我真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總是跑去跑來地想找着她，但是直到早餐喝咖啡時，都忙得沒時間坐下來。

一直到吃了午飯，我們才得在一塊洗碗。現在已經加到八十餘人吃飯了，洋鐵碗砌成幾大羅，羹匙擺了一大堆，我的眼睛瞪着這些東西，憂愁地要求她：

『我們不去散步，把這些東西洗完，好不好？』其實我是想借此探聽她一下。

『這算得什麼？不去就不去！我是毫無關係的。』她很慷慨地這樣說，我高

興極了，很愉快地對她說：

『在她們散步回來，我們就可把這些東西洗完！』

『好，好，我們就這樣做！』她對於我，現在真像沒有什麼隔閡，但我對於她，還是有些疑慮。

她已經開始拿鹼灰在擦羹匙了。熱水管子開得極鬆，水嘩喇喇地衝到洗碗池裏，熱氣像雲霧一樣蒸騰起來，我又忙着在調蘇打。

『喂，用蘇打幹嗎呢，難道這些碗上還怕有幾粒油珠子洗不掉麼？』她一面用手肘撞了我一下，順手拿一只碗在我的臉上來幌了幾幌。她的樣子實在是很幽默的，我明白她是對於這裏的壞飲食說刻薄話。我又覺得她是一個很有趣的女人。我看着她笑了笑說：

『碗太多了，加點蘇打，好洗些。』

『對，對，好洗就對，我們用不到給餐廳省錢吧！』說完了，她把肩頭聳了

兩聲，對着我又是一笑。我們已是伙伴一樣地在做事了。

散步的時間到了，女禁子把號子內的人都放了出來以後，又來命令我們。但是，我們都表示很願先把工做完後再去散步，否則不去也可以，我們自以為這是自告奮勇。然而，這個奮勇，她完全不接受，我們妄想的自由，她是絕對地不給我們的。她說：

『我要你們做工，你們就得做工，我要你們散步，你們只有散步的。』她這樣得意的言詞，我們實在不好意思去反駁她，爲的是恐怕她掃興。於是，我們一齊說：

『好，服從你的命令！』

這次散步回來，幾個女禁子都累得喘氣。因爲人太多了，一來是她們照顧不及，二來是她們又怕再發生什麼遊行的事件，所以她們是手忙腳亂，慌慌張張地就把這個散步了結了。我們回到洗碗房來，水還是熱虎虎地在冒烟，我們就站在

蒸氣裏去洗滌。熱氣把汗都薰出來了。

把所有的號子通通鎖好以後，女禁子們臉都累的紅了，但是，她們心裏，又好像放下了一塊石頭。她們相互地表示疲乏，大家都軟拖拖地圍到辦公室外面的木桌上去喝咖啡，而且她們分咐我們，好好打工。

我們兩人洗着碗，她很不甯靜地向我做怪樣子。我問她要什麼？她把兩個指頭放在嘴唇上一伸，我知道她是想抽香烟。她的樣子好像鴉片癮發了一樣，嘴裏只是吐出清水來。我對她做了一個手勢，表示我有的意思，我便溜到自己號子裏去把沒有送完的香烟，拿了兩支出來，送給她。她簡直跳起來了，如果不是滿手的污水，她會過來擁抱我的，我對她只是微微地一笑。她的嘴裏可不住地說：

『多謝你呀，我的親愛的！多謝……』

我對於她起了很大的同情，覺得她實在是很可憐的。她告訴了我她的名字叫

安娜。這一會我才對她放心了一些，我就很誠意的問着她：

『你爲什麼會到這兒來，是來打工的麼？』

『又碰着鬼囉！』

『什麼鬼？』

『就是那個東西呀！』

她這種鬼鬼祟祟的樣子，我簡直不大耐煩，我對她帶着生氣的口吻說：

『什麼東西呀！究竟你是捉來的，還是派來打工的？』

『捉來的！』她也有些生氣的樣子，但她又把嘴堵到我的耳朵上悄悄說了一句什麼。這句德國話我始終沒有懂得。而且後來把她說的這個字也忘了！不過，我已經了然她是捉來的。於是，我又問她：

『你的臉色這樣壞，是不是有病呢？』

『還怕沒有病！下部，腸胃，而且血管裏都有毒！』她一面說，又一面做了

些手勢，我已經明白她是一個最下層的土娼——是馬路上站崗的等級。

她告訴我說：『我這是第七次捉到這裏來，這一次恐怕要關兩年。就吃飯住房子上打算，在這兒不必找了早餐又愁午餐，雖然天天頓頓吃山芋羹，號子雖小，倒不焦心房租。但就本身上打算，還是出去好些，縱是沒有飯吃，餓死街心，也還是個自由鬼，況且這裏連空氣都沒有。一個人如果不受太陽和空氣的沐浴，我想會像地窖裏的東西一樣，生起霉來。所以拿精神上說，還是覺得坐在牢裏吃清靜飯，不如出去自己找吃的快樂。』

她又告訴我說：『像這樣整天的工作，我多少年也沒有做過，特別是清晨起來很早，也使我整天的精神不舒服。』她做了一個疲乏的樣子，把眉毛一擰：『我的生活，已成爲另一種方式。因爲我沒有資本，沒有住宅，從來就沒有過客人走到我的住處去的。前不久我才租着一間小房間，但是，現在又提到這兒來了。像我這樣的人，在德國確實不少，不過各人的情形不同罷了。比如在 Vaterland

跳舞場裏，有穿着各國樣式服裝，各國樣式打扮的女人。她們出來是坐汽車，網子的衣衫拖在地下，走路時，根本就不管，讓它在灰地上掃，看去她們真像貴婦人，其實是和我一樣，還是靠找男人生活！也許她們是給了錢的原故，警察是不捉她們的。有時還要給她們點頭。比如在 *Femina* 舞場裏面，陳設了幾百張精緻的小桌，桌上都裝璜着美麗的電燈，每張桌上都有電話，男人們看中意了那一個，就可以打電話到她的桌上去，叫她來跳舞，喝酒。警察也不捉她，有的沒有住宅，她們常在飯店裏，咖啡館坐着等人，警察也不管的。租一間房的，就有點危險了。而我這種站街口找人的就更是沒法，因為常常會和巡警、暗探碰頭。其實警察好對付些，因為他人還未到，脚步聲先來，可以做個準備，而暗探就像鬼一樣，飄忽地就會出現在你的面前。

『其實警察暗探要捉我的理由，多半還是錢的關係。因為那些人照例都是要給警察局付錢的，而我就沒有這一筆出款！如果我有這一筆出款的時候，我就就

不要到街上來找人了。我做這件事，也實在是出於無奈，四處都找不到工做，甚至於去給人家擦地板，只求飯吃的事，都找不到。一個人總不能等着餓死的。其實，這件事也並不好做，夏天夜裏在街上站着還不覺怎樣；在冬夜裏，冷風吹來如同刺骨，看見人家屋子裏，通通都關了門，下了窗幃，安靜地上床休息了，在甜夢裏去等待天光，我却要站在冷清清的街心上等生意，而且還不敢站在燈光下面，一定要站在黑暗的角落，以防備警察和暗探。街上冷清得沒有一個人影，高大的房屋，黑聳聳地立在後面，尖銳的風聲，就像鬼叫一樣地刺耳。在背心上發一陣麻，過後，好像自己是站在陰司裏，害怕得幾乎要叫出來，但是，定一定神以後，又希望能夠有個人來，如果還找不着生意時，就只有祈禱上帝，把這樣淒涼的黑夜再拖長一些！

『常常都是等個通夜，找不着生意。有幾次回到家後，才曉得衣衫都給露水和冷霧浸溼了。肌肉凍得好像從冰箱裏拖出來的一樣，僵硬得不能動彈。又有一

回，連着幾夜都找不到人，心中憤恨極了，我隨便拉了一個人，願意不要他的錢，請這人陪我回去，但是失敗了，這個人答覆我：「莫把衣衫給拉壞了，你這齷齪的婦人！」而且這個人竟無情地把我摔在街心，我簡直暈過去了。」說到這裏，她的眼睛紅紅地淌出眼淚，似乎是觸動了她過去的悲哀！於是，我問她：

『如果拉到一個人，你可以得多少錢呢？』

『從前還好，可以得到五個馬克，後來跌到三個，現在只能得兩個馬克！』說時，她又把頭伸出洗碗房去望了望，又把嘴挨到我的耳邊來，悄悄地說：

『哼！現在德國有成千萬的人，都失了業，連飯都找不到吃！那還有錢來幹那個事。』說了，她又把肩頭聳了幾聳，表示什麼都沒有辦法的樣子。

『那麼，你在這裏就好囉，不必去找吃，也不要付房租。』

『姑娘，我的親愛的，這個福，讓你去享好了！』

『那麼，你出去，現在可以做工了。』

「什麼！在何處做工呀？」

「報上不是說嗎？自希特拉執政後，失業的天天減少了，工作的，天天增加了嗎？」

「是的，希特拉的報，我還不曉得！啊！」她又做了一個怪樣子。「上十萬的婦女都從工廠拖回廚房裏去守空灶了，還有工作給我做？減少失業的話，只有在報紙上哄你們外國人！」

說到這裏，我不敢再和她談下去了，我害怕惹出是非來。我的眼睛落在她那憔悴的臉上，心中受了很大的感動。她的神經，至少是痲痺的，她的眼睛，找不出那兒是她的生路。逼得她走這樣悲慘的道路，是誰的罪惡呢？事實還不夠明白嗎？

一三 兩種不同的賜予

現在時光過得很快了，給一個人在獨居室裏悶坐時比較起來，完全是兩個樣子。天明以後，女禁子把號子打開，讓我出來做事。我自己最要緊的，就是看望這些朋友，望望黑利，看看老太婆，自然，到安嘉門邊的次數最多，忙得腳板只是翻，確是快樂得很。無論她們給我說什麼，我總是恭敬地聽從她們。她們常常從門縫裏悄悄告訴我一些新聞，使我知道很多的事情。如像老太婆告訴我在「五一」那天，她們在魏町格（Weding）遊行示威，是和法西斯在飛機場的慶祝遙遙相對的。巡警對他們沒辦法，因為他們有五六百人，而且在那裏貼了很多標語。使我聽了對他們非常敬慕。

有一天黑利告訴我在五號獨居室的房邊牆壁上，有一個洋鐵片蓋着的小孔，

可以看清大牢內，是女禁子窺探她們的地方。她叫我去看大牢裏，那天大牢裏的女朋友們要公演高爾基著的母親。這自然是瞞着女禁子們做的事情，所以我剛走到小孔邊去，她們就立刻停止了，她們確實是在表演母親，我不曉得黑利她們的消息，爲什麼這樣靈通，看着她停演時，我簡直非常失望，我站了很久都不去，後來她們也發覺了是我，便快樂地來和我說了一句，她們又繼續表演。我看見母親（因她年老，在革命的運動上有卅年的歷史故稱）高舉起用枕頭套子做的紅旗。我真是佩服她們藝術的天才，不，與其說是藝術天才，不如說是熱情，她們表演得如何地感動人，如果沒有這種熱情，是不會表顯這種天才的。在牢獄中，她們是這樣地有思想，利用這樣的時間，找有價值的高尚娛樂。我佩服她們一切的行動都是積極的。就是這樣的娛樂，也是表現她們的積極性，她們沒有消極的情緒，使我感到她們確是新世界的創造者。我對着她們只有慚愧，只有興奮，也只有她們這樣活的舉動才能把我頹廢的意識矯正過來！

在牢獄裏，我的情緒是平靜的，平靜得像古井中的死水，如果拿來和她們比較一下，我就了解我是消極的，被動的。我想我被鎖在這裏，是比抗×的同胞所受的苦難安全，是比東三省民衆的生活舒服，即使是毫無希望，永遠關在這裏，也不算什麼。人生總是要死的，什麼功名富貴，愛情……到死時總是同歸於盡，坐牢還不是要死，……我是從萬事皆空這樣觀念得來的平靜。比起她們，我是何等地頹廢。她們是英勇的創世者，披荊斬棘地勇往直前，她們認爲達到目的途程，不是平坦的，必然有這麼多荆棘，她們不怕刺手，她們一面負着創傷，一面冒着艱難快樂地向着她們的前途趕去。她們像冒着霜雪正向春天生長的花木，一天天地要繁榮起來，她們有『新的世界是屬於我們的』這樣尊貴的把握的氣魄。我就像『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那樣可憐的，等待風霜來侵襲的那種懦弱的情緒，在她們這一羣光輝燦爛活潑的人當前，我只有慚愧，我只有警惕，我只有發憤，斬斷這些可憐的情絲，鼓起新鮮的勇氣來踏上艱難的路程。絕對不能

在微風細雨下面，讓自己頹廢着等死！我要生存！我要有爲生存而戰鬥的決心！這是她們給我的勇氣。女牢裏的德國朋友們！我沒有一天不受你們的厚賜——不是金錢能夠買得到的厚賜！

高長子女蔡子她也給我一些賜予，她也對我表示一些感情，她常常送我一盤滿夾着火腿的小麵包，而且偷偷地把她自己喝的咖啡送給我。在她那樣謹慎地叮嚀我：『莫給人看見了，蘭畦！』的話上，我只是感覺得難爲情。我沒有感激她的情緒，我對於她，不知怎麼會生不出情感，雖然是她對於我不免纏綿悱惻的神情。她每天脫了工作衣，換上便裝，臨去時總要借故跑到我的面前來幌一下，如果不是她願意討個吉兆，她一定會對我說 *Auf Wiedersehen*（再會）的。但是這句話是隱藏在她的心中的，她不會說出來，她不願意她明天來時，看見我還在監牢裏。但是，她下次來還看見我的時候，她就說：

『我並不希望今天還看見你在這裏呀，爲什麼他們還不放你呢？蘭畦！』

『因為我對上帝做了一個禱告，請他不要使我離開了你！』我悄悄地答她。
『是的嗎？我的小孩！』她望着我，而且笑得非常溫柔。

她關心我的話，不能刺出我的眼淚來，她對我的好處不能刺激我的心靈。我對於她，老是溫和的笑臉，沒有善意，也沒有惡意，平常的感情而已。她對我好，的原故，正是我那天讚美她漂亮的收穫。

但是她贈送我的火腿麵包，絕對不能比黑利的巧格力糖！黑利的餽贈，是充滿了可寶貴的生命力，她的賜予，至多只是一種婦人的憐憫。我遭了事情，我就自己來擔當，我需要什麼人可憐？只要有豐富的生命力，就可以擔負一切的艱難。我需要充實我的生命力，我不願人家來可憐我。

一四 獄中的祝壽

我親眼看着巡警把婦女會的瑪利亞送進牢來。做完很多手續以後，女禁子把她鎖在第六號獨居室。她還是像去年三八節找到我家裏來商量要我去參加婦女會時那樣的恬靜。她的身材是很秀美的，帶着很濃厚的東方女人的舉動，說話時的聲音很細微。雖然她將近三十歲了，但從她溫文的態度上看來，還像是一個年輕的少婦。她懂得日本文，而且還寫得出一些中國字。

她去年來找我，是由德國國立高工裏一位教中文的教授介紹的，正是「一二八」上海抗戰過了一個月的光景。那時我正懷着滿腔的熱忱，宣傳中國民衆的奮鬥，所以凡有公開的集會，我都自動地去參加，企圖把中國的抗運動和世界
的反帝鬥爭打成一片。

她們也是因爲上海抗戰而敬佩中國民衆的英勇，那時幾乎是每個七八歲的小孩都沒有不曉得淞滬抗戰的十九路軍。東北抗×的馬占山，李杜，淞滬抗×的蔣光鼐，蔡廷楷，翁照垣的名字，好像新詩樣從她們的口中背誦出來，她們熱烈地開着大會，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狂熱地歡迎中國人去演說。

很明顯地瑪利亞是代表無產階級婦女團體的一個領導份子。她是以十二萬分的熱忱來找我，而且她告訴我：

『只有帝國主義和它的信徒，才會污蔑中華是墮落的民族，我們無產階級，却是堅決地認定中華民族是我們推翻資本主義制度的一支強有力的友軍！』她說了這話緊緊地和我握着手，而且她還補上一句：

『朋友！希望你們被壓迫的民族和我們無產階級緊緊地團結起來！』

我沒有想到這樣溫文的女人會說出這樣堅強的話語。當時我感動得答不話來，我的手更加有力地捏住了她。

這個情景，很明白地還印在我的腦中，她那樣有熱情的話語，還留在我的耳內，而我這時又眼見着巡警把她捉來關在這裏。我當然不至於這樣傻，給她打招呼，而她也裝作和我不認識，任憑女禁子砰地一聲把她鎖在鐵門裏。這個鎖聲，把我的心房都震碎了！

等女禁子都不在走廊時，我拿着一張揩灰的布，走到她的門邊，把蓋玻璃的洋鐵片轉開來，我看見她筆直地坐在床沿上，滿肚皮要安慰她的話，一句也說不出來，我只說一句：

『瑪利亞！我也在這裏。』

好像是女禁子的足音來了，我翻轉了蓋玻璃的洋鐵片，把揩灰布接連地在鐵槓上磨擦，裝作起勁作工的樣子。

在洗碗房裏，安娜（那位下級娼妓）告訴我說，這天是安嘉的生日，我叫她在過道中跳舞，表示我們對安嘉的祝賀。

趁女禁子不在，我把所有獨居室門上的洋鐵片，通通翻轉開來，讓大家都到小玻璃口上來看她跳舞。安娜手上拿着揩灰布，做了很多的柔軟動作，我手上的揩灰布就做一面旗子，我做着姿勢低低地爲她們唱了一首：

「走上前去呵，曙光在前……」

大家笑得格格地，但是都不敢放出聲音來，要不是在牢裏，這個笑聲一定會把屋子都震動的。從小玻璃口上，我看見她們都在拍手。終於是巡警送人來，把牢門上的響鈴拉得鏗鏘鏘地，我們的慶祝會才做了結束。

翻轉洋鐵片的時候，安嘉又隔着玻璃和我接了一個吻。本來翻開洋鐵片，是很冒險的做法，如果女禁子一看見，就會給我們很嚴重的處罰的，何況是把二十幾間獨居室的洋鐵片，通通翻開呢！然而，我畢竟是做了，我一定要利用我在獨居室外面的自由，送一點快樂給獨居室內的朋友們。還有一個副原因，就是我們的手腳已練得非常靈敏。而且還有揩灰布做樣子，我們就胆壯，有所恃而無恐

了。

吃過午飯，我就準備送瑪利亞的食品，但是，除了一個橙子以外，什麼也沒有。而且想破頭也沒有東西可以給安嘉祝壽。後來我把五妹給我一張角上繡花的絲手巾帶給她，作她生日的紀念，想送兩盒紙烟給她，可惜今天又不能買。

收碗的時節，我看見安嘉在流淚，嘴唇，鼻尖都哭紅了，她一定是因為她的生日有所感觸，我想不出什麼話來安慰她，只是叫了她一聲。她抹了眼淚，趕緊又跑到玻璃口來，我覺得她簡直像一個很小的女孩。

去散步的時候，黑利，老太婆，老太婆的女兒，……都給安嘉點頭，握手，而安嘉又送了一個飛吻給站在遠處的黑利。安嘉此時已經沒有悲苦的樣子了。

我費了很大的周折，才把帶的東西，送給瑪利亞和安嘉，安嘉又回贈了我一個紙包，我想這一定是吃的東西，我應該拿來轉送給瑪利亞。一個人在獨居室裏，有點東西吃吃，也是當得一點消遣的。於是我又東衝西撞地在院子內變戲

法，終於是插到瑪利亞的前方走了，趁女禁子沒看到，在牆角邊硬把這個報紙包塞到她的手中。這時，我的心才平靜下來，因為我的目的已經達到了。

這天安嘉穿了一件淡青色人造絲的衣衫，有點飄飄然的樣子，很多人的眼睛都釘在她這件衣衫上。安娜公然當着女禁子對我說：這衣衫是安嘉的媽媽從外城送來給她做生日的，而且還有一封長信。她好像也替安嘉驕傲的樣子，而且安娜說話時表現非常頑皮，女禁子也抿着嘴笑了。她的樣子活像在街心閒逛的浪蕩子，但充滿了天真爛漫的神情。

這一次的散步，真是充滿了溫和的情緒，好像大家都被安嘉母親的愛力所溶化了一樣，就是女禁子也不像平時那樣兇惡。母愛的力量，能夠這樣地感動人，使人受了感化而不自覺。我想，一個沒有得到母愛的人，一定會變得很殘酷。

散步完了，上樓去的時候，很多人都擠上前給安嘉握手，並且對她張開笑臉咕咕兩句。如果她不關在這裏，恐怕還不會有八十幾人給她賀生日呢！我看見這

羣人對於安嘉這樣熱烈的情況，活像看了一齣八仙賀壽，高興得連對於瑪利亞的憂愁都忘了！

安嘉的信

我常常都是因爲太熱情，不細心，弄出亂子來！昨天把安嘉送給我的報紙包，當成食物轉送給瑪利亞去了。直到散步完了，安嘉停在樓角邊等我，而且等得非常發急的樣子，我看這副情景，我還以爲她是在等我和她握手，於是我趕快跑上去，緊緊地握了她一下，還加上一個鞠躬禮。安嘉却不在意，反而鄭重地對我說：

「莫把那紙包給旁人看見了，看過就拿來丟到馬桶裏！」

「不是糖嗎？我送給一個朋友了！」

「不行，不行！快點去要回來，絕對不能給第二個人看的，那是一件要緊的

東西。」她表示出非常着急的樣子。

那時瑪利亞已經不知走到前面什麼地方去了。我只好追上前去，爲了怕安嘉着急，我又告訴她說：

『什麼也不要緊，那是很信任的朋友。』

『不能！不能給第二個人！』

我不知究竟是什麼，也急得要命。於是不顧一切地向前擠去。但是不多遠，就有女禁子在那裏。不知怎樣今天女禁子都衝到前面去了，而且瑪利亞却又跑到最前頭。我就怎樣地衝，也不能當着女禁子的面前瞎闖。如果這個紙包不能拿回來，使安嘉不安，我覺得太對不起她，所以不論怎樣困難，也得把這個紙包拿回來。無可奈何，我只好鼓着勇氣，在女禁子面前，學着安娜的頑皮樣子，做出一種舞蹈的姿勢，從她們的面前跳過去。一跳到螺旋式的樓梯跟，女禁子看不見的地方，我就連跑帶跳地退到了瑪利亞面前，我的心房嘩嘩剝剝地跳着。

報紙包仍舊拿回到了我的手裏。瑪利亞知道我是送錯了，幸喜得她不會生氣。

當我拿紙包給安嘉看的時候，安嘉非常快樂地把拳頭舉到肩上，給我行了一個敬禮，她表示着感謝的樣子。

等到晚上，我把報紙包打開一看，原來是一封信，是用了好多張馬桶上用的報紙的空白寫的。字跡爛糟糟的，很吃力地才能看得出來。有英文，法文，德文三種文字的寫法，只有德文的，我看清楚了。從德文上我知道英，法文的都是一個意思，不過是一種翻譯。這實在是她的苦心，她以為如果她用三種文字，總有一種能使我看懂的，雖然她的英法文我不敢恭維。但除了感謝她一番苦心以外，我還佩服她這樣不怕麻煩的精神！

信的內容，是一件很值得注意的事情，是一件夠教人深思猛省的事情。她說：

我的親愛的好蘭畦：

你看了我的信後，如果以為是奇怪的話，那就真是奇怪了。

但是先要向你有一個聲明：你在玻璃上看見我流淚的事情，千萬莫誤會我是感傷！至少，你應該相信我是有覺悟的女子，雖然我的認識還很淺薄。個人算得什麼，何至於感傷呢！

我的好蘭畦，現在告訴你，今天接到媽媽的信，她說我的哥哥，叔叔和父親都在衝鋒隊裏，而且非常努力。我想，他們一定也在我的故鄉捉人！

他們都是很愛我的，我被柏林的衝鋒隊捉來鎖在牢裏，而他們却去當了衝鋒隊，他們又在捉別人的愛人和兒女。滿牢裏的大衆，都是衝鋒隊捉來的，滿牢裏有好多是衝鋒隊的親、友、骨肉！……會奇怪嗎？……這樣，你懂得了我的流淚嗎？

革命的敬禮！

你的安嘉

驟然讀了這信，就會發生一個大大的疑問了。

世界上最荒唐的事情，就是自己打了自己，還以為是在打別人，還自以為驕傲。更荒唐的，就是自己替敵人打自己，替敵人摧殘自己的骨肉，還自命為努力，直到自己已經給敵人毀滅了的時候，自己還不曉得，還以為『這是光榮呵！』

印度的偵探和警察，是替英國人來捉拿印度人的。中國的漢奸，是替帝國主義來宰制中國人的，德國的衝鋒隊，是替奧國藉的希特拉來殘害他們的骨肉的！

為什麼會這樣荒唐呢？

有人說：

『這是生活的重担壓迫了的緣故！』

有人說：

『這是被統治階級的欺騙蒙蔽了！』

有人說：

「羣衆是盲目的！」

還有人說：

「這些都是沒有人性的人才做得出來！」

然而，是誰說得對呢？一般的說來，都有道理，但是只看見了表皮，只看見了一面——消極的一面！

在一個革命者看來，是不會覺得奇怪，而且認爲一定會有的事情。這是階級鬥爭尖銳時的應有現象。資本主義發展到以法西斯的手段來統治的時候，就是什麼卑鄙，無恥的手段也都要弄出來，最好的辦法，就是要使大衆們自己互相殘害。有的是被生活的重担壓迫的，有的是想找光明的出路，受了欺騙的。也有失了人性的，也有盲目地服從的，這還會奇怪嗎？一切的權方都是在統治階級的手掌上，隨他們支配着。

但是在積極的一面，偉大的革命團體，他正像老教師一樣，站好了凳子，佈

好了陣勢，在準備抵抗。這一些手段，在革命的團體，早已看透了！不只看透了，並且他正在努力地戳穿這個陰慘的黑團！

安嘉她也並不以為奇怪，但是她哭了。如果她是動搖，她就不會告訴我，而且她說她不是感傷，那麼，她哭什麼呢？我想她要不是爲了不能馬上去說服她的父兄，就是因爲她不得自由地去上鬥爭的戰場！這正是她的堅強，不是懦弱！

一五 生活上的好紀念

因爲作工的原故，我不但知道號子外面的事情，而且每間號內的事物，以及一切秘密的暗記，我都曉得。這是因爲坐牢的解到別處去或者釋放之後，我要全部打掃洗刷所得來的代價。

我曉得十五號牆壁上有什麼標語，十八號牆壁上有什麼圖畫，十九號馬桶背後用刀子彫的希特勒，十三號馬桶木板上刻的戈林，十六號屋頂上有我自己用朱古力畫的民族解放成功萬歲。

後面大牢的白漆窗子上刻着馬列二先生的肖像。馬列二先生的像刻得非常莊嚴。希特勒活像一隻張口吃人的獅子，戈林活像一隻肥豬。她們得着刀子，本是一件很艱難的事情，在這個女牢裏，根本就不准坐牢的有刀，八十幾個人，共總

祇有五把裁紙一樣的小刀，只限於在吃飯的時候，借出來切一下你自己買的肉食之類，而且限五分鐘交還，這些女人們拿着刀子，能在最短的五分鐘，彫刻出這樣寶貴的作品，與我們說這是她們的藝術，無寧說這是她們偉大的精神。

吃了咖啡在洗碗房裏和安娜比手勁，我說我手腕上的肌肉比她多，她說她的氣力一定比我大，我們掀的時候，我把一隻腳抵在牆腳邊，她沒有看見，我把她掀倒了，但是板手勁的時候，她把我的手，簡直翻轉過來，結果她承認我的樁子穩，她的手勁大。

我們正提出一個新的比較方法，安娜說我可以騎在她的肩頭，她能夠走五百步，而她只要求我背起她走五百步。本來我估計我的氣力不夠，但是想騎在她的肩頭上玩一下，我就硬說我可以。我剛剛站在木樑上，還沒有爬上安娜的肩頭，女禁子的足音，已經響着過來，我連忙從安娜的背上梭下來，而安娜已經走到門邊去，並且向女禁子表示着特別歡迎。

老女禁子拿了一張字條，走到洗碗房來，叫我去會客，於是我就跟她出去。但是，她不許可就這樣走，她一定要我把打工的衣裳換了，而且要我穿上我的中國長衫，她的理由是會客定要穿得整齊，打工不能穿漂亮的衣服，休息日是不能穿打工的衣衫，休息日也要穿得和過新年一樣，這一套理論與實際，本是歐洲一般家庭婦女的聖經，而她就搬來對我宣傳。

在她那種慫恿的勸誘和半嚴厲的督責之下，不得已我還是回號子內去換了我的中國衣服，換好了，我從號子內走出來，她就大大的讚美，接連說了幾聲好看，而且把雙手抱在胸前，口中喃喃地說：『是怎樣的美呵，中國的絲綢。』

的確中國的絲綢，是美麗的，不過中國人就不愛穿中國貨，她們偏愛穿舶來品！

在過道中，我們靜靜地走着，她又用手輕輕地撫摸我的衣服，她說：

『這藍底子是這樣地鮮，而這白花又是這樣地亮……歐洲是沒有的……』

我看她這樣地羨慕，我更覺得中國的東西實在是值得驕傲的，我自己又看了一下我的衣服，如果我的祖國是自由的，是富有的，我願它把這美麗的絲綢供給全世界愛美它的人穿着。

對於這個老女禁子，我從口袋中拉出一張綉角花的綢手巾給她看，她又連聲說好，於是我說：

『請您收下，作個紀念吧！』

『不，不不！』她無論如何也不接受，一直讓到地下一層樓梯，她還是把這手巾塞進我的衣袋裏。德國的女禁子，是不像中國禁子要受賄。

爲了她對我衣料的讚美和手巾的推讓，我簡直沒有時間去猜想是什麼人來會我。鐵生是前兩天才來過的，他不會來，但是，除了鐵生，又有誰呢！法西斯的狂焰，正燃燒得很高，誰也怕染政治嫌疑誰還來看望我呢？因爲那個蘇聯的女人，已經被她們蘇聯大使館保了出去的一個印象，我想一定是公使館派人來保我

出去了。這一個猜想，不對也有八分，不然老女禁子爲什麼定要我脫掉工作衣呢？她一定曉得是公使館的，她不能讓公使館的人看見我打工……我很有把握地猜到是公使館的人。

走到那間只擺着一張長木桌的屋子中，我看見登科兄抱着一包東西坐在那裏，不知怎樣，我一下裏覺得非常難過，喉管忽然變硬了，簡直吐不出一個字來。

朋友們對我太好了，在他們生活困難的情形下，不但是冒險來看我，而且還要送禮物，較之殘害我的，破壞我的……人，我受着多大的刺激！

在會客的十分鐘內登科告訴了我許多事情，自然不外是公使館開玩笑，口裏說營救，事實上不管。

同時他又告訴我現在同鄉人都在聯名請公使館保，而且還打了電報回國去想辦法，據他說恐怕國內的辦法多些。

十分鐘過後我們分手了，女禁子把他帶來的禮物拿起和我走上樓來。

在回來的途中，我有個很大的感想，我以為一個人在困難中，往往容易向好的方面作空想，不到事實完全給他相反的回答時，他是不會從事物方面去觀察的。倘若你能從事物方面去觀察，那你就會發現很多人，——富貴人和趨向富貴的人們——是不在人情之中的，他們不懂得人與人的關係是維繫在什麼上面？他們祇知道利害與勢力，他們以為人與人的關係是建立在互相利用，互相摧殘上面。可利用的時候就是朋友，就要親密，不能利用的時候，就是仇敵，就要荼毒，在有勢力的時候，仇人也是恩人，在失勢的時候，恩人也會變成仇人了。

然而，人世間究竟不是鬼域，在這混混沌沌之中，你還能夠看見許許多多的人，——許許多多在困苦中自食其力的人——這種人是真的人，只要他認清了怎樣做人的話，他是貧賤不移，富貴不淫，威武不屈的直做到底。而這一種人，你只有在艱難困苦中去找，他們都是在千難萬苦中挺然獨立地閃出他的光輝來，這

種光輝，它能照透重重的黑暗。如果要我做一個真的人，我祇有很堅強地把一切的困難担負起來，好吧！借德國的牢獄來鍛鍊我自己！

帶着一種淡泊而甯靜的心情萬事都滿不在乎地走上樓來。女禁子把禮物交給我過後，我在洗碗房內分了一些給安娜，安娜拖我回號子去看，剛走到門口，就有一股清香，迎面撲來，進去一看，水罐內插了一束鮮紅的玫瑰花，花旁邊有兩個蘋果，還有一碟新鮮碩大的地楊莓，安娜快樂地告訴我，蘋果是那位和藹的女禁子送給我的，地楊莓是高長子送我的，因為有人送花來，她們都知道是我的生日。這些生菓是她們帶來自己吃的，都拿來給我送了禮，我對安娜微笑着，其實我的眼光早落在玫瑰花上掛着的一個字條。上面是打字機打的德文：

閱。

『今天是你的生日，我沒有什麼給你，玫瑰花的清香，可以清洗一下你腦子裏的煩悶。

牢獄的生活，固然不好，然而在牢獄中過生日，也是生活上的好紀念，希望你不要

愚笨地利用這寶貴的時間。我愛的孩子！」

下面沒有簽名，我知道這是我的德國朋友——媽媽給我的。我本能地抱着這束花，敬肅地吻着它，我眼睛裏的淚珠，一顆顆地滴落在這鮮紅的花朵上。

一六 我們要起來組織

半夜裏有一種怪難聽的，活像鬼叫的聲音，從女牢裏發生出來，這聲音真是怪得出奇，比如牠嗚——地一聲，把尾音拖得很長，而且收音的時候又特別尖，這聲音使人聽去就會痙攣起來縮成一團，這聲音刺到耳膜上，就使人想到這個吼叫的人，定是肉體上有絕大的痛苦，因為這樣一種想像，於是一個下半夜也合不上眼來：而這個奇怪的聲音，也就根本不停。

唯一的希望，就盼望着天光。天一亮了，我就可以出去看個明白，本來政治犯是不許做工的，這卻是對我的優待，我也就借這個事情來消遣時間。

越是等，天越是不亮，越是希望，它就越黑，而且那邊教堂的鐘聲也不響，我真不曉得究竟是幾點鐘，還要等多久？而且那個叫吼的人，她還是不停地

做鬼聲氣，怎樣翻去覆來地也睡不着，我睜着眼睛躺在這濃密的黑暗裏。終於忍不住了，就爬起來摸索着在室內徘徊。

過了很長的時間，窗子上已顯出隱約的白光，而這白光逐漸地驅逐了那濃密的黑暗。天，已經亮了。

急忙地洗好了臉，整理了床舖，女禁子一開鎖我就溜出去，在女禁子監工之下，我沒有如願地去看那個吼叫的女人。

洗馬桶這件事，本是安娜固定的工作，在女禁子看來，安娜是下等階級的女人，這些臭事當然應該叫她做，然而安娜呢，確是一個好心腸的女人，她雖然時常在女禁子面前，嬉皮笑臉地討好，但是我從不會看見過她出賣過牢裏的同伴，至於我的非法動作，她也沒有告過密，有時她還要給我巡風，讓我在窗眼上去和⁴朋友們講話。分早餐的時候，她總是先把輕的麵包盤給我端，那笨重的咖啡桶，她一定像牛拉石滾一樣地一個人獨拖。洗馬桶這件臭事，在她看來更是當仁不讓

了。

爲着昨晚預備的兩個蘋果，要送給瑪利亞，我從安娜手中把糞桶刷子奪了過來，趁着女禁子把號子一開我就衝進去洗馬桶，如果我單是洗馬桶，我自然可以洗得很好，然而我的目的又是在送蘋果，如果女禁子不要監視我，我也做得很好，但是，她偏要裝腔作勢拿眼睛來釘着我。這個真是害得我手忙腳亂。我彎着腰拿馬桶刷在馬桶內幌了一下，根本就沒有刷着，同時我把蘋果放在馬桶邊的木板上，因爲太慌，糞桶刷上的污水濺了我一身。如果瑪利亞不把蘋果收起來，被女禁子看着時，我就要受罰。我看見她老是那樣冷靜的樣子，不知她看見沒有，心裏很急，出門時給她瞪了一下眼睛。幸喜當班的是那個高長子，她似乎看出了我的手足，她用眼睛在瑪利亞的屋子內掃了一轉，不知她是真沒有看見呢？或是做了人情？終於她把號子關了。出門來碰着安娜，她對我擠眉弄眼地，因爲我的心還未平靜下來，看見她這樣，我狠狠地瞪她一眼，她對我做了一個怪

像，無精打彩的走開了。這時，我又覺得不應該對她這樣凶。

洗馬桶的工作，使我把每間號子都巡視一週，在昨夜裏又加了許多人，除了還有兩間單號子和一間重處罰室以外，差不多都佔滿了。在後面大號子裏，黑壓壓的擠了滿屋，除了一些老的、壯的、年輕的女人外，有五歲的男孩，三歲的女孩，還有一個生下才幾個月的奶娃娃。媽媽坐牢，小孩也一齊坐牢，這就是法西斯的恩惠。

在安嘉對面的一間獨居室內，睡着一個年輕的婦人在哭，她沒有起來，只是躺着抽氣。

始終沒有看見那個叫吼的婦人，因為女禁子不開她的門，也不要我給她洗馬桶，但是我已經曉得她是在黑利對面的獨居室內，我想只好等分咖啡時再看。她此時也沒有再喊叫，似乎是睡着了，我希望她不是受了刑罰。

分早餐的時候，那兩個小孩子的眼睛，圓溜溜地釘在我端着的麵包盤內有紅

菓醬的麵包上，他們連連地叫他們的媽媽，他們那知他們的媽媽並沒權利給他們有糖醬的麵包呀！這時，我的心中的火燄，不由得直往上衝，小孩們犯了什麼罪？傷害了誰？

「請你給他們吃有糖醬的麵包吧！」我忍耐不住地對高長子女禁子說：「小孩們太不幸了！」

「有糖醬的麵包，是給已經住上一禮拜的人吃的，」高長子女禁子說，「不過讓我數一數；一五……一十……唉，管牠，給你們吃吧！」她終於給了他們。小孩們拿着麵包，很奇怪地看着我和女禁子，他們的小圓眼睛還釘在我端的麵包盤上，而女禁子就把門來關鎖上了。

「他們犯了什麼？他們傷害了誰？」這個問題在我腦筋裏盤旋着，很久都掃不開。

分早餐到安嘉對面那個年輕女人時，看見她床面前有一大灘血，她還是在

哭。高長子駭得不得了，她以為她是自殺，遍處搜尋，也沒有找出什麼刀子，剪子之類的東西，問她她又不說，她的回答就是哭。我很想服侍她一下，但是女禁子不許可，並且她很硬心地還是把門鎖起來，讓這女人去吐血吧，讓這女人去拿眼淚洗面吧。

終於是到了黑刺對面那間獨居室，就是那位大叫的女人的獨居室，她本來似乎是在睡覺了，女禁子開門就把她驚醒過來，她把頭抬起來看了一眼，於是仍然睡下，根本不理。高長子本是好意地叫安娜送兩片麵包給她，同時拿了洋鐵缸裝了一缸咖啡過去，然而這件事，並沒有做對，這女人一翻身起來，抓着咖啡缸就照準女禁子打過來。於是又開始咒罵起來，女禁子連忙把門鎖起，我看着她笑了一下。

這婦人的年紀大約五十歲光景，身體很結實，一看去就知道是一個下層階級的勞働婦女，她並沒有被人打傷，而她的陣仗，倒是利害極了，她要打人。打女

禁子的事，是我在這裏看見第一回開的新紀元。

在女禁子把門鎖了之後，她就在號子內大打起來，上了鎖的門，被她打得砰砰碰撞地，她不但是把那沉重而又上了鐵槓的厚門擂鼓似地打得震耳響。而且她把鐵架木板床，從樓板上推倒門上來撞，真比上戰場還兇，至於嘴上所咒罵的人，從女禁子，男警察，挺進軍以至於他們的宰相希特勒，都不客氣。

真是痛快極了，我看見女禁子們駭得蹣手蹣足地站到門邊玻璃孔上去偷看的情形，我心中好像喝了一碗涼水，我心裏想：

「噫，你們也遇着了對手，平常你們老是壓迫人，今天也沒辦法！」我希望這個女人不要停止，給她們鬧個「文王不安，武王不樂！」然而，我想到一個人的精力有限，恐怕鬧不出所以然來，而自己已經精疲力竭了。最好能夠使大家一齊鬧起來，那才有趣。我的眼睛看見這四五個女禁子齊集在這女人的獨居室門邊，偷看她而又打算對付的時候，我的心砰砰地跳着，我想：「好吧，我們大家來幹

一個鬧熱！」我在打算，德意志民族的性格，確是很堅強；但是在資本主義社會的意識形態之下，把那些所謂上流階級的人們，已經訓練得表面上儼然是『彬彬有禮』，但是一文錢不對勁的時候，他們就可以立刻放下臉來，粗着頸子做出很難看的神情。在所謂下等階級中，却又真是颯強。

我們這位牢中的新同伴，她是堅強的，她從早晨分咖啡時，一直打鬧到中午十二點鐘，她的聲音沒有嘶，大概是手打痛了，她就用鞋後跟做武器，結果是那塗了白漆的玻璃窗打得粉碎，嘩喇喇地落下來時候，五個女禁子關了一個小會議，她們一齊擁進她的獨居室，把她硬拖出來，很匆忙地又把她推進重懲罰室裏，那裏面只有微弱的光芒，非常悶人的空氣，沒有床，也沒有馬桶，什麼都在地板上，簡直是非人的待遇。

然而，這位新同伴她還是不屈服，沒有東西給她打，她還是罵，罵得更厲害。除了大吼大叫之外，她從上天有眼，布爾什維克快些暴動起來，以至鬼都不

懂的話，大咒一通，她始終不疲倦。

『一個人實在鬧不出所以然來，我們大家一齊來幹！』我心中老是在這樣想。

分午飯的時候，管獄總監到吐血女人的房裏去看過她。問她爲什麼老是哭，她回答他說：

『我一個可愛的小黑貓關在家裏，沒有人喂牠！』

管獄總監聽了她的話，大受感動，他不單是同情，而且把她的鑰匙要去，他要爲她去照料黑貓的飲食。至於這個女人吐血的事，他却並不爲她急於找醫生，他說：最好等到明天，是看病的日子。

在散步排隊時，有幾個人先往廁所裏一鑽，不上三分鐘，就把這幾件事傳達遍了。黑利和安嘉就在廁所裏開了一個小會，她們要組織起來，組織一次總絕食運動。第一：反對把無辜的小孩關在牢裏；第二：反對不叫醫生給吐血的女人看

病。在去散步的過道裏，大家你擠我擁地鬥着耳朵就把這件事取得了大部份的同意，作為決議案了，並且決定我做交通。這個正當的要求，我當然馬上答應了。

無論如何，黑利她們的消息是最靈通的。她們比我在外面打工的半自由人還清楚，她們已經知道大吼大叫的婦人和吐血的婦人，通通不是政治犯，不過她們有點和××黨來往的嫌疑而已。

黑利的組織力真強，她不但把我拉來做了交通，而且還分配了安娜的工作。已經得到大多數的同意，就從這天晚上開始絕食，人們在極大的壓迫下，往往會很厲害地反抗的，在毫無辦法的時候，他們會不顧一切利害地往前衝。對於絕食運動我們大家都有點興奮的樣子，我自己更是緊張地等待一件事情的到來！

一七 一個謎

散步回來時，大家都顯出很英勇的氣概，要在晚餐時，給法西斯一個反抗的表示。然而世界上的事，總不像人們想像得那樣如意。剛剛聽見教堂內的鐘，鐘——鐘——鐘地打了三下，那位態度和藹的女禁子，走到洗碗房來叫我準備東西。我的心跳了幾下，我想是放我回去了。我說：

「安娜在那兒去了？」

「你不能再看她，」女禁子說了就陪着我走到我的號子裏來。「請你快點收拾你的東西，不要遺留一件……」她說了反身出去，順手就把號子門鎖了。我心裏很不安，黑利安嘉她們一點消息也沒有，打工時間的一點自由，也給她一鎖剝奪了。

『怎樣可以送個消息給她們呢？』我心裏想，『今天的絕食運動，怎麼辦呢？我担任交通的跑了會生什麼影響呢？』我躺在床上，關於收拾行李，一點興趣也沒有。

鑰匙一響，女禁子和藹地走了進來。

『喂，怎麼，還未收拾呀？快些，沒時候了。』她說着便自己動手來給我收拾東西，在無可奈何中我抬起身來潦草地把東西捲了一包，很遲疑地走出號子來。女禁子把我帶到她們的辦公室門口，叫我坐着不許動。這時，我的心好像飄浮在半空裏，恍恍惚惚地和做夢一樣，一下子想到要得到自由，快離開這裏，一下子想到這些朋友會得怎樣的結果？一下子想到出去又怎樣？……滿心裏都是狐疑，都是問號，血潮在頭上來，把臉孔都衝燒了，很不安地走進她們的辦公室去問她們；是不是釋放我，她們也沒有具體的答覆，還是叫我坐在門口的椅子上等。重懲罰室那個女人的吼聲，還是一聲聲地送到我的耳朵裏來，心煩極了，我

想：

「除了釋放，至多不過驅逐出境，能有什麼呢？」

思想在腦子裏，好像電影樣，一幕幕地飛過去了，但是舉眼一看，女禁子辦公室內掛鐘的時針，不過才移了五分，無聊地自己聳了一下肩頭。

鏗地一聲，門鈴響了，一個女禁子開了鎖之後，就有一個胖巡警手上拿了一帙卷宗，夾了許多公文在裏面，挺胸凸肚地排開八字脚，一步一步地踏進女禁子的辦公室來，他對着辦公室內的女禁子把手在帽子邊上一舉，脚下的皮鞋碰得壳地一響，把公文一交代，恭而敬之地坐在一張椅子上，傻頭傻腦地在那兒等待着，好似和我一樣地感到無聊。

高長子早已下了班，剩下來的只有那個和藹的圓臉女禁子，還有一個老女禁子和老女禁子頭。這時她們忽然顯得很忙，老女禁子把她們以前扣留我的手皮包、手錶，通通還給我，而且拿出一張賬單來，上面寫明了鐵生某天交來的錢的

數目，我進來時皮包內剩的五個馬克，除了買東西用去若干外，剩餘的錢一并交還給我，資本主義德國的監牢，確是比封建社會的監牢進步得多；關於受賄吃錢的這類事情，在日本和中國的牢中，還有更多可恥的黑暗。

忽然地安嘉，黑利，白髮老太婆和她的女兒，瑪利亞，還有幾個社會黨和左派社會黨的……一大羣人，通通挾着衣服包袱，一擁地都跑進辦公室來。女禁子頭早已將卷宗內的公文辦好，一點點交給男巡警。他點一下數目，共計十六名，向女禁子行了一個舉手禮，說了一聲『好，走吧』！於是就把我們這羣人帶着離開了女牢，從頂樓上一層層地跑下來，到了最低的一層上，他從旁邊打開一道鎖着的門，我們就到了天井內，那兒早已停着一輛大汽車，可不是捕我來時一樣的空車，而是裝犯人的囚車，胖巡警把我們十六人好像趕山羊似地，一個個趕上去，裝進那上面編着鐵絲窗，一格格籠子裏面，每一格籠子僅能裝進一個人，巡警先生裝一個就鎖一格，很顯然地，這格子就是牢獄的小模型，意思就是說；

雖然是坐車的這一點時間，你還得守着監獄的形式！

初裝進去的時候，黑利安嘉以及許多人都說，車子一開到街上，馬上就停止談話，一齊主張從編得很密的鐵絲網上看街上的繁華。很久以來，大家都沒有看過街和街上的人了。我正是站在車頭上橫起的一間格子內，看街更是容易，而且囚車從警察總監一開出來，正是亞歷山大廣場 (Alexander Place)，此地是柏林車輛和行人的交通中心，除了天橋上的環城車，黃泉下的地道車不算，地面上的公共汽車、汽車、摩托車、腳踏車、電車、馬車、貨車以及女人推小孩子的車、醫院的紅十字車、洗街的水車，再加上裝運我們的這輛身軀龐大而又似乎沉重的囚車，真是亂轟轟地把那偉大的亞歷山大廣場塞得幾乎要爆了，滿街裏都是聲音，滿街裏都是人頭，不是上公司買物的太太們撞在討錢乞丐的懷裏，就看見穿褐色軍裝的挺進隊員碰着站街巡警的額頭，好在挺進隊員和巡警只要把右手高舉起來，叫一聲『希脫拉萬歲』！於是萬事皆休，和平解決！

街上是人車不分，活像穿梭一樣地穿去穿來，於是我們穿着巡警制服的車
伏，頭上已經出汗水了，他把車子抓着緊緊地慢慢晃開；這樣千載難得的機會，
我們更樂得從鐵網中瞻仰開去。

教堂內巍峨的時鐘，斜對着偉大的百貨公司，前面的是上帝的功德，如果貧
窮的工人無錢買錶的時候，牠可以不要你花半文錢報告你的時刻，你可以按照時
間去工作。後面的是資本家的恩惠，內面萬事俱全，穿的有衣帽鞋襪以至於婦人
用的月經布。食的：有麵包、香腸、雞鴨魚肉，以至於醬油糖醋辣椒粉。玩的；
用的；簡直是說之不盡，如果不信，你們可以到上海的先施，永安公司去觀察一
下；那還祇是外國百貨公司的小模型而已，不過百貨公司的東西，不花錢是拿
不走的，這也是上帝和資本公司一點不同的地方。在教堂的背後，百貨公司的橫
頭，有一道萬丈長的天橋，儼然從天上飛來，就是著名的環城車道，也就是在我
的牢獄外面，整天整夜轟隆隆地震得我們不能睡覺的怪物。自然，在大街上還

排着兩排堂皇的店舖，珠寶店的鑽石，爭着從高大的玻璃窗臺上伸出小臉來向我霎眼睛，假珠的光，珍珠的光，都是一視同仁地對着我们的眼睛射到鐵網中來，醉人的水菓香和使得德國女人們快要發瘋的咖啡味，幾乎要把這一車女人們的靈魂從鐵網中鉤起出去了！

在牢獄裏很久不見天日的我們，對於這些東西，都發生了非常的興趣。等我們的腦筋清醒一下的時候，巡警車快已經把車開着接連地轉彎，初初我們還能辨別，他是從北轉彎經小佛郎府街出去，在他玩了幾個花頭之後，我就辨不出方向了。街頭越來越小，他的彎子也越是轉得出奇。那些輝煌的店舖也沒有了，行人漸漸地稀少起來，在街上所能看見的，除了小雜貨以及木器店之外，在街上行走的就只有幾個散步的老太婆。她們都沒有說話，靜靜地走着。陽光晒在灰暗陳舊的屋宇上，更是顯得沉寂。

安嘉她們已經開始說話了，她們說什麼呢？我沒有聽見。因為她們大家都在

說，聲音非常嘈雜，但是巡警沒有干涉，較之在牢獄裏自由一些，我希望這個自由能夠延長很久，縱然是沉寂的街上，也沒有什麼要緊。我已經很留意這一輛囚車，雖然是站在這籠子似的格子內，究竟還能看見些活動的人，只要是改變一下那死板的生活，我總是歡迎的。

然而事情總不如人們的希望，剛剛轉了兩個彎，就駛進了一所高大的房子內，多謝巡警老爺的費神，打開籠子的鎖，把我們一個一個地送下車來。

一所高大雄偉的洋房，聳立在我們的眼前，莊嚴而靜寂地，一點兒也不像巡警總監那兒的嘈雜，很像一所尼姑庵；不，在外國要說是修道院。『這才蹊蹺啊！』我心裏想，『難道也像中國的感化院樣，拿我們來感化一下嗎？法西斯政府的苦心孤詣，拿德國的革命女人來感化一下，或者情有可原！拿我來感化什麼呢？感化我安心當亡國奴，不要反抗嗎？媽的，中國人愛中國，就是犯罪！中國人反抗日本的侵略，會要在德國來受感化！哼！』

當我們這輛寶貴的大車一走進來，大洋房耳門的鎖開了，從裏面走出兩個修道樣的女人來，本來她們的頭上並沒有披戴那些複雜的白的或黑的東西，不過她們手上那一大把鐵鑰匙，和身上穿的那一套藍羽紗做的工作衣一配合起來，就很像女修道，但是，她們並不是女修道。與其說她們是來迎接我們的，還不如說她們是來歡迎胖巡警，他們都不熟練地行了舉手禮，這是最新式的希特拉禮，把手勝抬到頭上去。行這種禮之後，他們的臉似乎有點發紅。不過胖巡警立刻就集中了他的注意力，挾起卷宗和公文把我們趕進那道小門去。

兩個穿藍色工作衣的女人，真是很客氣，像廟宇裏的支客師樣把我們讓進了客室，很抱歉；我們一個也沒有和她講禮，昂然地就踏進去了，這是什麼地方呢？真是一個謎！

一八 我們的團聚

客廳真是幽雅，不但器具鮮明，真是一塵不染，地板通是用蜂蠟打過，而且放出光來。屋正中圓桌上的玻璃缸內，注滿了一大缸清水，一羣金魚貼着眼睛，挾着尾巴在裏面亂穿，走頭無路，看去好像很快活，其實正和那些巡警，女禁子，衝鋒隊一樣地愚蠢！

窗格子上框着幾尺高的大玻璃，從玻璃上望出去，就是幽雅的庭院，綠油油的樹子，配着血一般的紅花，亭亭地站在庭院裏讓我們賞玩，在地獄似的巡警總監關久了的我們，對着這樣的景色，大家都叫好起來！

這究竟是什麼地方？我總以為是修道院，或者是新開的感化院，或者是修道院中開闢的一部份感化院，大家都讚嘆這地方的美麗，但是，總沒有人講這是什

麼地方。

安嘉、黑利、瑪利亞都給我擁抱，接吻，那兩個社會黨的女人圍在我的旁邊，黑利告訴我她們都是簽名打電報吊唁蔡特金的。她們緊緊握着我的手不放，兩張微笑的臉孔望着我，好像在中學讀書時一班女孩子會在一塊的情形——親熱而又說不出話來。

十六個人把這間屋子佔據了，有的坐在椅子上，有的站在桌子邊，有的站在窗子旁，十六張開了封皮的嘴巴，所談的都是各人被捕的事情。

瑪利亞最有本領，她已經在法院起了訴，她說是能夠把案子駁回去，她很自信地這樣做。安嘉的事最倒霉，她在希特勒掌權之後，還是努力工作，那天剛剛把印好的很多反法西的刊物拿回家中，不到五分鐘，巡警就來搜查，於是就把她捉來了。我的運氣還算好，當那天巡警和衝鋒隊員來捕我的時候，他們曾經大大地檢查，在廚房碗櫃的舊報堆中，也許不免有些反對中國的「友邦」的東西，

我看見一個巡警還在那報堆裏翻，一下裏我就想出一個解救的方法；我利用他們對於中國飲食的好奇心理，把頭天做好，還沒吃過的一碗糖醋白菜端出來，故意在他們面前眩耀，裝做嘆息的樣子，請他看我的菜還未吃，而且請他嘗嘗中國菜。中國調和的香味，刺激到巡警先生的鼻子裏的時候，就牽引了他的注意力。我還記得那個巡警傻頭傻腦地看了一會，他對我說：『你可以吃了再走，不要緊的！』

在談話之間，大家一致地有一個發現，就是凡事都不要着忙，特別是遇着巡警，你千萬不要心慌，因為巡警總是很鬼祟的，你一慌就着他的魔，只要你鎮靜，就會像睜開眼睛在黑暗裏也能看一點東西一樣。還有；對於巡警，無論如何你都要理直氣壯的，他把你沒有辦法，如果你自己覺得心虛，那麼就要上他們的當。巡警的成功，並不是他們有什麼本事，就是你自己不冷靜弄出來的。只要自己鎮靜，自己堅強，自己穩固，可以看到巡警們簡直蠢得和兔子一

樣。

我們在會客廳內談話的時候，胖巡警就在辦公室內辦手續，大概他們的鬼弄好了，穿藍羽紗工作衣的女人就把我們分別地帶到辦公室去。髻髻是很有差別的，每人得了一張綠色卡片，上面寫明了房間號數，寫A字的，就是幾人同房，寫B字的，就是獨居室，得到綠卡片以後，就被穿藍衣的女人帶着夾起包袱，離開這間幽美的會客室，我是得的A字片。

我隨着穿藍色工作衣的女人走出客廳，轉了一個彎子，地下就不是蜂蠟打的地板；乃是水門汀的泥地了。房屋建築的形式，似旅館一樣，不過牠特別堅固，四圍很像鐵桶，忽然我看見厚重的門扇旁邊有鐵槓子的時候，猛然地我才明白了，這是什麼地方！

她把我一直帶着走，轉了幾個彎，終於把我送進一間陰暗的小屋子內，回頭又托門鎖了。

我進來就看見安嘉和那個社會黨的女人早坐在那張木凳上，我走到她們面前去時，她們齊聲告訴我，說這是從前盧森堡坐過的——柏林最大的婦女監獄。自然，這監獄是專門爲了關婦女的，除了總監和門房是男人以外，所有辦事的通通是女人，房間打掃得和修道院一樣地整潔，窗虛設而不開。我想他們不是怕女囚們越窗而跳出來，乃是怕蒼蠅子飛進來沾污了她們。

十六個人通通都來齊了，各人都無所憂慮地找着合心的事情消遣。愛說的就高談闊論，愛看的就爬上窗檯伸長頸子張望，愛找的就往牆壁上去尋找伙伴——各種革命的口號，各樣反法西的圖畫。不消說，這兒的牆壁和巡警總監那兒的一樣，寫滿了和畫滿了，有反法西的，有要求社會主義的將來的。

過了很久，又把我們送到一間辦事處，這間辦事處可不像剛才那間漂亮了，七零八落地擺了一些東西，又好像小當舖內面安着高架的木櫃，一格格都分着號碼，每號上都裝着掛了號碼的衣服，手巾等等寶貝。

管理員把我們一個個地叫進去，眼睛上還架着眼鏡，似乎是不十分熟練，慢慢把片上的字認了之後，又開始考問，檢查一番，而担任檢查我們的，又似乎是做粗工的女人，她們穿的藍斜紋布衣衫，上面套着圍腰布。但是，她們比管理員還厲害，不但是把我們帶來的衣服包打開檢查，而且還一件件地抖了又抖，然後，她把下巴一伸，說了一聲：走！

於是把我們帶到另一間房子，像變戲法一樣，轉眼就是一間頂大的浴室。那兒，有很多蓮蓬式的噴水間，還有白布隔着的盆塘間，初來的都給洗一次盆塘，不過在脫衣服的時候打粗工的女人還跑來一個個監視一遍，我想大概又像上次在巡警總監裏的故事，然而黑利向我說，這完全跟那裏的內容不同，那裏是要看你有刀子或者帶危險性的東西，這裏是看你偷得有香烟沒有。

打粗工的女人在得了我們的同意之後，分給我們每人一套監牢女囚的衣衫，本來我們不是罪犯，不過爲了政治活動的嫌疑而被捕的，我們並不要穿這種藍斜

紋的衣服。不過，我們不願拿我們值錢的衣服，在這牢獄內拖磨，我們一致都要穿她們牢獄的衣服；從內衣，褲子，以至於外衣。

洗完澡，穿好衣服，女蔡子就把我們送上樓去，一直到頂高的第六層樓上，一點也沒有什麼不同，還是和在巡警總監樣，鎖在獨居室裏！

一九 偉大的女牢

在偉大的女牢裏，擺進幾百人，只不過像大獅子吞了幾個饅頭，在他的肚皮上顯不出什麼痕跡。晚餐的茶，是裝在巨大的鉛桶內用車子推到每間號子門前來分。比起巡警總監的咖啡桶，不免有大巫小巫之感，雖然從前也會大吃一驚。

每一層樓上安置一二百人，如果把被捕在這裏的女人們，拿來訓練一下，豈不可成一支娘子軍，不過，造起反來，却也麻煩，所以聰明的統治階級，絕不願教給她們鬥爭的本領，恰恰相反，拿鐵鎖鐵槓把她們嚴加禁閉，好像籠內的飛鳥一樣，把四肢和神經都鎮麻木了，縱然你的眼睛能夠看見廣闊的天空，你也不願奮飛的時候，他們才放心地把牢籠打開。

現在再回到我的新牢籠來，這兒的號子是四方形勢，比巡警總監內我住的那

一間小一些，除了一般地馬桶在枕頭角上以外，牆頭上掛了一個洗臉盆，靠洗臉盆旁釘了一個兩格的小木架，架上擺着一個土鉢樣的碗，一個土茶缸，一個外國人用來截香腸的木板，一把調羹，一把叉；還有一把刀，這件物事，在巡警總監是沒有權利擺在房子內的，就是用水這一項，也比那面豐裕一些，那邊只有一罐水，這兒除去一大瓦罐洗臉嗽口，洗碗的清水以外，還有一大桶清水，供給洗桌凳木架和地面。至於床上的鋪具，也比較漂亮，那兒的藍格子花布的東西，這兒已是不用了，床上鋪設的是一律白色，而且床，是鐵架鋼絲的。在巡警總監那道可怕的鐵窗，完全不通天。這兒因為屋頂低的原故，窗口開得特別寬，而且還透得進月光來，自然，空氣是比那兒多一點。這裏的電燈也不是虛設的，晚上總還開一開燈光，在那邊時，六點鐘就要命令上床，雖然柏林的夏天，到九點鐘還不會黑，而女禁子是不管的。總之一切的一切，這兒都比那兒盡美盡善，並且壁頭上還掛着木板製的格言，如像耶穌說：人家打你右頰，你就把左頰伸過去……之

類。

坐牢自然不是舒服的事情，但是，從壞牢換到較好的牢裏來時，也會感到一種新鮮的趣味，發生許多的思想，因此不但是頭天夜裏着實睡不着，第二天醒得還是太早，心情很緊張，像是新生活的開始一樣。

天剛微明，我就起身了，在地板上做了體操，一直做到出一身大汗，就利用桶內的水，站在地面上洗一個澡，然後才拿這水來洗地板，這樣的做法，使我回憶着童年時所聽着的——在甘肅的人，因為缺乏水的原故，是拿一小盆水先洗臉之後又用來洗腳，之後，這水還有用處的故事來。於是我又覺得所謂物質文明的歐洲，竟會和沙漠的情形發生出一樣的事故。

把屋子整理清潔，天色已經大亮了。忽然我聽着有人說話，說的什麼，可沒有聽出來。而這聲音的由來，却很奇怪，本來在昨天就聽着很多人說話的聲音，也總不會辨別出來，是什麼人，在什麼地方有時我覺得這聲音是從天而下的，有

時又覺得是從地而上來，有時又覺得在旁邊。而且我聽着她們高聲說：

『十六個，還有個東方人，不知是中國人或是日本人，』這聲音沒有昨天嘈雜，鬚鬚是兩三個人的對話，一個是從我的號子左邊，一個是像在對面，還有一個像是在下面。『究竟這是一回什麼事呀？』這個使我疑惑起來，最後，我就非探視一下不可。自然，這就非利用這張白木凳子不可了。先把桌子端到窗子下面，再從凳子上爬上去，扳着反掛在屋頂鐵鈎上的窗子角，從開着的窗口上望出去。

『噫！這不是夢吧，那裏有這樣的事情呢？』我心裏想，可以從這討厭的鐵窗口上望見青天，呵！蔚藍而又洒着一朵朵白雲的青天！早晨清涼的氣息，微微地從我的面孔上撲來，我真不相信這是件真的事情。然而一排排的鐵窗，雙層的鐵窗——外面是鐵槓，裏面是木架鑲玻璃的東西。一樣地有人從那兒露出半邊臉來。這聲音就是從這些鐵窗口上人們的口中發露出來。如果我不是看得如此清

楚，聽得這樣明白，以及我的手實實在在扳在我的窗角上，我真是會懷疑這是一個夢！

這件事使我太快樂了，快樂得忘了自己是受着管束的人，我站在窗口上和她們互相招呼，點頭，說話，……其餘的，一概不注意。根本我就沒有聽見女禁子開門來分早餐，她猛然而來的很粗暴的呵叱聲，才把我像從夢中驚醒過來。她那種粗暴的情形，我很慚愧沒有字來形容；如果我們還記得巡警總監內的老女禁子頭和大塊頭女禁子的兇橫，我們拿今天的呵叱來比較，那麼今天這一個女禁子比她們還厲害得多！

這位女禁子的形狀，既沒有那邊女禁子頭老，又不及那邊大塊頭大，她却有着相當的肥，身材不高，圓桶似地有一個挺肚皮，她是一個圓形，不但肚皮和臉是圓的，手和脚都是圓的，圓得像一隻熊，罵人的時候，她的聲音是猩猩嗥嗥地響。

雖然是她罵了我一通，她可沒有權利罰去我的早餐，不過，女工分咖啡和麵包給我時，她順便瞪了我兩眼，然後，熊把門碰地一聲鎖了。這時我想起高個兒女禁子和我的伙伴安娜來，我很思念她們！

喝了咖啡不久，便聽到院子內的足音，很多人的足音，自然我還是利用老法子，把桌子端在窗子旁邊，於是又站在窗子上去看，無數的女人都穿着一色的藍斜紋布的衣衫，在院子內散步，因為我在最高的一層樓上，而且窗口很小，所以看不見她們的面孔，費了很大的氣力，墊着足尖從窗口角鑽上去，在一根斜線點上，可以看見每個經過那邊的人頭，在很多人當中，我發現了早晨分咖啡的女工，這時我才明白，她也是被禁在這兒，我看她不是政治犯，一定是和安娜一樣的。

147

有了早晨的教訓，雖然是站在桌上看外面，但也隨時留心着聽女禁子的足音，她們的鬼祟行爲，我已領教得很多，她們隨時都在探視我們，她們的任務就

是這件事。

女號子來開號子，叫我們去散步的時候，我已經輕輕地跳到地上，而且把桌子都安還了原位。我心想，『看你還有什麼話說？』但是，她真真有本領，她從另一方面又找出我的過錯來，把我責備一番，她問我不是沒有腦筋，爲什麼當分早餐的時候，我不曉得把水罐和洋鐵桶送出去取水，直到此刻我的水罐和洋鐵桶內還是乾的，她的話也很有理，不過她那一臉死板的肥肉，我很討厭！特別是從那張肥嘴裏吐出這些粗鄙的呵叱，真是很難受的侮辱。而且素來自由慣了的我，對於她這樣，實在憤憤不平。然而在這樣高壓之下，又有什麼辦法呢，只好裝癡當作沒有聽見，才是最妙的方法。

一出號子來，我看見大學裏的一個同學，名叫掃爾的，這女孩子有一對褐色的大眼睛，頭髮是黑的，口唇很薄，舉動也很文雅，在學校裏我已經認識她，和我在同一條街住，有人告訴我，她是從美國來德國的那位魏君的朋友，我倆看見

的時候，行了一個注目禮，一到散步院子內，她走來和我並在一排。

散步的院子，就在我鐵窗下的那個地方，因為四圍的房子太高，把這院子顯得很窄。抬頭仰望上天，自己就像在一個方井內一樣，這兒也比巡警總監好些，地面上沒有馬糞，而且在正中是一塊綠油油的草地。

雖然掃爾和我一排走着，我的眼睛又在複雜的行列中找人，我看見安嘉，瑪利亞，社會黨的豈滯，沒有看見黑利。掃爾很自由地和我講話，很多人也自由地講話，我很驚異地問掃爾：「這兒可以自由說話嗎？」掃爾好像說故事一樣地答復我：『可以的。』她接着又說：『我們在這兒，不算是坐牢，我們是在看守所，因為我們都不是民事和刑事的罪犯，也沒有偷人家的東西，所以我們可以得到比這兒罪犯較好的待遇，比如她們散步只有半點鐘，我們是一點鐘。她們散步時不能說話，我們有說話的自由，而且中意和誰人並排走，就可以自由掉換行列……』說着她用手指着那所偉大的高房：『從第一層到第四層都不是政治犯，

這些人很墮落，其實很可憐，她們中一部份人對着我們很仇視……」

「爲什麼她們會仇視我們？」我不能夠明白，我驚異地望着掃爾。

「看守所的人加多了，對於她們的伙食就剝削得更厲害，這個牢獄本來沒有這許多人的伙食的預算，現在成了僧多粥少，這也不能不說是法西斯的巧妙方法，一方面把我們關禁起來，另一方面還使這些無知的女人仇恨我們……」

掃爾的話，雖然是很有道理，不過我覺得這些總不外是法西斯蒂的愚蠢運用而已，它固然可以僥倖地發生暫時的效力，同時也可以欺騙那班被舊世界黑暗的遺傳所蒙蔽着的大衆，但是新世界的創造，已經閃出光輝來，這種黑暗的烟霧就不能持久了。

瑪利亞和我一排走的時候，她告訴我的話就不同，因爲她的經驗不同的原故。她要我注意這裏一同坐牢的人，她說這些不見得盡是革命的，很可能，會夾得有偵探在內。她說在那邊如果沒有釋放，掉在這邊來，恐怕就會有個長時期的

禁閉，她教我寫信給看守所的總監，要求他釋放，否則就請他執行驅逐，一個革命者，是應該在外面做工作，不應該他老把我關在牢裏。她對於自己的事情，也似乎很有把握，以為她的案子一定可以駁回。

不知什麼地方的鐘，鏗地響了一下，瑪利亞告訴我散步的時間去了一半，在這時大家可以公開地與人掉換行列，安嘉早給我有了表示，要和我一排走，因此，我和瑪利亞分了手。

安嘉和我一排走，她的手搭在我的肩上，我的手抱着她的腰際，我們一直不停口地講話，我問她黑利到什麼地方去了，爲什麼不會看見？她說黑利已經和我們分開了，她是第七區在下一層樓，我們是第九區，是第六層樓上，說着，她忽然問我：

『這裏你覺得好嗎？』

『好點，比巡警總監好點。』我答復她。

「不，不！這個地方，表面上像是文明，內容實在黑暗，從昨天下午起，到今天早晨，我已經被女禁子大罵了四次。」

「是不是那個矮胖婦人？」我問她。

「是呀！」

「噫，我也被她罵了兩次。」我說，「她那個樣子，活像一隻熊。」

「哈哈！對得很。」安嘉失聲笑了，而且完全同意這個譬喻，她說，「以後就叫她狗熊！」

「以後就叫她做狗熊！」我們兩人決定了，大家都笑起來，好像是一件很好玩的事一樣。

我倆的話，像開通了的河流一樣，滔滔不絕地說，最要緊我們交換了地址，她指給我她住的號子，我也告訴了她，我的地位。她的窗口是坐北面南靠東邊的角上，我的窗口是坐西向東靠南的角上。如果我們大家都站在窗口上，可以從一

根斜線上看得見半邊面孔，可恨我們離得太遠，不然站在窗口上說話，乃是公開的祕密。

我們談得很高興，我告訴她掃爾告訴我這裏女罪犯們有些仇視我們的話，以及我的見解，她好像受了很大的感觸地說：

『舊世界的魔力還大着呢，不過新世界的創造，就是初出海的太陽，像跳珠一樣，就要升到天空了！』她那種堅忍卓絕的情緒，都從她的眼光裏閃出來。

二〇 掃爾、綠蒂與理論家太太

本來我的綠卡片上所寫的是A字，就是說可以和衆人一處的意思。進來那天，因為是太晚了，被女禁子手忙足亂地關在獨居室裏，倒還情有可原。第二天又被狗熊耍了把戲，硬把我單獨地鎖個整天。直到第二天分過早餐之後，掃爾和其餘的兩位——一個理論家太太，一個叫綠蒂的——都得到了許可，在白天統到我的號子內來。她們每人都帶來一張木凳，上面擺着她們自己用的刀、叉、碗蓋，還有一些小食品，都是由她們家中或者朋友們送來的香腸、牛油、糖菓之類，還帶得有玩具——紙牌和棋子。

就表面上說，這裏的飲食，實在比巡警總監好得多，雖然是早餐和巡警總監處差不多，同是臭的假咖啡，而中午這一頓，總有一湯一菜。總之在這裏是可以

吃飽加了油鹽的洋山芋，而且有時還有煮水菓，晚餐的麵包上總加上牛乳餅或者鹹魚，有時還有煮雞蛋，至於晚餐的飲料，如果不是牛奶可可，就是糖茶。我吃牛乳餅和鹹魚的本領，就是在德國牢裏學會的。因為這裏的飲食還很過得去，所以母親賀烈在散步時曾經對我說：

『我的小孩，這裏的飲食很過得去，我是有分寸的，我當了幾十年的管家女人，我很曉得，像這裏的飲食，在貧苦的家庭中，沒有這樣的東西吃的！』

不過，掃爾今天告訴我，這裏吃的東西，很不合衛生，因為飲食內都加得有化學藥品。我聽了這話，大吃一驚，我想法西斯是要毒殺我們呢，還是什麼？我急忙地問她：

『你曉得什麼藥呢？』

『蘇打和什麼，我不能完全曉得！』

『呵！蘇打不要緊的，人多了，東西多，煮來不易爛，加蘇打容易煮些，這

不算什麼。」

『不是，不是！』

『你不覺得羹匙一放下去，馬上就起一層黃鏽麼？』說到這裏，她臉上顯出一種奇特的笑容，我覺得有些滑稽，但是我却回想起巡警總監處羹匙上的黃鏽，每天和安娜擦洗的困難，我心裏又咒念着那一個不幸的土娼——安娜！然而我的口裏却含糊地在答復掃爾：

『是的，我覺得巡警總監比這裏還壞，我想她們是要省錢，少燒一些煤氣。』

掃爾和理論家太太都笑起來，而理論家太太却把肩頭聳了一下，好像我的話不合口味的樣子。這一副表情，却惹起了我的好奇心，我就追着掃爾要問，掃爾被我逼着，把眉毛往上一聳，低聲地說了一句“Gegen Lieder”（反愛的），理論家太太却用手肘撞了她一下，她們都笑得肩頭直抖，綠蒂也在笑，不過她始終

沒說一句話，她們三個人的眼睛都互相在看望，我現在似乎是懂得一點，我也在看望她們，理論家太太，抽了一口氣，終於告訴我說：

「當局很關心這班婦女沒有男人，所以用藥品來消滅「性」的要求。」她把性字特別說得着重，末了，她還問一句說：「懂了嗎？」

「這對於健康上，不是很壞麼？這種反自然的毒藥？」

「當然很壞，我們曾經有過一次很大的反抗，起初，看守所 (Schutzhaft) 的總監很厲害地對付我們，一切都是高壓手段，但是，我們大家都很强硬，沒有一個人對他示弱。」掃爾說到這裏的時候，理論家太太忽然又插上一句話：

「雖然我們常常也流淚，但是那天當着那位總監，我們一點也沒有退讓。」

掃爾臉上現出非常高興的樣子，又把她的話繼續下去：「這件事就是使他認識我們並非容易壓迫的。現在雖然還有些那個，但是自從那次以後，已經好了不少了。」

她說：

理論家太太一面聽掃爾說話，臉上更顯出得意的神情，她把我的肩頭一拍，

『喂，新來的！你應該謝謝我們。從前只有半個鐘頭的散步呢。一個鐘頭散步的權利，還是那次我們爭來的呵！』

理論家太太的話，使我覺得人就是在鬥爭中生活着，如果不抵抗，就得永遠

一 負擔壓迫，就是受着壓迫的時候，你也要抵抗，只有抵抗才可以脫離壓迫，……

我這樣的思想是和牆壁上掛的耶穌聖旨大相違背的。他說：『人家打你右頰，你就連左頰也送過去。』如果拿他這樣的意旨，來解決現在中國的問題，那真是要害得四萬萬同胞都去當奴隸了！

沉默的綠蒂懶洋洋地忽然對我來了一句問話：

『你覺得怎樣？這樣橫蠻地把這些人逮捕起來關着，又用這奇怪的方法來對付。』

「就是這樣呀！」

「這是野蠻，這是恢復中世紀的野蠻！」她說了之後，掃爾接着說：

「野蠻的事情，何只是中世紀呢，現世紀難道還不野蠻嗎？我們不要只看見表面上的物質文明。誰知表面越文明，骨子裏越野蠻，一部份的人擁有資本，機器，工廠和工人，不管工人如何地替他們做工作，也不管工人是如何地過日子。在他們的眼中，工人就和機器一樣。在他們的心中，要不是怕工人沒有氣力工作，就不願給工人們飯吃，正和他們不是怕機器生鏽，就不願上油一樣。」

「誰在說資本主義社會是真文明？我的意思是說法西斯的手段是恢復到中世紀的野蠻……」綠蒂似乎有些生氣的樣子。但是，掃爾一句也不肯相讓，她說：

「難道第一次世界大戰，不比歷史上任何一個時代都殘酷嗎？還不比中世紀野蠻嗎？」

兩個人都是其勢洶洶，我簡直不能揣測她們要演一幕什麼戲出來，但在掃爾

這樣反問之後，大家都不出聲了，號子內顯得很靜寂，只聽得見幾個人的呼吸，理論家太太從木凳上站起身來，背捲着兩手，排着八字脚一步步地在這狹窄的號子內徘徊，腰背彎着把腦袋伸在前頭，好像吃過橄欖的回味似的，她忽然說了一句：

「這都是階級鬥爭！」

我以爲她還有下文，好像聽講演的羣衆一樣很專心地望着她。但是，掃爾和綠蒂都大笑起來，這有什麼可笑呢？我倒奇怪了，我的眼光不自然地又轉到她們的臉上。掃爾看見我這樣傻頭傻腦地望着她們，她更笑得起勁，綠蒂連眼淚都笑出來了，但是理論家太太，她不笑。掃爾彎着腰對我說，我給你再介紹一下。

「這是我們的理論家太太，她腦筋內所印下的話，都是定義一樣的單句子。比如說，「這就是階級鬥爭」，「那就是資本主義的罪惡」，有時她爭論不贏的時候，她就說，「你的話不具體」諸如此類……」

這一場舌戰，好容易才作了結束，末了掃爾把海兒馬（是一種德國的跳步棋）以先佔領對方的老營爲勝。棋子擺出來，這個棋子可以兩人下，可以三人下，也可以四人下，我是會下，綠蒂會下，但是她不和理論家太太下。

在下棋的時候，理論家太太確實顯得非常潑皮，她一定要贏人才舒服，來不及了，她就偷跳一步，不然她就不承認對方的棋子走得合法，爭得臉紅筋漲的時候，掃爾就讓她一步，末了，理論家太太贏了，她臉上很得意。但是，爲了良心的譴責，她還聲明一句話，說是棋子確是如此，並沒有錯。

二一 來書

因為掃爾她們到我號子內，大家都隨便談話的緣故，所以昨天的時間過得很快。今天散步的時候，我把這件事情告訴了安嘉。而且還告訴她昨天掃爾她們的爭論。安嘉顯出那種悠然神往的樣子，兩隻眼睛亮晶晶地望着我。她說她已經寫了信給監獄總監，要求他把她調到公共號子去，如果得到許可的話，她一定要到我的號子來，或者我到她的號子內也可以。只要得到住公共號子的許可，願和什麼人一道，是有權利叫女禁子照辦的。她又告訴我，這個監獄的總監很客氣，因為他以為我們不是罪犯，不過因為巡警總監裏沒地方給我們住，在這兒不過是客一樣的。聽了她的話以後，我想安嘉過兩三天定會和我在一處，心中非常快樂。

散步完了，有幾個女人——她們都是在這裏關了很久的——送給我許多吃的東西，她們那種誠懇的意思，使我不敢推却她們，把一個個的東西都接收下來。有的送給我幾片香腸，有的送給我一個蘋果，有的送兩個蕃茄，有的送一塊家裏自己做的烤蛋糕，好像拜了年回家的小孩一樣，抱了滿懷的吃食。許多人的眼光都和藹地釘到我的臉上，我是太受優待了！

吃了午飯過後，又收了兩個食盒子，大盒子是我的德國朋友——媽媽寄給我的。除了各種食品，如胡桃仁、葡萄乾、蘋果、橙子、紅蕃茄、牛油、香腸之外，還有一整隻的烤雞。

小盒子，是登科兄由郵局寄的。乾燒牛肉，這是登科兄自己照中國法子做的，可惜得很，因為是由郵局寄在巡警總監，又轉到這裏，隔了很多天，牛肉已經腐臭了。總之，朋友們的好意，我是十二萬分感謝的！

食物一樣樣地拿出來，陳列在小桌子上和床舖上，她們三個人都有點羨慕的

樣子，特別是理論家太太，她把眉毛擰得很高，張大了眼睛，把肩頭一左一右地擺動着。她說：

「你真是好運道呵，有這許多人送你的東西！」

我把蘋果、葡萄乾、胡桃仁分成了若干份，烤雞呢，我把它分成三份，一份是給安嘉，一份給瑪利亞，一份是留給掃爾、綠蒂、理論家太太和我自己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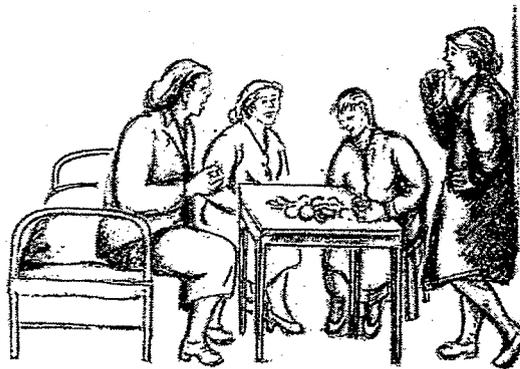
「你把這些東西分開幹嗎呢？」理論家太太突然地質問我。她帶着非常懷疑的樣子。

「預備明天送給那些沒有人送東西吃的人。」

「你自己吃什麼呢？」她髮髻帶有干涉我的態度。

「很多呀，怎麼不分呢？」

「傻子，這裏面不完全是好人呵！」她的表情做得比先更和平，一點也不帶爭吵的樣子，我看出來，她在壓住她的感情。我的心裏想：



(橋煙陳)

！吃家大來品食送人有

「你才不是一個好人呵！」但是，我沒有說出來。

下午，我一齊收了兩封信，一封是藍大姐從奧國寄來的，一封是媽媽的，還有一張是鐵生寫的條子，他只是通知我，他已到過這兒，不能見到我，不過很幸運，得到許可下禮拜三來看我。

她們三人看見我今天又收食物，又收信，都表示出開心的樣子。我自己也覺得很愜意。特別是藍大姐和媽媽的信，一定會使我很快樂。我先把藍大姐的信拆開一看，字跡糊得花花綠綠地，我知道這是她的淚痕，不由得我的鼻子酸了，眼睛內也像着了葱韭芥蒜一樣，馬上要迸出眼淚來，但是，我不願流眼淚，我使勁地把眼睛閉起。

經過一個短時間的沉寂，她們三人都沒有說話，終於是我振起精神來讀藍大姐用德文寫的書信。

我親愛的蘭娃：

很久以來，我不會這樣戰慄，如像我接到登科的信，說你被捕的消息這樣。對於這事，我真是苦極了！在這樣的環境，我們還要擔負些什麼呢？這時，我只想怎樣能飛到你的面前來，給你一點安慰，使你得點快樂，或者分你一點憂愁……

現在你的身體怎麼樣？告訴我一點吧，假如你可能的話！

你知道嗎？後天是你的生日，在這樣的情況中，我能給你一點什麼做生日的禮物？除了內心的熱忱，呵！僅僅只有內心的熱忱……

這兒，我只有要求你，要求你看寬遠些，無論如何，都要放平靜些，我要求你放快樂點！

這就是生活，人就要這樣生活，忍耐吧！放理智些！事情是會變好的。

你的素琴

這封信讀完了，我曉得藍大姐比我還痛苦得多，在她的想像中，一定以為我像中國牢內的囚犯一樣，悲慘淒涼！其實，讀者們是知道的，我並不十分悲慘淒涼，恰恰相反，我生活在這許多窮困朋友熱愛的溫暖中。而她反在那兒為我淒

涼，正如一個看守病人的人，比病人還痛苦一般，我心裏很耽心藍大姐。

我讀媽媽的信的時候，我的眼睛是被淚珠蒙蔽着，而且不能專心，淚一顆顆地滴在她的信上，把她的字跡浸潤濕了。理論家太太不客氣地就把我的信奪在她的手中，而且高聲地唸出來：

我親愛的小孩：我已飽嘗這個滋味了，這是一個什麼情況，當我走進你的這一間空洞洞的睡房，我只覺得愁慘與空虛！我寧願讓灰塵把你的屋子堆砌起來，我不能常常進去！

你的兩封信，我都收到了。直到今天我都不會寫回信，因為我完全很有把握地計算着，我根據警察局的條例計算着，到六個禮拜之後，他們應該釋放你回來。爲什麼他們老把你關着不放呢？我實在想不出這個理由來！

昨天我開了你的屋子，把屋內的蛛網與塵埃洗掃乾淨，把你的床鋪換上了漂白的被單，桌上給你放了一大瓶紅玫瑰，從清早我就等起，無爲地爲人家開了無數次的大門，

希望地，快樂地，不安地，煩躁地我直等到深夜。然而我的小孩，你是終於沒有回來。我所得到的，就是這樣一個教訓！

你須把你的髒衣服交出來，我給你洗。你要什麼，寫信出來！

你來信說你很平靜和健康，我不能相信，因為鐵生說你減輕了廿磅，這件事是證明你並不平靜與健康的。我親愛的孩子！假如你這樣不能明瞭，愚笨地過生活……『聽我的話吧！』我的媽媽常是這樣告訴我。

對於我，你不要記罪吧！我很好，我是等待着，等待你回來！

祝福你！

你的媽媽

媽媽那種失望的情形，好像圖畫一樣，映到我的腦子裏來，這一封信，沉重地刺傷着我的心靈，我喪失了平素的安甯，我失聲哭了。我的靈魂已飛到媽媽的懷抱裏，留在監牢裏的，只是我的軀壳！我的耳朵，已經轟轟地聽不清，我不知

掃爾她們在說什麼！

二二 下午還要重問

因為這兒餽贈是公開的，在散步以前，我就把昨天分來送安嘉和瑪利亞的烤雞預備好，除了烤雞以外，還送她們蘋果和葡萄乾。

在散步的庭院中，我找不到瑪利亞。還是送食品給安嘉時她告訴我：「她已到莫阿比（Moadit）是另一個監獄）去了。她會在那兒受審，似乎她已被起訴了。」安嘉忽然停着不說。我們沉默地走了幾步，我覺得她在想什麼。

「你想什麼？」

「你已是兩個多月了，我呢，四個多月了，從沒有過一次審訊。」她說：「唉，難道還是起訴好些嗎？」她很懷疑的樣子。

「誰知道？」我說：「你的請求怎樣，有回信麼？」

「還沒有回信，我叫你寫給巴黑博士——看守所的總監——的信呢，怎麼樣

了？」

「哎呀，我簡直忘了！」

安嘉聽了我的話，很生氣。她說：「無論如何你都該寫一封信去，不會有害處的！」她的脚步踏得很重，她真是發脾氣了，她說：「非寫不可，你非寫不可，蘭畦！」

昨天分食盒給我的那個女禁子，忽然從屋傍邊閃出來，腋下夾了一疊卷宗，昂頭闊步地朝着我們走來。狗熊必恭必敬地說了一聲「日安！」她也滿不在意地答了一聲「日安！」而她的眼睛瞟着瞰看散步隊伍的行列，注視了幾秒鐘之後，她把食指伸到下嘴唇上一抹，擦擦地翻開卷宗，照着上面的名字一喊：

「安嘉、豈蒂！……」六七個統統都是我們一齊來的，但是沒有叫我。她們站出行列，離開隊伍走到她面前。不知說了幾句什麼，她就將她們帶走了。

她們走了之後，隊伍頓時沉寂了一下。然而，一瞬之間，聲音又很嘈雜。議

論紛紛，大家都在談論新發生的事情了。

一個我不認識的黑髮女人，趁着安嘉一走，她就追上前來，與我站在一排。第一句她就給我說：『這個女禁子，是女禁子頭。最惡辣，她的綽號叫洋胡椒，又辣又硬的意思。』

平常時我是很有興趣聽這些話，但在今天爲了安嘉她們無故被女禁子帶走，心中好像失了一件東西一樣，恍惚不定。對於黑髮女人，我找不出話來和她說。沉默地向前繞着圈，她緊緊地摻着我的手膀，我們的步伐踏得很整齊，終於還是我問她：

『女禁子頭帶她們去做什麼？你曉得嗎？』

『呵！這還有什麼？總是問話。』這一下把她的話頭提起來了，她說：『你是從中國來的，你可以告訴我一些中國的事麼？我們德國的工人，對於中國的事，還是太隔膜，總之，中國是太遠了！』她那種殷切的樣子，兩隻眼睛直望在

我的臉上，使我受了很大的感動。一種新的情緒，把剛才的不安驅遣開了。我對她說，我願意將我所知道的中國情形告訴給她，但希望她告訴我更多的德國情形，特別是她在牢中的感想。

「呵！現在這兒的情形，用不着再講。法西既拿我們關起來，自然不會給我們好日子過。同樣的，如果我們提到他們，也不會客氣，或者還要更兇些！不過，我們都是簡單的工人，關着也沒有什麼要緊；像你這樣，費了很多金錢培養出來的學生，是不能受着這樣摧殘的，把你關在這兒，對於革命上是很大的損失！」她的話說得很簡單，她的態度非常誠懇，她把她的理智和感情，就在幾句話中表現得很明白，使我感到她的頭腦是用了思想武裝起來。她能夠冷靜地忍受反動的壓迫，這種精神，正是我們所需要的。我說：

「你的話很對，不過我以為一個沒有覺悟的學生的頭腦，不見得會比一個有覺悟工人的生活經驗豐富。像我這樣的學生，是不能拿來比你們，我在中國，也

不會有什麼大的作用；有力量的，還是中國的民衆，中國民衆富有鬥爭和犧牲的精神，正和德國的你們一樣。而中國人那種爲真理，愛和平的個性，在世界上要算第一。弄到今天這樣情況的原因，那就複雜得很！……」

我們一面走，一面談，她說：

『中國的解放和西歐的社會革命是不能分開的。』

『是的，凡是以平等待中國民族的國家，中國都要與之合作，共同攜手走向真正平等自由的大道。』我們的話越說越長，埋着頭跟着隊伍在院內繞圈子，也沒有注意到傍人的舉動，直到隊伍的行列改變方式時，我才看見安嘉她們已經回來了。

安嘉帶着不高興的樣子，回到隊裏來，她好像和人爭吵過一樣，一直不停嘴地和她同去的一個女人說話，好像有滿肚皮的委曲似的，也不回到我這一排來！我雖然不願隔開她們，但是，我急於要知道她的事情，我看了她幾次，她都沒有

注意。

隊伍像蛇一樣在院內慢慢地爬着。掃爾巴和豈蒂走到一排，假如你拿她做標準，從她的前面繞到她的後面一數，你就知道有四十幾排，而且還可以看清每個人的嘴都不停地在說話。掃爾既和豈蒂一排，更是沒有歇嘴，因為豈蒂是被女子帶去中的一個。滿隊伍的嘴巴都在說，以我的經驗推測，我知道她們都在說女子帶走安嘉她們的事。

一小時的鐘敲了，我們的散步又算過去，人們又要從有空氣的院子裏轉回狹窄的牢籠中。

安嘉知道我很耽心她，她站在進口門傍，等我走到她面前時，她氣忿忿地對我說：

『唉，才無恥啊！爲了吊唁蔡特金的電報，法西說我們是和蘇聯通消息，他們要加重我們的懲罰，特別是我和黑利！還未弄清啊，下午還要重問。』

一三三 我們需要傻子

爲了審訊安嘉她們的事，全監獄的政治犯，都有了談話的新材料。我們的號子內，自然沒有例外，掃爾、綠蒂、理論家太太和我，統統都在說安嘉，監獄總監與巴黑博士。

一班在此地囚禁着的政治犯——就是我們這一班女英雄們——統統都承認這位總監是很文明的，可靠的證明，就是他無論是在散步時看見我們，或者是他來查號子，他總是對我們脫脫帽子打個招呼。他從不會對我們高舉右手，大叫一聲：『希特拉萬歲！』如果他那樣一來，就逼着這般女英雄們非那樣還禮不可。他脫脫帽子，大家對他說聲『日安』，心裏很輕鬆，並不感到什麼難受，因此不但感到這位先生很聰明，而且覺得他很知趣。他不拿這件事來爲難這一班女人，

所以也得到了大家的諒解。

監獄總監是一個中等身材，年近五旬的人，有一個大鼻子，鼻頭大得像腫的一樣。雖然他的頭髮已經從青的變成了白的，而他的鼻頭，卻不會因他的年老而褪去紅色，紅得很鮮豔，活像一顆碩大的地楊莓，很惹人注意地擺在他的臉上。背地裏，女英雄們，不叫他做總監，給了他一個渾名，叫：地楊莓。

當安嘉她們去受審訊的時候，地楊莓先把她們叫到辦公室內去，他說：

『爲什麼你們要在警察總監打出這樣一個電報呢？』

『是問過了，得到許可才打的。』

『你們還不知道自己在什麼地方，所處的是什麼環境，爲了什麼事情受這樣的懲罰？怎麼可以打這個電報？唉！』他嘆息着，濃密的眉毛纏成了一根小棍一樣，橫在一對眼睛上面，眼睛裏閃動着憂愁的光芒，他似乎具有無限的同情心，而難於說出口來。

巴黑博士來時是在那間漂亮的會客廳裏，於是安嘉她們又被帶到那兒。巴黑博士年紀很輕，是一個高長的身材，他的臉色很蒼白，是個典型的肺病樣子，他架一付墨晶眼鏡在鼻樑上，安嘉她們沒有看出他的眼睛。她們謁見他的時候，他並沒脫去手上的白手套，她們也沒有看見他的手。總之一句話，巴黑博士很有點擺空架子的樣子，至於他審訊她們的時候，他是用最調皮的方法，自然，這於他的地位是很有關係的。我們不能把他拿來和地楊莓比較，地楊莓是社會黨時代的人物，而巴黑博士却是法西斯的新官，而且是忽然而官的。他看見安嘉她們時，還是照例地彼此說了一聲「日安」，然後巴黑博士就讓她們坐下來，開始審問：

「你們爲什麼要打那個電報到莫斯科去？」

「他們許可我們才打的呀！」豈蒂說。

「你們與莫斯科有什麼關係？」

「沒有什麼關係。」黑利答應他。

「既無關係，爲何要打電報去呢？而且打給什麼人收呢？」他的手指在桌上，好像彈鋼琴一樣地動着。

「爲了蔡特金。」

「我問你打給什麼人收？」他的臉色變嚴重起來，連聲音都放大了。

她們已經感覺到一種壓迫。大家都不答應他，而她們的心裏正在想「噫！這小子有點厲害！」的時候，巴黑博士的談鋒却轉變得和緩了，他柔聲而自然地問：

「蔡特金死了，你們弔唁她，你們知道蔡特金幾多歲呢？」

豈蒂她們都沒有答出來，天真的安嘉，立刻就說：「七十歲。」

「呵！你真清楚，直到現在我還不曉得。」巴黑博士顯出得意的樣子這樣

說，「你既這樣關心她，你就坐七十年的牢也值得，好吧，她活多少年歲，你就

坐多少年的牢吧！」說了之後，他把安嘉和黑利一指：「她們兩個人，定要單獨關起來，不許在公共號子裏！」

爲了弔唁的事，理論家太太又給掃爾，綠蒂和我爭吵起來，理論家太太說：「幹這種事的，不是傻子，就是發了瘋！」她表示出誰也沒有她聰明的神氣。

「如果照你的意思，最好奉公守法，是不是？」第一個是掃爾和她開火。

「你的意思要永久坐牢，是不是？」理論家太太的話，還是那個老調——短句。

「要怕坐牢，就休想改造社會！」掃爾有點生氣了。

「又不要坐牢，又要改造社會！」理論家太太做出一種非常禮貌，而骨子裏萬分潑皮的樣子。掃爾氣得從她的身傍衝到號子的角落，很氣憤地說：

「天下沒有這樣如願的事情！」

『真正的革命者，就要做到這樣方如願。』她把真——正——的——革——

的字眼一個個很響朗地從嘴上說出來，她的神情，活像一個老官僚似的。

『好！』掃爾也從新把精神振作起來，細聲而有禮貌地說：『那麼，爲什麼你不能如願，還老坐在此地呢？』

理論家太太生氣極了，她要想出一句厲害而又巧妙的話來回答的時候，我就插進嘴去：

『她們的做法，確是欠高明，但是她們坦白的心跡，正昭示了我們；只要我們平心靜氣地一想，我們不能說她們是傻子。』我的話，完全沒有引起理論家太太的同情，而且她就沒有注意，因爲她要說一句駁覆掃爾的話：『我坐牢不是我的錯處，而是我丈夫犯了幼稚病連累我的。難道你還不知道麼？』這就是她的充分的理由。這句話一說之後，好像胆子壯了一些，似乎又要玩一點小手腕。接着又說：『其實這次法西斯能夠登台，也是黨員們不懂理論的錯誤——唉！』她有點

感慨起來。

『啊，哈！』綠蒂忽然加入了火線，開口吼了一聲，衆人的眼光都緊張地望着她。然後，她才慢慢地說出來：『你的什麼理論錯誤又來了！不要扯那樣寬，就說現在的事。前天你不是還對我說，安嘉她們吊唁蔡特金的事，你羨慕極了，若是在那兒，還會組織得更好；今天你又來說人家幼稚，你老是這一套，事情做壞了，你就來批評，又是人家理論錯誤。事情未來之先，你又不發表你的偉大的正確理論！』

『如果她一發表她的理論時，那才不曉得要錯到什麼地方去呢！』掃爾毫不客氣地直說出來。綠蒂知道理論家太太一定要大發雷霆，她立刻先把她要說的話，趕緊說出來截住她：

『做事能夠取巧，我也不反對，但對於安嘉她們這件事，我以為可以責備的地方，實在不能和可以讚美的地方相比較的。可責備的地方，是她們做事之先，

沒有考慮這事的結果，這是由於她們不能抑制那時爆發的熱情。而我們要讚美的，也正是這個東西，她們本身已是爲了革命而被囚在牢獄中，爲了要弔唁她們的領袖，她們毫不考慮她們本身的利害，這正表演出她們具有不可摧毀的生命力！」綠蒂向來是不十分說話的。她今天一說就是一長篇，而且非常鄭重。她很興奮的樣子，接着又說：

『也許你是對的，理論家太太！「她們是傻子」。那麼，我是讚美這些傻子的，世界上的好事，大多都是傻子做出來，我們的世界，就是傻子太少了，我們就需要傻子！』

二四 體育會

安嘉和黑利，她們的性格太天真，太好了。所以她們受的懲罰，也比別人苦些，爲了這件事，我睡不安寧。我就心她老是一個人呆在那個號子內，會憂鬱出病來！翻去覆來地，到夜深三點鐘過後，我才合上眼睛。一覺醒來，太陽已從鐵窗口上射進了光芒，窗上的鐵欄杆，被太陽反映到白色的牆壁上，顯出幾條短柱樣的影子。我的興趣又濃厚了。翻身起來，立刻把棹子移到窗下，爬上去把臉孔送到窗口邊讓太陽來光顧一下。溫暖的陽光熱烘烘地撲到我的臉上，早晨的天空，放出來說不出那樣好的新鮮氣息，我的精神完全恢復了。

一羣羣的白鴿，在鐵窗邊上，慢慢地遊覽。它對於我一點也不畏怯，它並不是欺負我沒有自由能夠捉它，它是已經成了我的熟朋友，它每天都要到我的窗外

長聲高叫：

『固！固！』

太陽飛一樣地很快就從我的臉上消逝了。我趕緊跳下床來，洗了臉，穿好衣衫，整理了床鋪，拂拭了灰塵，一種快樂的心情，驅遣我要給安嘉寫信。但是，不知爲什麼，滿腔心事，提起筆來，一個字也寫不出。想來想去，我以爲還是要告訴她，不應該把牢獄當成了地獄，於是寫了一篇白鴿之歌。

『固！固！我們飛進了女監牢，

不是爲

來玩

我們是來慰問你們！

固！固！

固！固！我們讚美你們的信仰堅固，

我們看見你們久坐監牢，可不會看見你們寫降書。

固！固！

固！固！我們讚美你們的團結堅固，

強盜把你們綁進了監牢，

但是，他可能綁盡你們的同志？

固！固！

固！固！我們讚美你們的力量豐富，

強盜殘酷的手段，

不能壓碎你們的熱心，你們到處有鬥爭！

固！固！我們讚美你們，固！固！

固！固！你們還不愉快嗎？

你們的頭腦已有了新的思想，

只要一有機會，

你們知道要走那條路上。

固！固！

固！固！你們還不愉快麼？

強盜們把你們綁在一個地方，

拿黑暗陰沉的牢獄，讓你們團結堅強，

固！固！

當心呵，你們的健康，

安靜呵，你們的靈魂！

準備呵，你們還要上戰場！

固！固！

這天清早，非常快活，我覺得並沒有什麼不幸的事情，安嘉以及許多在這裏的人，都沒有什麼不幸。最不幸的，還是沒落的資本主義！

吃了咖啡之後，掃爾她們拿了許多報紙到我的號子內來，我把白鴿之歌給她看了，她說很好，我告訴她說，我們不能讓黑暗的牢獄損害我們的身體，更不能讓女蔡子的嗚嚨來毀壞我們的勇氣。我們應該整頓我們的生活，第一要保持我們的健康，所以我主張組織大規模的柔軟操運動。

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理論家太太反比掃爾更起勁，她說：

「呵，柔軟操。」她把雙手張開，連忙又合抱攏來，好像抱着了她的愛人一樣，她的腳已經跳着舞蹈的步伐。

「組織一個體育會更好。」掃爾說時，綠蒂也表贊成，但是她提議由理論家太太發揮一些體育理論，這樣的理論，我第一個表示歡迎，於是我們的理論家太太，提出以下的幾點理論。她說：

「柔軟操可以增加氣力；柔軟操可以長壽延年；柔軟操可以返老還童。……
唉！怎麼？還有什麼呢？唉！」

綠蒂老是有點和她抬槓，她嘆哧一笑：「唉，理論家太太的理論，只能對革命而發表的，對於這件事，就有些外行了！喂，柔軟操可以使全身婀娜，柔軟操可以增加美貌，這個理論，無論革命不革命的都要接受。」

除了綠蒂聲明說她做不到以外，我們一致通過今天的散步不用平常的步伐。如果不用兵式操的正步，我們就用跳舞步。

散步之前我就找着安嘉，我看她一點也沒痛苦的表情，是和平常一般，平靜而活潑的樣子，我心中更是愉快。我把白鴿之歌給了她，然後又告訴她我們體育

會的計劃。她高興得直是拍手，她說：

『怎麼這樣湊巧，大家不約而同，黑利正和我組織了英文班，我從窗口上教她，我教她「一個月速成」的英國話。』

在散步時，我和掃爾非常熱心，完全服從決議，用跳舞的步子。安嘉也跟着做。但是，理論家太太不做，她和平常一樣一步步地慢慢走，她說：『在散步的時間，我不喜歡跳，我中意在號子內操。』我想她是擺臭架子。

我們把足的跳法和手的動作聯繫起來，創造了許多新的姿勢，年輕人都跟我們做，老年的看着我們笑出了眼淚，大家笑做一團，女禁子無法管束我們，因為這是我們的自由時間(Freizeit)。

這天中午充滿了快樂的情緒，帶着滿臉笑容，被女禁子監視着，會見了鐵生。他還是那個哲學家的樣子，他並不會覺得我這天的快樂。當我告訴他，請他給我多送幾本德文書和字典來的時候，他聽了我的話，高興極了，帶着滿臉的笑

容，露出兩排健康而雪白的牙齒，連連地說：

「好得很！好得很！」

二五 她們要努力創造新的生活

爲要使體育會發達，自然我們就要加緊努力操體操，以作榜樣。吃了午飯之後，我和掃爾趕緊把碗洗了，興高彩烈地把鐵床掛在牆壁上，說到掛鐵床，人們又會奇怪的，但是，如果你懂得它的作用時，那就會知道這是最巧妙的一件傢具。人家用的床，只可以搬去推來，從來沒聽過說可以掛在牆壁上的，然而我們偉大監牢內的床，可是經過工程師費過心血的。如果囚犯們願意號子內寬闊一點，很有權利把那張鐵床往牆壁上一掛，於是那張鐵床就像一張鐵板似的貼在牆壁上，這是應該道謝工程師們的計算周到。床沿上的那根鐵鏈，掛在牆壁的鐵鉤上時，被單一點也不會落下來。

於是，我們的號子寬了，我們開始研究德國和中國的體操。體操這件事，說

來似乎很難，其實也滿不要緊。只要你操好幾個基本動作，你就可以任意發揮。掃爾和理論家太太把她們所曉得的德國操的各種動作，盡量地表演出來。她們的動作非常之快，非常之急。德國式的操，大半都是這樣，很吃力。不到幾分鐘，她們的臉紅了，氣喘了，汗就像蚯蚓一樣從額角上沿着臉頰爬到她們的下顎來，她們休息了。

我操中國的八段錦和易筋經給她們看。我的舉動非常之緩，非常之慢，這是中國操和德國操根本不同的地方。爲要使她們認識中國柔軟操並非不及她們的原故，我很留心地操了幾段複雜的動作。於是，大受歡迎。掃爾、綠蒂、理論家太太都讚不絕口，而且她們立刻學着表演。理論家太太的想像力真是非常豐富，她馬上就發明了一番意想不到的理論。她說：『東方人的身材，都是很活潑玲瓏，大有飄然欲仙的姿態，現在才證明了，完全是這種體操的關係。』說了，她看一看自己的身體，她說：『唉！我這副金身真大啊！』

『是的，中國的體操，都是從緩慢中練出功夫來。』我說：『真正功夫練得好的，都不是胖子。』其實，我的心裏想：『中國的瘦女太太們，她們並不操體操。』

『德國太太們怕胖了，她們就餓肚皮！』綠蒂忽然插入一句。『但是，這個不能使她們美麗，因為餓了肚皮，臉上會憔悴，不好看。』

『運動真可使人美麗；』我說。

『好吧，不要說，操起來。』掃爾真要練習中國操，她已經站好了姿式。一轉眼之間，我們的號子門開了，女禁子貢特爾太太——一個年近四十的女人——飄忽地走了進來，她接了狗熊的班，的確，她不像狗熊一樣地凶惡，但是，這個人嚙嚙有名，並下好惹。她一走進來，看見我們的床掛在牆壁上，號子中間搬得空空地，我們三個人只穿了襯衫站在當中，她奇怪了，睜大了一雙眼睛，把兩手一揮，她說：

「我的太太小姐們！」

爲要轉換一下這嚴重的空氣，我們只好厚起臉皮請她參觀我們的運動。於是，我們對她大吹一番，我說：

「我親愛的貢特爾太太，如果你常常操一操柔軟操，你一定比現在要年輕十歲。」這句話對於貢特爾太太發生了很大的效力，她的眼睛一眯，張開嘴巴笑了，從她的笑容中，真的，她顯得年輕一些。掃爾立刻慫恿我表演中國操給她看，我又表演着她們中意的幾段。

貢特爾太太很想操了，但是，她的手臂伸上去既伸不直，而腰肢又彎不下來。於是她說：

「唉，老都老了，還是不操罷！」她有點感傷的樣子，我心裏很可憐她，嘴裏連忙胡說幾句：

「不，不，你不老，你應該要操！」

『你不老，你不老，你應該要操！』掃爾連連地補充。

終於因爲賈特爾太太的宣傳，比我們自己組織力量更大的緣故，下午有好些人都在操演，幾間號子都發出砰砰碰碰的聲音，幾乎要把樓板踏破了。

柔軟操運動，在發起的第二天清早，更表現出偉大的成績。還在七點鐘以前，從一間號子內，發生一種跳躍的聲音，這聲響傳播到別的號子時，比無線電上體操教練的口令還有效力。在第五六兩層樓上，轉瞬之間就發出同樣的聲音，雷翻地震地，大家都操演起來了。再過幾分鐘，只聽着喘氣聲和笑聲打成了一片。我自己也操得大汗長流，滿臉發燒，內心裏非常平靜，一點憂愁都沒得。

散步的時候，大部份的人好像上舞蹈課堂一樣，一齊用半舞半跳的姿式，有節奏地進行。老太婆們雖然不能和我們一齊跳跑，但是，她們並不反對我們，她們走到傍邊，而且還說：『年輕人們！你們應該跳動跳動，不然你們的血液會給人家關閉得凝結了！』她們那快樂的表情，更使我們高興了。

一般地說，太太小姐們和太太小姐們，很難相處得好。因為她們的世界很小，除了油鹽柴米，丈夫，小孩之外，她們的眼睛和心裏，都沒有旁的東西，她們要是相處久了，就會吵起來。十九世紀的老太太、太太們不能和廿世紀的姑娘小姐們相處，因為十九世紀的老太太要講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廿世紀的小姐姑娘要講自由戀愛。十九世紀的要講循規蹈矩，廿世紀的要講天真活潑。其實，廿世紀的和廿世紀的還是弄不好，因為你愛漂亮我也愛漂亮，你要出風頭，我也要出風頭。我漂亮，我就怕你漂亮，你出風頭，你就怕我出風頭，還是不能相處。無論她的交際手腕怎樣高，怎樣會應付，她們也一定是要吵起架來。

但是，這兒的老太太和年輕的姑娘們，却真真處得很好，她們沒有用手腕，也沒有講應付，她們大家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她們要一齊努力創造新的生活。年輕人愛惜這班老太太們，比愛惜自己的母親還真實。老太太們愛惜這班年輕人，比愛惜自己的孫女兒還深刻。她們並不把這班年輕人當成自己的女孩兒，她們知

道這班年輕人是將來創造新社會的工程師。她們願意快活、健康、強壯！她們不是私的愛憐，她們是愛惜新社會的創造者！

二六 監獄醫院

爲要去看看黑利，經過安嘉傳遞消息，我們約好在監牢醫院相會，這天我們都報了病看醫生。

帶我去看病的女禁子，是一個偏頸項。她帶着我走下兩層樓，轉了幾個彎，就是監牢內的醫院。這個診所是由二間大房子組成的，一間是內外科診所，一間是牙科，一間是醫生休息處，靠診所橫的一排房子，就是養病室，門上都掛着牌子，清潔無塵，真像一所醫院。偏頸項把我帶到診所門前，她就命令我坐在那張候診的長櫈上等候，長櫈上早坐了很多人，中間一個黑頭髮的女人，就是我急於要看見的黑利，我的心不自主地跳得嗶嗶剝剝的。黑利一看見我，拉着我的手就不放，很長的時間，我們都沒有說說話來，她把我手上的骨頭都捏痛了。我讓她

捏着沒有縮回來，她眼睛中閃着晶晶的光芒，這光芒漸漸變成了一層水霧，我的心受着一種沉重的壓迫，一直到我兩人的眼淚滴下來的時候，才覺得鬆了一口氣！

『平常我們有權利一禮拜看兩次病，那麼我們可以一禮拜見兩次面。』黑利拿手巾揩去了眼淚對我這樣說，她已經笑了。

『我一定這樣辦。』

『體育會這件事，真做得好！』她表示很滿意的樣子。

『你在學英文嗎？黑利！』

她溫柔地一笑，點了點頭，她說：

『現在我想組織一下，把各人的報紙和雜誌，統統來重新訂過，以免重複，那我們就可以有十種以上可看的報紙，雜誌和畫報，你說好不好？』

『呵，黑利！』我高興得叫了。

「噓！」黑利對我瞪了一眼，她把嘴一撇，暗示我說：「女禁子在傍邊。」我自己也好笑了，我看了她一眼，她還是那樣溫和。於是，我把我的高興收拾來藏在心裏，很細聲地對黑利說：

「弄一個研究會好不好？報紙上天天有很多的事情，值得我們研究的，而且我們看得深刻些，我們可以從研究裏得到正確的結論。」

「這當然更好了。」

「那麼，你和安嘉去組織，這樣可以利用我們寶貴的時間。」

「好！」黑利慨然允諾了我。這時我才感覺她的臉色比在巡警總監時蒼白多了。我心裏不但難過，而且很有點恐懼，一種說不出的恐懼，我急忙地問她：

「你的健康怎樣？」

「還好。」

「你需要什麼？吃的和用的？」

『不，不需要。』

她的態度還是那樣溫和而善良，她並沒有愁苦的樣子。然而，她在鬥爭時，她可是英勇的戰士！我就愛這樣的人，我們的時代也需要這樣的人。我希望我能這樣！

話匣子打開了就不容易關起來，不過這監獄並不是我們的客廳，女禁子有權支配我們，只要她的眼睛瞪着我們，我們就要檢點一下。這是爲的減少麻煩，並不是我們怕她，或者是沒有勇氣抵抗。

診病室傳出了叫喚聲：『黑利太太！』於是我們緊緊地握了一次手，我的眼光一直把她的背影送進了診病室。她進門時又回過頭來看我一眼，然後微笑地走了進去。

她診了病出來，正輪到我進去。在門邊我們慌忙地又握了一次手。她站在門邊不走，一直看着我進去。我回頭來看見她，和她點了點頭。我看見她帶着笑

臉，很愉快的樣子，我也很快活。

二七 醫生和看護

診病室內有個醫生和一個看護婦，他們都穿着白衣裳，但是他和她都是上了一點年紀的人。女的已沒有牙齒，男的也沒有牙齒。女的耳朵上掛一付眼鏡，男的鼻樑上夾一副鼻鏡。不過，他們的房子真漂亮，窗子是用六尺高的大玻璃裝鑲的。從玻璃上往外看，就是雅緻的庭園，而且看得見藍天上鑲着金邊的白雲。這樣的景色，好像給醫生和看護都沒有關係。他們並沒有注意，也沒有看。我進去的時候，男的坐在窗前棹旁，女的就站在棹子橫頭。照例地我說了一聲：

『日安！』

我們的醫生把眼睛從眼鏡框上射出來，看了我一眼。他那起了雞皮繃的臉孔上，忽然變成一種新鮮而愉快的神情，他把雙手向胸前一扣，說了一聲：



(橋壇陳)

！了來也人本日！啲啊

「呵喲，日本人也來了！」他好像很稀奇而開心的樣子，他們的腦筋中，只曉得日本！我很不高興，一絲的聲音都不出，只是用很嚴厲的眼光釘着他。自然，這位聰明的醫生，他馬上就感覺到我對於他有點不客氣，這樣不客氣脅迫着他要轉變一個口風，於是他說：

「我的女士！許可我問問您是那一國的人嗎？」

「中華民國。」我很鄭重地答復他。

「呵！請您原諒我！剛才我絕對沒有不尊重的意思，中國實在是個好地方。」

「唔！」我從鼻子裏答應了一聲，還是用嚴厲的眼光注視他。

「許可我問一問，女士有什麼病和什麼願望？」醫生完全客氣得和待客人一樣。女看護張開嘴巴，瞪着兩眼呆呆地望着我。

「我因為開刀不久，便被捕了。現在已經兩個多月，身體很不舒服。至於我

的願望？我需要空氣和日光，勞働與自由。」

「呵——這個我沒有權利給您，請原諒！」他瞪着兩隻眼睛，或者他的心裏在想：「這個才要得奇怪呵！」他停了一下似乎定了神，於是他說：

「許可我檢查一下嗎？」

「當然可以！」口裏這樣說着，我的心裏想：「真是活見鬼！」

我挺直地睡在那張硬板沙發上。醫生非常仔細，輕輕地用兩手指尖從我的胃上一直接到肚上，然後他把眼鏡湊了一湊，從新更仔細地檢查我肚上的刀口，他表示出非常嘆服的神情。

「很好，很好！」他說：「什麼地方開的哩！」

「孟門士醫院。」我說。

「那個醫生呢？」

「噫！難道這傢伙還要刺探一下嗎？」我想，於是我滿不經意地答應他：

「一個德國醫生。」

「是，是！我們的國家裏是沒有外國醫生的。請坐起來！」於是他帶上聽筒，肺上，頸上，很週到地都聽過了。放下聽筒又把骨頭敲敲，總之，他的舉動異常遲緩，但是，我並沒有煩躁，我想：「好在是混時候，他越是弄得久，門外等的人，就可以多一些說話的時間。」

「請您脫去外衣服！」

「噫，又要幹嗎？」

「請你給她稱一稱體重！」醫生一面走向他的辦事棹去，一面命令看護。看護好像從夢中醒來似的，張惶地把我帶到稱重機前面。我把衣服鞋子都脫了，襪子呢，因為省錢，在牢內根本我就沒有穿。我站在稱重機上面，看護對好天秤。

「幾磅？」我問她。

「九十五磅。」

這個數目使我大吃一驚。我在開刀後稱的，一百十六磅，在巡警總監稱的，是九十六磅。現在又減了，不到兩月中間，我輕了廿一磅。長此下去，我會成一付骷髏，身體不健康，則萬事都沒有希望，我自己真有點恐慌，於是連忙問她：

「您的稱機恐怕有點壞吧？」很希望她答應我說：「或者有點壞。」

「赫赫！醫生的稱機，那可以壞呢！」醫生很自負的樣子說：「請過來！」看護拿奇怪的眼光看着我，她心裏一定是在想：

「奇怪呵，醫生今天多麼客氣！」

醫生把我的病狀寫上了他的簿子，又把我的生庚八字問來寫上去。然後，寫了一個藥方拿在手上，他把眼鏡取下來，眯着眼睛對着看護說：

「這個藥配給她吃，另外用坐浴！」於是他轉過臉來對着我：

「我的女士：內服藥是開胃健脾的，用坐浴肚子就不痛了。下次請再來

看！」

「好得很！」我說着就走出醫院來。

三點鐘過後，看護提了一個籃子，把藥分給我，她是帶得有鑰匙的，於是她把我帶去用坐浴。

醫院的浴間，非常寬敞，就在醫院傍邊，這是特別設備的。睡浴盆像石棺材一樣，又寬又長，而且有好幾個。坐浴盆設在浴間的後半間，女看護把我帶進去之後，她把熱水放在坐浴盆中，給了我一張大浴巾，她說：

「請您自己坐下去吧！」她轉身出去了。

坐浴盆就像一把大圈椅，只是差四隻腳，人坐在內面，靠在後邊的靠背上，就像坐太師椅一樣。我的肚子並沒有痛，我又何必要去坐這把太師椅呢。而且看的慾望很強烈，只等女看護一出去，我就跑到窗戶邊去。這窗戶是可以開的，想一下，還是不開的好，於是爬到窗檯上，把上面的風窗打開，向外邊一看，原來

就是花園，美麗極了。有高高的大樹，生着濃密的枝葉，有修整的花壇，開着如火的紅花。葡萄架上垂着綠的葡萄，還有假山，怪石。如茵的芳草，在地上好像絲棉絨的氈子一樣。幾隻蝴蝶在上面撲去飛來地，有說不盡的自由與快樂。看了這些，覺得非常舒適。真是：『萬紫千紅開遍，似這等都付與銅牆鐵壁！良辰美景奈何鎖，唉……』

聽着外面的足音響了，我趕緊把衣服脫下來，坐在浴盆中，順便洗了一個熱水澡。



(橋煙陳)

景外望裏室浴在

二八 狗熊

開心極了，現在我天天都要去行坐浴。女看護對我很不客氣，她想：『醫生才怪呵，弄這樣一件麻煩事情，天天要到號子去請她，還要給她預備熱水洗澡！』在坐浴之後，女看護懶得送我上樓，她叫我自己回去。這樣的事，我當然非常歡迎，這是再自由不過的好事。

上樓經過安嘉門前，真是『兩頭一望，四下無人』。輕輕地敲了她的門，順手把門上的洋鐵蓋翻開，腦袋靠近門板，眼睛剛剛送到小玻璃上，我還沒有說話，已經有人在下一層樓大嚷起來：

『你，調皮的小傢伙，一天都不能安靜一下，不闖點亂子，你就不能過日子！』

狗熊的眼睛，活像釘在我的背上一樣，本來我看的時候，沒有注意下一層樓，因為我剛上來還沒有人。狗熊簡直像個魔鬼，而且她專和我為難似的。不過她吼的時候，我也不怕，我想：『看你會把我怎麼樣，橫直都是在牢裏！』的確，她除了呵叱之外，只有凶狠狠地把我鎖進號子。她的臉都氣得漲紅了，但是我不發氣，也不出聲，我把眼睛望着壁。

對付狗熊我想了一個好法子。她這種人，完全不能和她講理，也不能和她要好，她叫吼的時候，你當如是進了動物園，她凶得暴跳的時候，你當如是在看戲。再不然你不要看她，當如她不在你的面前。我是利用第三種辦法——不看她——而且我聯絡掃爾、安嘉以及她常常罵的幾個朋友，大家不看她。不看的方法，做得非常明顯，務必要使她感覺出來。比如我們看見她的時候，立刻就把手掉開，眼睛望着天花板，在她分咖啡給我們時，我們把洋鐵茶缸伸到她的面前，臉向在另一面。總之眼睛一望見她的影子，腦壳立刻掉開。務必做到我們的眼光

不碰在她的臉上。過了三天之後，安嘉告訴我說：

「這個方法，靈極了，現在狗熊不罵我了！」

一樣地，狗熊也不罵我了，不過她做一副什麼鬼臉，我可不曉得。我想她一定感到無聊，因為她不能把我們的眼睛挖來向着她，讓她罵我們！

總之這次坐牢，我並不十分感到什麼痛苦，而且得到很多機會，使我經驗到許多在自由時不能得到的東西。被鎖着的不自由的滋味，受女禁子呵叱的麻煩，散步時的快樂，和朋友談天時的高興，一切的一切，都使我很滿意，這種對付女禁子的方法，更使我值得驚奇，而且我還可以當着她們扯謊，以至於偷東西。

狗熊確實被我們克服了，她想給我們講和，於是就找着母親賀烈當中間人，母親賀烈說：

「你們爲什麼對狗熊這樣呢？蘭哇！」

「因爲她欺負我們。」

『她看你們是小孩子，所以不客氣，對於我們，她倒很幫忙的，而且我們也不像你們調皮。』

『嚇嚇，母親！你們爬到窗口上和我們就不同？』

『我們年紀大了，她不好說得，你們年青人，而且鬧得太高聲了，她還有上綫呀！』

『不是我們對她不好，是她老找我們的過錯，而且凶極了，對於我們。』

『好點吧！狗熊爲人並不十分壞。』母親賀烈說：『她說她怕你們。』

雖然母親賀烈說了，我對於狗熊的觀念，並沒有改變一些，我還堅持着不理她，因爲『她爲人並不十分壞』的話，我還是沒有真正看出來。恰好這天下午，理論家太太接了一封信，說是她的兄弟又被捕了。她很擔心她們的雜貨店，要是這個店內的東西失了，她們出去就完全沒有把握，現在她們一家都分散了，她的臉色發青，完全陷於可怕的情況中。掃爾、綠蒂和我都寂寞地相對無言，大家癡

癡地望着灰暗的牆壁，這時候的光陰，好像一分鐘都有一個月那樣長。下午狗熊來看我們（她有鑰匙，她願意什麼時候來瞧一下，她就什麼時候來），她看見我們都不說話，也不笑，她覺得奇怪得很，她說：

『喂，爲什麼今天不吵呢？』她無精打彩的望着我。我把眉毛擰得高高地看了她一眼，我還是沒有說話，此刻並不是不要和她說話，而是一時說不上口。

『她的兄弟又被捕哪，她憂慮着她們的雜貨店。』綠蒂指着理論家太太這樣說。

『啊哈，上帝，要捉幾多人啣？』她把頭側到左肩頭上，她說：『男的女的，捉來都沒有地方關了！』

『女蔡子太太！你許可我寫封信吧，如果你能夠賞給我一張紙和一瓶墨水。』理論家太太要求她。

『今天不是寫信的日子，我沒有權利可以給您拿紙筆，您是知道的，……』

她臉上帶着一副愁苦的表情，那不是做出來的樣子，她是內心裏發生了同情，她陷於想幫助理論家太太，而又不可能的痛苦中。她那冷若冰霜的死板的無情感的臉上，出人意料地有這樣一種同情流露出來，這使我的靈魂戰慄了。我是如何地誤解一個人！我是如何地膚淺！

狗熊去了以後，在我們的談話中，大家都承認她是一個慧直的人，這種監牢的工作，把她弄成了一種粗暴的脾氣。生活的重担，壓得人什麼事也要去做，什麼事也做得出來。如果事實容許我選擇的話，我願意做戲子，用我的藝術給人們以安慰，給人們以快樂，但是，我餓死也不當監牢的禁子，因為當禁子的，他們的職務就是要欺侮人，壓迫人，他們一定要從欺侮人壓迫人當中，才能得到生活費用。除了這一點以外，他們所得到的回答，是侮辱與報復！

狗熊固然不幸，但是今天還有我們能夠瞭解她，在現今的世界，不幸的又何止狗熊一人，有什麼辦法呢？上帝所創造的就是一個如此的社會。光明的世界，

還是讓我們——人——來創造吧，我們不要有人壓迫人的事情！

二九 一個判了死刑的女人

日子一天天地過去，又經過了十天，我又收了媽媽一大盒食品。這一個食盒，比誰的都豐富，有水菓、糖食、煮雞蛋、煮牛肉、香腸、鹹魚、以及黃瓜、蘿蔔、紅番茄，還有我最愛吃的核桃花生醬……此外還有一封從奧國來的信。自然這些食品和來信，都是受過檢查的。奧國的信裏面，比較長的是藍大姐的信，其餘的短簡，是阿劉、小楊和麗沙的，長信上說：

「……………你能想像嗎？我是如何痛苦地哭着！我的心是被這件事揉碎了！我請求你善自安慰，你必須要想到你的將來和那些可憐的人們，那你就可很理智地生活了，這對於我們是一件功德，如果我們知道你是安定的話……………我和從前一樣，還好，不過，我的心碎了，而且它是從我的身體中失落了！」

蘭：我是如何地想你，想到柏林來和你談談，或者就近想辦法幫助你。但是，沒有錢又如何辦得到呢！盡可能地給我們寫信！

你的素琴。」

『……你在如此困難的情況中被捕，這是使我們感到非常驚異與憂愁的。我們找不出這些字句來形容我們的意思，而且在此地也完全不能幫助你。我們希望我們所等待的中國的信到來，那你就會恢復自由了。我們僅僅能夠向你說：安心地放快活些，我們都很平安，而且準備在此留幾月……』

小劉。」

『……我為你寫了幾首詩，但是我覺得這些字太淺薄了，不能表達我們的情意……』

小楊。」

『小胡！我或者可能到柏林來看你，但是，我願意你能更早出來，你的身體究竟怎樣？如果可能，趕快寫封信給我，我吻你，我吻你！』

你的麗沙。」

在被捕那天，我就曉得，一定有很多人會為我的被捕而受驚，藍大姐一定會哭，又有很多人會送東西給我吃，很多人要寫很甜密的信給我，我真是幸福極了！當這個思想到我的腦筋時，我真覺得格外快活，今天讀到他們的信，我才曉

得爲了我的事辛苦了朋友們，弄得他們勞心焦思。想到這一點，我又不能保持我的平靜，我陷在爲難的心境中！

下午去診所的時候，在候診的長檯上坐着，看見那位禿頭牧師帶着一個婦人從另一道門走出來，那個婦人的頭髮已經灰白了，低着頭很審慎地走路，她的臉色很青，坐到長檯上的時候，她的眼睛直直地射出冷光。

「啊呀，還有個外國人！」牧師把兩手扣在胸前這樣說：「爲什麼你會到此地來呀？」他臉上的表情，活像一個紙做的「笑頭和尚」一樣。

「什麼？」我重複他的話。

「是呀，爲什麼？」他側着頭望着我，他想：「唉，對她說說教吧！」

「天才曉得，請你去問你們的希特拉！」

「啊，啊啊！」他用手給我打着招呼，趕緊轉身就走。

監牢的牧師，是對罪犯傳道的，和我們不生關係，而他帶來的那個婦人，是



(虹 若)

：說犯罪的刑死判被對師牧
「。上頭的們你在就，噬堂天」

一個罪犯，是一個判了死刑的罪犯，而且在下一個月就要執行。據說，她自己已經知道了她的判決，她已經成了神經病了，牧師是剛才給她說了教出來。我真不明白，牧師怎樣給她說教，一個被判死刑的人，她怎麼會有心腸去聽他說教！牧師如果是仁慈的，他怎樣可能去對一個活人訴說，教她安心去受死刑的話！這樣可以？對於一個活人，告訴她說：「你犯了不赦之罪，某月某日要把你弄死。」說了又仍然把她關鎖在那銅牆鐵壁的監房，讓她去想那可怕的死，這是多麼殘酷、多麼野蠻的事情？又豈是近代的文明國家所應有的事？又豈是仁慈的牧師所能做得出來？然而，這個事件是我在德國監牢內親眼看見了，不是道聽塗說。革命後廢了死刑的德國而今又殺人了。教我們承認不承認它是文明國家？教我們相信不相信傳道牧師的仁慈？

爲了這個問題，和理論家太太又爭論起來，她說：「那個女人很殘酷，這於國家的文明無關，因為她把前娘的兒女拿去保壽險，後來害死了兩個孩子去詐騙

保險公司的錢。」

「爲什麼那個W太太，把自己的小孩從火車上拋下去軋死了，也不判死刑呢？」掃爾舉出另外一個例來駁她。

「W太太不同呀，她是窮極了，沒有飯吃，把小孩軋死的。」理論家太太答復她。

「這個女人還是窮極了呀，不過她害死了兒女，還想賺人家幾文。」

「這就是她的罪呀！」綠蒂也說話了，但是她帶着濃厚的諷刺意味，她說：「保險公司是發財人開的，窮光蛋要想騙發財人的金錢，那還不是飛蛾投火？」

「當然，這是她的罪呀！」理論家太太一點也不猶豫地答復她，她沒有懂得綠蒂的意思在什麼地方。

「當然，這就是她的罪呀！」綠蒂再重說一次，她把肩頭聳了兩下，從鼻子裏發出一個冷笑，哼地一聲。

『怎麼，不對嗎？她貪財害命！』理論家太太有點其勢洶洶了。

『怎麼會對呢？理論家太太！您不是常常講理論，真真的問題來了，你的理論又不會運用，這還不是社會問題嗎？』綠蒂完全用教訓的口氣說話。理論家太太這時只得啞口無言。瞪着兩隻眼睛，臉上青一陣，紅一陣地。

這夜裏我又睡不着，思想纏緊了我的腦筋，我想一個文明的社會，一定使得人人都向生的道路走去，從種種困難中指點人們到生之路的方法。處人以死刑、暗殺、謀害，凡是用死的方法來威脅人的，都是野蠻，都是落後，我們不能看見物質文明，就認為是一切都文明，如果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不改變的話，『物質越文明，社會越黑暗』這話，完全是對的。假如一個國家，真真在文化水準以上（還不要理想太高），這種謀財害命的事情就不會發生，更不會有人把愛子擲到火車路軌上去軋死，還讓自己去坐監牢。那些牧師呢，他們爲什麼不去向金融資本家說教，教他們少吃大衆一些血汗？他偏來向這窮苦人說法，教他們安靜地

修，修到來生變貴人，……難道牧師們沒有腦筋思想，教一個人在等待死刑期中懺悔，是一個什麼滋味？唉，殘酷！唉！野蠻！野蠻！我反對一切用死來威脅人的惡勢力！我反對製造殺人罪犯的惡社會！我反對教被壓迫者安靜地修來世！

睡不着，睡不着，另一個角落裏又有人唱起歌來了。開頭這歌聲微語似地，像在訴說什麼，漸漸地清朗而明晰，那高澈雲霄的聲音，使人感到無窮的淒涼，那急促得如暴風雨似地又使人非常興奮。她唱的是什麼，我沒有聽清，他口頭唸的，却是：

『決不會砍我的腦袋，

因為我不是政治犯；

我不過殺了我自己的兒女，

這於宰相無干！

決不會砍我的腦袋，
因為我不是政治犯；
我沒有反對政府，
宰相，他不會殺我！」

註：宰相是希特拉之稱。

三〇 半夜的嘈雜

雖然沒有做工，近來的生活，也過得很平靜。白天裏練習體操、下海兒馬棋、談天、吹牛、還有吃小零碎——葡萄乾、香腸，都是我們消磨時光的好方法。四個人，我和掃爾最好，因為她有一股優勁，綠蒂也好，她很沉默，但是，對於理論家太太，我和她也不十分壞，如果她不發揮她的理論的時候，覺得她也很有趣。她們每天上午到我的號子內來，我們同去散步，同吃中飯，一到下午五點鐘，她們又被帶回她們的號子。這天她們去了，我一人留在屋中。夕陽的一縷光輝，已經從屋頂上消逝了，夜慢慢地襲來。當作養病一樣，我很早便上了床，夜很清涼，正是初秋的氣候，我蓋了一張薄氈，靜靜地躺着，也不動，也不想，漸漸地就睡着了。

突然裏，我被一種刮耳的聲音所驚醒，髮髻這聲音是從各個籠子傳達出來，我的心不禁起了猛烈的跳動，我想一定是失火了。我急忙跳下床爬到窗上一看，夜靜靜地，天空中並沒有一點火光，只有幾顆疏星閃着微小的光芒照着我們的監牢。

刮耳的聲音，是從對面罪犯的獄室，不斷地傳出來！

『來了，來了！』一個說。

『在那兒呀？』另一個問。

『在門邊。』她裝做男人的聲音。

『你進來呀！快進來！』

『從那兒進來呢？門上有鎖！』她還是裝做一個男人的聲音。

『呵，鑰匙，鑰匙！』女人帶着可憐而急迫的音調。

『有啊，在這裏。』另一個的聲音！『哈哈！』

『請你給他呀，請你！請你！』女人帶着哀求的口氣：『快進來呀，我的愛人！』她似乎很有勇氣地命令他。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呵，發瘋囉，哈哈哈哈哈！』

『我不能進來，你出來呀！』還是裝做男子聲音說。

『怎麼可以開這樣的玩笑呵！』我們這一排號子內發出了干涉的聲音，是母

親賀烈在高喊。

『不要鬧啊！』又有人罵了。是我們這排號子在喊。

『她瘋了！』對面號子的人在說。

『打她兩個嘴巴，讓她清醒一下。』

『哈哈！打她兩個嘴巴。』

『半夜裏鬧什麼？衆人都要睡呀，這還成事，爲什麼？』女禁子的聲音出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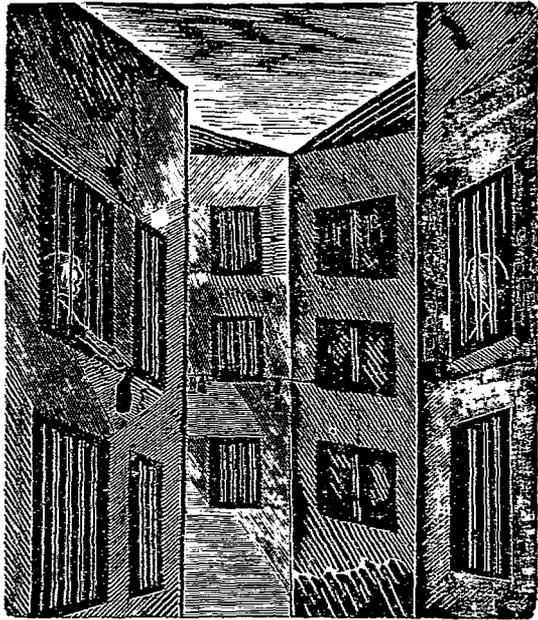
了，這聲音像犬吠一樣，突然地壓住了這些刮耳的叫嘯。但是人們在鐵床上翻騰和咳嗽的聲音，仍然是一樣地嘈雜，過了幾分鐘之後，才漸漸地沉寂下來。夜還是靜靜地，疎星還是閃着光芒，像天上的小燈一樣照着我們的監房，只有對面那個發瘋的女人，她在啜泣，嚶嚶的哭聲，好像針一樣刺我的耳朵，我不能再睡了！我的心不是初睡時一樣地平靜，它不斷地起着波瀾：

監牢中盡是可怕的事情，

天哪，要怎樣才能走到幸福的樂園？

三二 史料一（血的問題）

經過黑利和安嘉她們的組織，我們現在看五種報，四種畫報，歌德和席勒的書也准我們看。如果把這裏二百多政治犯所有的書籍彙集起來，很可以成立一個小的圖書館。監獄內也有圖書館借書給坐監的人看，可惜所有的書都是宗教小說。我們這班朋友是不愛看的，不過我是一個例外，我以為宗教小說也可以拿來研究一下，我看了托爾斯泰的黑暗的勢力。掃爾她們輪流地看看從家裏送來的書，母親賀烈把報上的連環圖畫逐日地拼湊起來。安嘉天天看報上的棋譜，她告訴我：『我相信我的棋一定下得很進步，很可惜我是一個人坐在獨居室，假如有一人和我對弈，我一定可以下贏的。』我告訴她說我可以和她下，並且她不一定會贏我，她高興得很，她以為我會下皇后棋。她問我：『某個局勢應該怎樣



(波 新)

傳 達 消 息 的 學 堂

進攻？某個局勢應該如何防守？」我望望她之後，就反問她說：

「你覺得要怎麼樣呢？」我裝作考她的樣子。於是她很有把握的告訴我一大篇，她的臉上顯得特別有光彩，我知道她很快活，我就含糊地答應她。其實我一點也不懂。

因為安嘉對於皇后棋有興趣，我商量理論家太太把她的棋子借給安嘉，算好，她一點也不吝嗇，於是安嘉可以一個人在獨居室中照着棋譜下兩個角。而且一定要贏。

安嘉每天並不只是看棋譜，她看雜誌，看報，連報上的廣告她都要看完。我們大家都公認，她看報不漏一個字。想來大家還不會忘記我們可愛的黑利，她就住在安嘉樓下一層那間獨居室，自從她們發明了從窗口上學讀英文之後，她們又發明用那窗口外面的鐵柱子，當做驛站。她們每天夜裏都從這個上面傳遞東西，安嘉用繩子綁在鐵柱上吊東西到黑利的號子內，黑利也綁好東西用這根繩子叫安

嘉拉上去。上下的驛站成功之後，她們發明了橫的驛站，用撐窗子的木棍把繩子撐到隔壁的號子，把每間號子保存的繩子都聯起來，一直通到我的號子，這是一個最大的成功。我們每天夜裏都要玩這個把戲。東西傳到了，我們就拍掌表示慶賀。除了吃的東西以外，我們傳遞得最多的，就是書報。她們兩個人因為不能玩，她們做的事特別多，她們把報上的新聞標記出來，有時剪下來，她們提出許多問題來討論，選集許多材料，供大家研究。

第一次我接到安嘉給我們的材料：『希特拉的血的問題』。她在報紙頭上的空紙上寫着：『褐衫黨以為猶太人的血是醜惡的，每一家人，如果父母都是猶太人，自然是醜得可怕；如果父母之中，有一個是猶太人，還是醜得可怕；祖父母之中，有個是猶太人，還是醜得可怕，由此類推，一直推到祖宗八代，如果高曾遠祖之中，曾經有過一個猶太人，那麼這家還是醜得可怕，因為他們的脈管，雜有猶太人的血在流！』

「爲了身體中有猶太人血液的原因，有很多人無辜地被關在監牢中。」掃爾看過了報頭上的話，說：「但是，不曉得爲什麼希特拉有這樣一個奇怪的思想，他以爲在地球的遠的東邊，——當心！不是中國——有種人的血，比日爾曼民族的血還高貴。或者因爲沒有髒血襯底的原故，所以含着最高貴的血的人，都長的很矮。日爾曼的女人的肚子裏，倘若能有這這樣一個矮種，啊——。」掃爾兩隻手交叉着抱着自己的肩頭，把眼睛一閉，做出一種如醉的神態。

「啊！那就是無上的光榮！」綠蒂接着她的話說：「雖然這種矮鬼生着全世界最厲害的楊梅瘡，也不要緊，只要北歐高貴民族的脈管裏，能帶上遠東高貴民族的血流，那，那就是高貴加高貴，高貴極了！」

「但是，前幾天報上的消息，希特拉頒佈了一條法律，禁止德國女子和有色人種結婚。」理論家太太說。

「但是，昨天的報上說，這一條法律，對於日本人是例外。」掃爾說。

『或者，這就是高貴血液的原故吧！』我說。

『但是，這也就難說了。我所知道的，集中營中就有一個日本政治犯，還有一個是被驅逐出境了，難道他們不是高貴的血液嗎？』綠蒂說。

『不，加入無產政黨的，他的高貴血液一定變了質！』掃爾帶譏刺地說。

『對呀！南德重工業的猶太資本家們的金錢，比高貴的血液還可愛些。』綠蒂說：『上半年猶太資本家拿出無數的錢給希特拉慶壽的時候，那時凡是去褐衫黨街分部對着希特拉的照片舉一下手，都可以得一片肉，一杯啤酒。那一下，聽說用了猶太資本家上千萬的馬克。希特拉大高其興，那時他可不說：「猶太人的血是髒的，我不能要他們的錢。」』說完了她一笑，她想：『哈哈！血是髒的，血洗出來的金錢可是亮的呵！』』



(虹 若)

軍將的慈仁們我

三二 史料二（保護動物委員會）

安嘉第二次傳遞過來的材料，是「保護動物委員會」。據報上所宣佈，這個會的意義，是說可憐的貓兒、狗兒、兔兒……等等畜牲，常常都保護不周，實在是件殘酷的事情。組織保護動物委員會的目的，就是要使一般人民能夠負責保護動物的意思，如果不把家畜好好保護，政府查出就要科以罰金。除了一般善男信女外，戈林大將軍是這個會的領袖。大家都曉得，戈林大將軍是一位威風凜凜的大塊頭，拿中國最高大的山東大漢來比，戈林將軍至少要高出他們一個頭，肩膀還要比他們寬一半。戈林將軍不單是有這樣一副威武的體格，而且他還有一副柔順的心腸。他常常很可憐那些小貓、小狗、小兔子。在一種畫報上，我們曾經看見一張畫，畫的是戈林將軍偉大的臂膀上，抱着一隻軟綿綿的白貓，而且他那大頭

還俯下去親在小貓的臉上，正如上海舞場中的明星，把那小得可愛的小水口袋靠
在臉上一樣地溫柔。本來愛狗愛貓，都是洋太太、洋小姐們的消遣事情，不料她
們的大將軍也是如此慈悲，真是有趣得很。

『戈林將軍爲什麼會愛動物？』安嘉的題目是這樣出的，下面她附帶一個小
註：『有人說因爲他還沒有結婚，想借此獻好於德國的閨秀們。』

『這句話太滑稽了，那馴善的小貓、小狗、小兔子，誰也覺得可愛。』理論
家太太總愛表示她自己很對，別人總是不對的樣子。

『那拿人來比，是人可愛呢，還是貓、狗、兔兒可愛呢？』掃爾常常在她表
示自滿的時候，就要頂她。

理論家太太眼睛一翻，她想：『人可愛呢，還是貓兒、狗兒、兔兒可愛呢？
噫！這個話，不是簡單地可以答復的了。』她閉着嘴不出聲。

『噯，這個題目，很有意思。』我說，而且看了理論家太太一眼。

『這個也平常。』綠蒂說。

『爲什麼平常呢？你看現在他們把無數的人囚着，讓無數的人去過悲慘的活，他們覺得很痛快，而他們却又來保護動物。』我說到這裏，就想起了在中國的貪官污吏，土豪劣紳，他們一方面常常草菅人命，過後他們只消去買一羣黃鱔放生，於是就可以將放生之功，來抵折殘害人類之罪。其實這種辦法，德國雖還沒有明白採用，我想不久的將來，一定要照辦的。我們已經看見報上說奧國禁止殺蟹的事。

『家畜保護得不好，政府就要科以罰金，這個話多好听。』掃爾說，『人民因饑餓全家自殺的事，爲生活逼迫個人自殺的事，天天在報上都有，爲什麼政府不管呢？保護動物，難道人是礦物嗎？』

『總之，這班人做的事，盡量自己打自己的嘴巴，盡量在暴露他們自己的矛盾。』我說。

「其實，他們並沒有什麼矛盾，簡單得很，一句話可以解釋，就是所謂「物以類聚」，或「猩猩惜猩猩」。被饑餓逼得全家自殺的，都是人，爲正義而鬥爭，被他們關在牢裏的，還是人。只有人，才會對人同情的。」

「難道生有這樣偉大體格，佩着很多燦爛勳章的將軍，還不是人嗎？」我問她。

「是的，他是人，很可惜他沒有人的靈魂。正和那個沒有思想的兔子一樣。」綠蒂說。「呵，他不過就有一堆肉而已！」

「我們不能拿他當人看的，他們都是惡魔。」理論家太太對我說。我覺得她的話，也不完全對，我想：「大塊頭的××大將軍，總還是應該算人的，不過他眼睛的光，不大對，他只看得見面前的貓狗，要去保護動物，而不能看見他自己的那雙鐵掌，是怎樣的在壓迫人類！或者他有另外一個作用，正和中國過去那些軍閥們，把人殺夠了，回頭在家裏設個經堂去唸南無阿彌陀佛一樣，他們在懺

悔，他們還是有一顆鮮紅的心啊！」

三三三 史料二(集團結婚)

黑利把徵婚廣告剪了一大帙，看來真是好笑。上面「年青貌美，性情溫柔。」這八字每張都有，願嫁一個愛國的男兒現在S·A·或者S·S·（是國社黨衝鋒隊和特務隊的縮寫）當職務的，這兩句話也是一定有的。不同者，有的是「還有陪嫁傢具」，有的「沒有傢具」，有的「父親還有雜貨店，父親歸天之後，雜貨店就是她的主權」，有的說「學過看護，會帶小孩」，有的說「學過烹飪，善做廚房」，……總之她們在找丈夫，找衝鋒隊的隊員當丈夫。

雖然社會民主黨執政，有十四年的歷史，但是德國一部份人的思想，實在不敢恭維，特別是有些女人，如果你遇見一個家庭太太，你和她說話時，一定的，不出三句話，她必然要說：「我的丈夫怎樣，我的丈夫怎樣……」我的丈夫四字



1949年

(虹若)

！呀婚結團集看

隨時都是掛在德國家庭太太們的嘴上，就好像鑽石帶在她們的手上，定要翹起指頭來故意給人看一樣。

衝鋒隊的隊員，穿着褐色的制服，打着皮裹腿，走路的時候，腰部筆直，這在德國的社會中，是一個嶄新的裝束；而且他們的臉上非常光彩，顯現得他們的心裏非常得意。女人們對於他們前途的希望，比他們自己似乎還有把握得多。如果她們能夠嫁得一個衝鋒隊隊員時，她們就其樂無窮！她們的心裏，鬚髯在說：『啊，好快活啊，我要飛了！』

希特拉很曉得家庭太太們都是他的恩人，因為，他能夠上台執政的原因，就是德國家庭太太們出馬投票的結果。他覺得家庭太太對於他是很有力的助手，他願意德國所有的女人都當家庭太太，而且當賢良的家庭太太。爲了要實現他的這一個夢，希特拉實行把幾十萬工廠女工勒令回家去，他想：『這是一舉數得，女人回家，空出位子來男人做，這是第二個好處；女人一當了家庭太太，就不會再

開什麼鬥爭，我的選舉又有把握，這是第二個好處；可以生小孩，這是第三個好處。還有無窮的好處，想不完。」

於是希特拉訂出獎勵結婚的條例了。德國的男女，這時如醉如狂地遍地結婚，一對對地結婚都不夠表達他們的快樂，於是他們發明集團結婚。幾十對一齊結，真是鬧熱。畫報上刊出照片來，四十七對夫婦同時結婚，結婚時候宣傳部長戈培爾登場訓話。總之，現在的德國，瘋狂地在徵婚與結婚，鬍鬚是全國的人都正在青年一樣。

三四 史料四(恢復手工業)

報上登出德國南部烟廠，取消機器恢復手工業的消息，同時有將已經解散之總工會改行會的消息。

看了這兩項消息之後，就會想到第三帝國的宣傳部長，國社黨的理論家，戈培爾博士。這位先生雖是骨瘦如柴，承上帝保佑，他是非常聰明。他有一副敏捷的腦筋和伶俐的手腕，他只要一站上講台，開始第一句話，一定說：『從十四年以來，德國被馬克斯的毒說危害了……』除了這話以外，他還說：『馬克斯的學說，很矛盾，他一面說「工人做了機器的奴隸」，一面他又提倡機器生產……』戈培爾要糾正一班人信仰馬克斯的學說，他想了一個最妙的方法：第一就是燒盡馬克斯的著作；第二他要來一個和馬克斯的主張完全相反的東西，比如馬

克斯的學說，主張把社會推向前去，他就主張把社會往後拉。這個，我們不能說戈培爾博士的思想落伍，因為博士的眼睛是圓的，頭腦是圓的，所以他以為時代的輪子也是圓的。如果我們時代的輪子是圓形的，那我們對於今代的社會應該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比如時代是從原始共產社會開始，經過奴隸制度、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繞一個圈，到今天資本主義社會已走到了沒落的時節，如果人們不打回頭繞過去，那就要再從原始共產社會開始。博士的眼睛既是圓的，所以無論他怎樣轉，他不能看出一個圓圈以外。他想：『如果再從原始共產社會開始再來，那實在隔得太遠，老實說，太沒味道。』於是戈培爾博士主張第一種辦法——打回頭繞過去。這樣的主張，是經過博士的深思熟慮的，一旦這樣決心下來，博士非常高興，他的第一個實驗，命令恢復家族制度，這個辦法，對於取消失業救濟金，發生了很大的效用。比如在每一家人，只准一人做工，這一人的工資，要供養全家人口，在這家人中，不許第二人做工，更不許領取失業救濟金；

如果丈夫在做工，妻子不得再出來做，妻由丈夫供養，這是一個例；兒子做工，父母不得再出來做，父母由兒子供養，這是第二個例；哥哥做工，弟弟失業了，哥哥就負有供養弟弟的責任，這是第三個例；由此類推，姑媽、姐夫、老表、舅子都有互相供養的責任。從前被金錢的銅鏽所鏽壞了的親族關係，現在又由國社黨的新法律挽回轉來！這種方法，在中國人看來，也不會覺得奇怪，因為中國還是滯留在拖拖拉拉，弄不清楚的半封建社會裏，然而已經進步到資本主義社會的人們看來，實在很奇怪呵，他們想：怎麼可以，一個獨立的人要去倚賴旁人？怎麼可以，一個人的血汗要來供養全家？然而，這是新法律，他們得回頭繞過去！

戈培爾博士，他要做到什麼都和馬克斯相反。馬克斯說過：『工廠的制度把無組織的工人團結起來。』他想：『那麼，我就給他來一個解散。』費了很多的心思，他想出恢復手工業制度，他想到『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的這件事很是危險的時候，他就決定解散工人的工會的組織。

非常有意思，一切的一切，戈培爾博士都走着勝利的道路，他飽載着家族制度、行會制度的一輛特別快車，滿心要開回封建的王宮去的時候，忽然，他非常憂鬱，臉上更是憔悴，不曉得究竟爲了什麼？

據綠蒂說：『博士的一切努力，都是替資本家做了走狗，而且還有醜態的猶太資本家都在內，而且把德國所有的監牢，以至於監牢的角角都裝滿了，他還捉不盡那些爲社會問題而在博士圈子以外走着的人們！』

三五 放話匣子的不再來了

『所有的鳥兒都已來在這裏，

所有的，所有的。……』

這首歌曲，是在每個禮拜五的黃昏時節，就有一個放話匣子的（是德國街上討錢的失業工人放的）在獄牆外放奏出來。話匣子的聲音，很不清晰，一聽就知道那是一架破機器。然而它所發出的聲音，却有一種莫大的潛力，使我們都融化在快樂的空氣中。它又有種說不出的吸引力量，使我們都立刻要爬到鐵窗口上去聽。它每張片子放完了，我們大家一齊拍掌，有時還叫：『好，再來一個！』於是第二片又放奏起來。每個禮拜五，我們的中飯一定有魚吃，這是宗教上的規矩，承管廚人的多情，我們可以得到很好吃的油炸魚。凡是我們中午吃魚的日

子，我們也曉得下午要聽音樂。所以凡是禮拜五，我們都快樂得很。

這個禮拜五的天氣很壞，午飯過後，就下着傾盆的大雨，很焦心下午的音樂聽不成，很有些悶氣，過一會又爬到窗檯上去望望天空，然而天空是灰暗的，雨還是在飄淋，似乎這雨點把人的心都淋冷了一樣。我想：『放話匣子的今天一定不能來！』然而自己又在安慰：『天是會晴的。』

天還是那樣地灰暗，而且漸漸地更黑下來，懊喪已極。我想：『放話匣子不來了！』我躺在床上拿被單蒙頭蓋着，緊閉着眼睛，只想立刻入夢，然而一種莫名的煩躁，逼得我週身出着熱汗。我把被單一掀，一種破碎的留聲機的聲音，從遠地裏傳送過來，『呵，來了！』不知爲什麼，我的心會跳得很急。我不能立刻爬到窗口上去，我仍還躺在床上。然而，外面的掌聲拍得很厲害，我曉得她們都照常地在窗口上，於是我振作起精神，還是爬上去了。

話匣子的聲音，破碎地又響了，我們的朋友跟着它高唱起來，這聲音從每個

窗口一下裏就擴張開去，衝到了天空：

『兄弟們，朝太陽，朝自由，

兄弟們朝着光明走！

從過去的黑暗裏出來，

未來的榮光普照。』

歌聲是熱烈地，快樂地和成了一團，我好像看見一隊鬥爭的戰士很英勇地衝出黑暗的牢獄，踏上了戰場一樣。我受了非常的感動，忘乎其形地連連拍掌。

這個事情的結果，想來大家都會明白，用不着我寫出來。但是就從這一次起，放話匣子的從不再到監獄外的牆邊。不過，在星期五的黃昏前，我們還是可以聽到同樣的破碎聲音，由很遠的地方傳來，我們同樣地站到鐵窗口去給它拍掌，女禁子不能奈何我們。

三六 秘密警察處的審訊員們

打工的女罪犯，給我們通了消息說是下午要有一班人來，辦理我們釋放的事。這個消息使得每間號子都起了快樂的騷動！每個人都有一種希望在她的腦筋裏活動，『要自由了！』理論家太太說：『我一出去就跑進一家大咖啡店去一坐，叫一杯濃濃的咖啡。擺在面前，於是買一包紙烟。呵！』她把眼睛一閉，雙手往下慢慢地一推，做出冥想的樣子，好像登了仙境一樣。她睜開眼睛的時候，接連就打兩個呵欠，眼睛上起了一轉紅圈。糟糕，她的烟癮發了！

掃爾從衣袋內搜出一雙在牢裏從來不穿的襪子，她說：

『這個上面有紙烟香。』說着，她就將襪子送到理論家太太的鼻子上一湊。

『請聞一聞！』

理論家太太的口裏冒出清口水了。她想：『糟糕，沒有火柴，不然把這雙襪子點燃也好！』

『綠蒂，你出去怎麼樣？』我問她。

『我呢？』綠蒂想了一下，她說：『回家把衣服包放好，轉身出來，穿過動物園的樹林，走到玫瑰田去，飽飽地呼吸一點芬芳的空氣。』

掃爾說：『我照樣做，但是還喝一杯咖啡。你呢？』

『我麼？第一我要散步，走得很遠很遠，我覺得我的腿和脚都走活動了，於是跑到警察總監那條街，包着那所大房子繞一轉，此外沒有什麼。』

『什麼意思呢？』理論家太太問我。她想：『奇怪！』

『我看那所插着卍字旗的警察署和鎖人的監牢，還有多麼堅固，能夠支持幾年！』

『來了，來了！』打工的女罪犯在三點鐘的時光，跑到每間號子來報告消

息。我們都緊張地等待着。

鑰匙響了，開門的聲音和我們散步時一樣，從遠處來到附近。

狗熊把掃爾、綠蒂、理論家太太都叫了出去，輪到我的時候，她又開始抱怨：

「爲什麼不穿上你的中國衣衫呢？快呀，我等你！」雖然她惡狠狠地，我曉得她是好意，她好像比我還着急。我想：「一定是要放我了，」我的心動盪得很快，頭好像是在旋轉，我不知要幹什麼，急促地我問了她一句：「做什麼？」她也不答應我，瞪着眼睛又說了一聲：「快呀！」

狗熊把我帶到第二層樓的角上，叫我坐在一間屋子前面的長凳上。那兒已經坐了將近二十多人，大家都低聲在說話，掃爾她們也在那裏。她告訴我，這裏面有幾個人已經關了五個月，我一計算，我也是三個月了。

據來的人告訴我們，來的人是審問我們的，似乎他們有決定釋放我們的權

利。

輪到叫我的時候，我的心已經恢復了平衡。一踏進那間屋子，我的眼光就碰在一個女人的臉上。她的面貌很溫和，衣着是很樸素的，她是祕密警察處派來的審問員。她旁邊的一個女人，肚子吃得肥肥地，從那印花的薄紗衣服內鼓起出來，好像有了孩子一樣。她是我們的監獄總監地楊莓的代理人。因為地楊莓過星期休假去了，她表示出非常驕傲的樣子，她想：『我現在是一獄之長。』

還有三個男人，兩個錄事和一個年青的，臉孔很漂亮，生了一頭的黑頭髮，他是審問人，但，一定是個猶太人，我想：『真怪，猶太人還要去給褐衫黨當差。』進去之後，照例地說了『日安！』

『日安！』他們都同聲地回答，那個溫和的女人，很客氣地請我坐在她的旁邊，於是，開始問了。

『您從什麼地方來？』

「中華民國。」

「您來德國做什麼？」

「讀書。」

「爲什麼反對我們的國家？」

「您相信我從數萬里路來反對德國嗎？這是沒有的事！」

「爲什麼你在我們的國內做政治運動？」

「因爲我的國家受人侵害，我要幫助它。」

「你與共產黨有什麼關係？」那個像猶太人的青年突然地問我。

「你說什麼？我不懂。」

「你和共產黨有什麼關係？請說！」他嚴重地把每一個字都說得很大聲。

「和共產黨？沒有關係。」我答應得很和平。

「什麼？」他再問。

『她說她和共產黨沒有關係。』那個溫和的女人對他說。

『那你爲什麼在體育宮大會講演？』

『那是中國人在受日本侵略時，願與德國民族發生更深切友誼的表示。』

那個女人接連地點頭，似乎她很明白我的意思。

『你們自己不抵抗，跑到我們的國家內來鬧亂子。』他譏諷地說。對於他這句話，我很憎恨，我想：『你這個無恥的東西，猶太人給褐衫黨賣氣力，正和亡國奴當漢奸一樣，可恨又可憐！』我的眼睛裏冒得出火來，我狠狠地看了他一眼。於是他對那個女人說：

『莫相信她，她是在說謊呀！』

我出來的時候，那個女人似乎很抱歉的樣子，溫柔地說了一聲：『再會！』我們的代理總監一句話都沒說，木偶似地坐在那裏，肚子還是挺得多高。

這天分晚餐的時候，很多人都得了一束花，說是那位來審問我們的國社黨女

人送的，但是我沒有得着，因為我是外國人的原故。

三七 你莫要趁火打劫呵！

德國所有的監牢都裝滿了，特別是警察總監處，擠得要滿出來，所以很多關得太久的都放了出去。掃爾、綠蒂、理論家太太，在審問後第二天就釋放回去了。但是，就在這天下午，從警察總監處又移任廿三個過來。偏頸項女蔡子給我講了大篇道理，要把獨居的人放到我現住的這間大號子，硬把我派到小號子去。這個小號子實在小得可憐，進門就是一個馬桶，馬桶脚下塞了一個刷鞋的木匣子，馬桶前面是洗臉用的水罐。只有一步寬的地方，就是木槌，前面是床塞着了。在我進去的時候，一眼就看見洗臉盆是掛在牆頭上的左邊，裝碗的木箱是釘在床這面的壁上，床是掛在壁頭上的，棹子是一片木板下面撐一條棍，釘在床對面的牆上。床放下來時，棹子就必須掛起，床掛起來時，可以放下棹子，人想在

地板上站着，就必須先掛上床。放下床來，人就必須坐在上面。這個號有多大？如果拿動物園的貓籠來比，這個號又大點，如果拿動物園內的雞籠來比，那雞籠就比這個號子大得多哪！然而，這個號子有件好處，前面是安嘉的獨居室，從後面的小窗口上看出去，就是那個可愛的花園，早晨出去的時候，可以順便偷看安嘉，下午回來可以賞玩花園景緻。

掃爾她們去了，我就搬到母親賀烈的號子內去玩。這裏連我一共四人，一個柳湖太太，她是在蘇俄大使館管電話的，一個是從南德捕來的工廠委員，她名叫麗沙白。她的丈夫也是關在集中營內。他們兩夫妻每禮拜都寫着很長的情書，有時寫得眼淚巴巴地，有時讀得嘻嘻哈哈地。真是有趣得很。

我並不因掃爾她們去了感到寂寞，因為我和這三人很合得來。母親賀烈雖然年紀老了，但是她有一顆慈愛的心，一切都照顧着我，真和自己的母親一樣。麗沙白是個粗率坦白的女子，有相當的女工優點，對於革命有着烈火一燈的熱情。

柳湖太太很有世故，慣愛說笑話，一天總要弄出幾件笑人的事情，使得我們笑彎肚子。她們對我都很好，我們每天還是看書報，玩笑，打紙牌。母親賀烈和柳湖太太都愛拿紙牌卜課，麗沙白愛挑花。柳湖太太的毛線打得特別好，她在此地已經打好了幾件男人穿的絨線衣，我跟她學會了打襪子和手套。光陰過得很快，但這和給掃爾她們在一塊扳嘴勁的情形大不相同，我的情緒似乎老得多了。

小號子內的空氣非常缺乏，使我不能有長時間的安眠。一覺醒來，就不能再睡，在半夜我起來，站到窗口去呼吸，夜是靜寂的，沒有一絲聲息。一點黃色的燈光，無力地從那橫牆的角上射在花園的石路上。樹上的鳥兒也都睡着了，只有冷濕的空氣，從天空侵襲下來。想到古人『玉階生白露』的詩句，真是描繪入神。

我靜立在窗邊調着氣息，忽然一陣汽車的聲音，鑰匙的聲音。花園後的大門開了，有好幾個高大的警察，推進了一個人來。在黑暗中，我雖然沒有看清楚，但是他們很吃力的樣子，是可以看出的。女禁子開了角上的大門，推推擁擁地把

那個人送進去了。這個嘈雜，在幾分鐘之後，又清靜了。我還是站在窗口邊，我想：『一定每天夜裏，都是這樣在捕人，不過大家在睡夢裏，不曉得！』

不到幾分鐘，這邊又嘈雜了。

『哎喲，肚子痛得很哪！』呻吟的聲音，從隔壁的號子內發出，不一會的功夫，對面號子又起了嘔吐，角上小號子又在拉馬桶衝水。我想：『怎麼呀，通通病哪？』

『守夜太太！啊喲，痛死人哪！』新來的叫喊起來。

『啊喲，我要死哪，守夜太太，快來呀！』是安嘉的聲音。我的心像刀刺一樣，我想：『一定是褐衫黨拿了毒藥給我們吃。』我摸一摸我的肚皮，一點也沒有痛。我想：『我是外國人，他們不敢毒死我，但是，這許多可愛的朋友們！』我急出一身大汗，跑到門邊，用拳頭接連地捶那鎖着的門。

女禁子的腳跑得的的答答的響，拿着鑰匙四面開門。聽着我捶門的聲音，於

是，她又跑過來，塔地一聲，她把我的號子內的燈開了，匆匆地把門打開，她說：

「啊喲，怎麼了？」她的眼睛很張惶地看着我。

「請問，她們怎麼哪？」

「請問，您也病了麼？」她說。她很急的樣子。

「我？沒有。請問，她們……」我的話還沒有說完，她已經生氣了，她說：

「呵，我的女士，請不要趁火打劫呵，請請……」她說得氣吼吼地，轉身出去，砰地就把門關上，而且塔地一聲，把電燈也關了，於是我只得又在黑暗中。

三八 破壞了興登堡政府罰餓三天

昨夜中了毒的病人，都排列在診所門前，等候醫生到來，我也假說有病，落得在那兒會朋友。

醫生來的時候，胸膛上掛了一大排徽章。有一顆很亮的星，是他參戰的獎品，醫生佩帶着非常光榮，他也很得意地走着。經過我們面前，他做了一個怪樣，把那猶太人的大鼻子一聳，他說：『幹嗎呀？你們。』

『啊啲，我們中毒啦，快救救呵！』

醫生擺開八字足走進診所去，開了一張消毒的總藥方，叫看護配給大眾吃。於是他開始檢驗昨天的食品，做了一個結論，公佈出來：

『沙丁魚和洋山芋的冷菜，做得不合衛生。』

爲了要繼續天天和安嘉會面，我特意請醫生把手上的一個瘤子開了刀，雖然沒有流什麼血，但是受了很大的痛苦，回號子去時，臉都青了。手指還不停地抖戰。

母親賀烈和柳湖太太都很生氣，她們抱怨我不該讓醫生給我開刀，我不敢告訴她們我的意思，說我是爲要看安嘉。我說：『我因爲手上的瘤子痛才開的。』她們連連地嘆息着。母親賀烈說：『好吧，小傢伙，請你睡着，不要說了！』她心裏很急，像教訓自己的小孩似的。

吃中飯以前，女蔡子把我們帶到一個空的大課堂裏，叫我們聽代理獄長做報告。所有的政治犯都帶到那裏了，密密的擠滿一屋，這時大家都自由地在找朋友。

鈴聲一響，立刻都不說話，代理獄長昂然地走進來，肚子還是挺得高高地。平常人說話時，總要先稱呼一聲我的女士們，她驕傲得沒有一句稱呼，開口就

說：

『現在，我要報告你們一件事情。』她停了一停，屋內靜得連呼吸的聲音都聽得出。『政府的命令，對於政治犯罰去三天飯的事情，我們在後天開始。你們家中送來的食品，要一齊交出，不能保留的，在今天和明天一齊吃完。能夠保留的，也可以交出保存。』

『政府的命令，是罰去牢中的飲食，自己的當然要讓我們吃。』

『不能！』代理獄長很乾脆的說。

『爲什麼不能？』

『誰在講話，站起來！』代理獄長生氣了，她的樣子真是專制得很。

『請您告訴我們，爲什麼弄有毒的飲食給我們吃？是要謀害嗎，還是什麼意思？』

『這是什麼話？』代理獄長的臉變了色。我想是人多了，空氣太熱的原故，

她的臉變得通紅。

母親賀烈是個很有經驗的，她看着這個事情弄不下台，她轉了一個灣說：

「我們現在過的生活，您知道的，沒有太陽，所以在飲食上，需要衛生一點

.....

「今天不是說這件事。請你們散回去！」代理獄長說了，不顧一切轉身就出去了。

滿屋內起了「噓！」的聲音。

「女人對女人的高壓手段，比男人還要厲害！」雖然有人這樣說，但是她裝做不聽見，揚長而去，胖腳上的皮鞋，跑得得得地響。

連天的報上都登出，爲了破壞了興登堡的政府，所有一切政治犯都罰餓三天的消息，並且還登出在集中營實行的情況，所以我們早已知道這件事情。不曉得從那兒來的一個幻想，以爲對於我們會媽虎一點，或者不罰，即使罰，也會讓我

們吃自己的東西。在代理獄長報告之後，才知道這個觀念完全錯了。

回號子的時節，有人提議在罰餓那天，大家都到窗口上去喊：『飢餓政府呀！』但是，母親賀烈反對這個主張。她說：

『這樣，沒有意思，他們看見我們叫喊，他們就很開心，我們絕對不能對他們示弱！』

在號子中，麗沙白還和母親賀烈爭論了一番，但是母親賀烈堅決主張：『不能示弱！』

哈哈這天下午，我又收了媽媽一個大食盒，裏面有十個煮雞蛋，一磅乾臘腸，兩磅西紅柿，一磅葡萄乾，兩磅意大利的甜橙，一磅乾菓，兩條尺半長的生黃瓜。媽媽是預備了給我十天吃的東西，並且還有給我送人的在內。母親賀烈看看東西，她的臉上表示出很爲難的樣子。

『哎呀，我的小孩，這拿來怎樣辦？』她說：『乾菓和葡萄乾是可以留的，

其餘的真可惜呵，怎麼吃得完呢？」

『世界上沒有不好辦的事情，母親。』我說。

『我曉得你，明天一齊吃完，吃不完也送光，是不是？』

『哈哈，母親，你老人家真聰明！』我說了之後，對她做了一個玩皮的樣子。這是從德國學來的，把兩個大拇指頂在左右兩肩膀上，其餘的八個指頭連連地搖擺。

柳湖太太咕咕地笑出了眼淚水，麗沙白笑得接連拍掌，她把一隻腳蹺到木樁上來。母親側着頭看看我，又看看麗沙白，她的眼睛是那樣地慈和，是那樣地天真，我們都融化在快樂的情境中了。

三九 真是妙想天開

罰餓那天清早，代理獄長——那個大肚皮女人——下了一道動員令，命令那些管政治犯的女禁子們，除了落班的以外，貢特爾太太，偏頸項，狗熊……等等人物，都一齊出馬搜查。在搜查之先的一點鐘，女禁子來了一個通知，叫所有的人把剩餘的自己的食品通通交出。在未得通知以前，我準備留些東西吃，得了這個通知，我就躊躇起來。「留呢，不留？」我自己問我自己。還沒有得出結論來的一剎那，打工的女罪犯已經來報告消息了。她說：「某某的香腸搜去了，某某的蛋糕搜去了……」

「怎樣辦呢？」我想：「藏起來嗎，搜查出來時，不好意思！不藏呢，萬一把胃餓出病來，又不值得！」

『快收拾，要來了，搜得嚴得很呵，莫要舞弊！』打工的女犯又到我的門邊來說。

『嚴得很！』我想：『爲什麼要罰我們呢？國會又不是我們燒的，與登堡政府也不是我們破壞的，有什麼理由可以罰我們？』我一面在收拾媽媽送來裝食品的大紙盒，我心裏的火只是往上冒。『爲什麼他們不去罰真真燒國會的人呢？真是現世界那裏有一點公理呵！我不能接受這樣無理的處罰！』然而公理和顏面的矛盾，又在我的腦筋裏盤旋，『搜出來時，面子上過不去，特別我是一個中國人！』

『快呀，只隔兩間號子就來了。』

我看看我的東西，除了昨天把黃瓜吃完了，其餘的東西還剩得很多。我想：『我不能接受魔鬼的處罰！』心一硬，就裝了三個甜橙在擦皮鞋的匣子內，香腸擺窗口外面，乾菜包得薄薄地夾在報堆中。牆上釘的碗架上，原來擺有一堆書，

把兩磅西紅柿拿報紙遮着就放在書後面。我是穿着監牢的衣服，這衣服有個很寬的口袋我裝了七個裹雞蛋在裏面，因為這裏的衣服我穿起很大，所以一點也看不出來。還有一個雞蛋，我把它裝在襪子桶內，裹得很好，看不出，於是擺在枕頭下面，而且把床掛在牆頭上。我想：『這個一定不會搜查出來。』一切都預備好了，我只等女禁子來搜查。

鑰匙響了，門一開，偏頸項女禁子帶了一個打工的女罪犯走進來了。

『日安！您的東西預備好了交出嗎？』她很客氣的樣子。我把大紙盒內裝的那些藏不完的甜橙和葡萄乾連紙盒一齊交給她，我故意不說話，笑了笑，好像表示什麼都在這裏一樣。偏頸項看了我也笑了笑，她說：

『很好！』於是她順手把掛在牆頭上的洗臉盆一抬，我想：『這個傢伙有經驗，昨天麗沙白就說那裏面可以藏東西，幸得好，我沒有裝在那裏。』

偏頸項的眼睛在滿屋子裏面滴溜溜地轉動，恰如一隻獵犬走到山上就用牠的

鼻子一樣，她的眼睛轉動到鐵窗上面。我的眼睛也跟着她轉到那裏。

我的天，那一筒乾香腸，明明地從那厚玻璃上顯出一條黑影。我想：『爲什麼放的時候，沒有看見呢？』偏頸項走過去站在木橈上，伸手到窗口外把香腸拿了進來。她說：『大家都放在這裏。』我想：『不能紅臉，』而且鼓着勁不生氣，於是我說：

『運道不好，拿去吧，拿去吧！』

『很好，很好！』她也像不算一回事的樣子。『請把床放下來！』

床一放下，她就将被單翻開，墊子下面，從頭到脚地亂摸，枕頭拉開的時候，那雙襪子就現出來了，在她的眼睛裏這是不能放過的，她拿起來用手一捏，眉頭一縐，她把襪子拉開，於是，那個雞蛋，咕嚕咕嚕地就跌在地上，而且還翻了兩個筋斗。

『噫，真是妙想天開，不曉得怎樣想出來的，你看！』她對那個打工的女罪

犯說，女罪犯看了我一眼。

『哈哈，哈哈，又被你搜出來了，運道不好，唉，拿去，拿去！』我笑彎了肚皮，有一種不能接受無理處罰的心思，我不覺得這是可羞的事，對於女禁子，我以為最好是哈哈哈哈。她搜查出東西，我想應當和耍把戲一樣，被人看出馬腳來，也是有趣的事情。一轉眼，她又在翻報紙堆哪，我很不安寧，我想：『真糟糕，所有的都會被她抄去！』而且書背後包西紅柿的灰色紙袋，已經露出一個角，我覺得很刺眼睛，我想：『這一定能抄去的呵！』

『噫，這裏還有，真聰明！』打工的女罪犯，從擦鞋木匣，把三個甜橙拿出來，偏頸項走過去看那個木匣，她就放棄了看書籍和報紙。

對於女罪犯所說的話，我很不高興，『她何必這樣呢！』雖然這樣想，事實上她確實也解除了我的困難，我還是謝謝她。

我被搜出許多東西，而且襪桶子內藏一個蛋的消息，好像無線電一樣，立刻

就傳到各間號子，她們都曉得我失敗了。

看見母親賀烈的時候，她說：

『我的小孩，你不想想，這兒還有你藏得住的東西！』

『我們這兒，她們一樣都沒有抄出。』柳湖太太很自負她說：『三天也餓不死人。就讓她們看看我們的硬勁！』

到中午的時候，我拿出兩個雞蛋，四個大的西紅柿，一些乾菓給大家吃。

麗沙白張着兩個大眼睛：

『怎麼呀？你還是偷了！』

在罰餓的三天中，我供給五個人的吃食，送了安嘉兩個雞蛋，四個西紅柿，一包乾菓。她不但是大大吃驚，而且對於我佩服極了。在散步時她像小孩一樣地

要求我說：

『怎麼可能呢？蘭哇，告訴我吧！』

我說：「我有「妙想天開的方法」。」是怎樣偷來的，我始終沒有說出。

四〇 莫要軟弱得失了理智！

媽媽曾經寫信給我說，她怎樣不願寫先給人檢查過的信，但爲了給我寫信的重要，她要常常寫信給我。七八天都沒有得到媽媽的消息，真是心急如焚。不曉得媽媽出了什麼事情！茫然的焦慮，像病魔一樣纏擾着我，我不能吃，也不能睡，唯一的希望，就是媽媽的信，但這封信就永遠也不來。

憂慮的鞭子打着我。還有一個希望，就是等收食物的日子。這個日子，我好象等了十年，到了該我收東西那天，我緊張地等着那作弄人的時間的一秒一分地過去，越等越急，急得我的血沸騰起來又消沉下去，終於沒有叫我收食盒。意識告訴我：『媽媽一定被捕了！』

在夜裏我躺在床上，只是想著遇難的媽媽，我不能合眼。明月從鐵窗上透進

光來，好像是來看我，但是，我無力起來。

第二天清早女禁子叫我去拿食盒，一下子我覺得像是卸了千斤重担一樣，我想：『原來送遲了。』而且很後悔昨天不該那樣着急，『真是冤枉呵！』快樂地走到女禁子旁邊，等她分東西給我。女禁子打開櫥子，拿出的不是媽媽平常送的食盒，而是兩個大紙口袋，一袋是葡萄乾，上面寫着：『意明送』，是意明的筆跡，一袋是美國橙子，上面寫着：『范馳送』，是范馳的筆跡。我抖顫地接着這兩個紙口袋，帶着沉重的心情回到我的獨居室。我曉得媽媽被捕了。

鐵生來會我的時候（這是離他上次來一月之後），我問他關於媽媽的情形，他怕我着急，答應得很含糊。當着監視我們的女禁子，我冒險地用中國話（禁止說中國話）請求他告訴我，他完全不聽，我急得大哭，哭得像小孩子失了母親一樣。在一個月只許可十分鐘的會客中，我和鐵生沒有說話，只是哭，他睜着兩個小眼睛，只是噓氣。我曉得鐵生很難過，他一定在想：『爲什麼哭呵！』鐵生是

很重視友情的人，爲了冒險來看我，曾受着人家故意的批評；但是，我曉得，他之不瞭解我，正和批評他的人不瞭解他一樣。

我的情緒太壞了，我不願意觸動旁人的愛思。自從證實了媽媽被捕的事，三天我留在獨居室沒有出去，既不去和母親賀烈她們一道玩，也不散步，斗大的號子內的惡劣空氣，薰得我像喝醉了酒一樣。我也不能分析，這是一回什麼事情。

母親賀烈她們很着急，安嘉在報紙角上寫信給我，而且叫狗熊給我送過來。她說：「我最親愛的好蘭娃，幾天我既不能得到你的小信（我經常寫短信給她），散步時也看不見你，你完全不能想像到，我得到你的小信時候的快樂，沒有看見你的時候的煩憂，你是這樣有力地盤據着我的心靈。自從第一次我在那個臭院子內看見你開始，我自然而然地就敬愛你，你究竟爲了什麼？這樣地愛愁！你的白鴿之歌是對的，你莫要忽略了：「當心呵，你的健康，安靜呵，你的靈魂！準備呵，到了鬥爭時，你們還要上戰場！」而且只要一轉瞬，我們會和他們一樣，自

由地飛，飛在天空中，任我們翱翔。現在還忍耐些吧，這個黑暗的時候，是快要過去的。新生活已在向我們招手了！永遠地對你致誠摯的敬禮！你的安嘉。」

雖然安嘉的信是這樣多情地鼓勵着我，但是，我還是不能入眠，夜靜時我又站在窗口上去，花園內靜得一點聲音都沒有，天空高高地現出乳白的顏色，一輪明月從樹枝稀處露出微笑的臉來，她好像很溫柔地在說：

「莫要軟弱得失了理智！我永遠都是從黑暗中鑽出來照耀你們！」

月光照在另一個黑角的時候，突然在遠處起了槍聲，接連就是很多摩托車的聲音，好像追敵人似地在街上奔馳。和着槍聲傳達過來的就是一片呼喊：

打倒法西斯蒂，工人們聯合起來！

四一雲

半夜裏街上發生了一次示威遊行，監牢內又加了無數的政治犯。我又被硬派撥到母親賀烈的隔壁號子內，是和一個南德捕來的工廠委員一處。號子和第一次住的一樣大，白天裏住四人，夜裏住兩人。而且，我沒有床，我睡在地板上的草墊上，門腳縫的風，天天夜裏吹得我肚子疼。那位工廠委員，她老是呻吟哭着，見牢內加了人，她要呻吟，要哭，看見別人釋放了，她還在這裏，她也要呻吟，也要哭。這使我的精神上痛苦極了。真是運氣不好。

地楊莓休假回來的時候，看見牢獄內擁擠不堪，他說人太多了，空氣很壞，他宣佈叫我們在花園內散步。花園內的景色和空氣，都比舊地方好得多，回想起散步的舊地方，真有上天下地之感！

佛利達也是一個南德來的，拖着一雙半截拖鞋，永遠都沒有換過。一進花園，她就長長地嘆一口氣，而且做出那樣痞得不堪的精神，她說：

「關了半年，吃了又睡，睡了又吃，肚子也漲大了。」她對着女禁子把肚子一拍，拖鞋拖得皮塔皮塔地響。「我很耽心回家去老公不要我，會連廚房也進不去，算好，我們的宰相給我們罰餓三天，肚子剛剛要有小點的希望，但是又要換什麼新鮮空氣……」哎喲，我又耽心胖起來！」

花園內的葡萄架子上，結了很多碧青的葡萄，佛利達說那就是長不成器的法西斯蒂。長方形的花壇，她說是與登堡的墳墓，小花壇她說是埋那個瘦鬼的。葡萄架後面一個大的渣滓坑，她說最好留來埋大塊頭將軍。她每說一句，全體都要發笑。真是有味極了！

碧藍的天空高高地，偉大地覆照着我們，有時洒着一朵朵的白雲，輕鬆地，活潑地在流走，有時幾朵白雲聚集攏來鎖着黃色的邊沿，有時又變成各種不同

的形象。隊伍是繞着有株大樹的土山在進行，我和安嘉走在一排，我們談到生活是艱難而冷酷的問題。安嘉以爲正因如此，我們就要像鐵一樣地堅強而且不能被痛苦所磨折了，她相信一個太受痛苦，經過大磨難的人，在另一個時代，會更快樂！她以爲將來在我們的回憶上，是有很偉大很美麗的生活經驗，特別是衝破了卅字旗的黑暗重圍的時候，更有說不盡的快樂！

微風一吹，藍天上鎖着金邊的白雲，又變了一個樣子。他散在天空中，變成片片的白花，一轉眼又漸漸地團結起來，儼然成了一座有力的山峯。安嘉說：

『看！變得好快的雲呵，真是美極了！』

『人們的變幻，也是和雲一樣地快。』

『但是，沒有雲變得美麗。』

『雲也會變成牛鬼蛇神。』

『但是人變得比牛鬼蛇神更可怕，更冷酷。』

「這是爲要估穩他們的私有財富和權力的關係，必然要變很多花頭。但是到頭來，不過一場空！」

「對的，私有財富的估有是空虛的，不過，友誼和愛情，也不是偉大的估有。」我們的眼光碰在一條線上，特別地光明，我們都笑了。

自由時間，在鐘聲一響之中結束了，我們仍又回到受拘束的號子中，只好讓天上的白雲，更自由地奔騰。

四二 中國飯菜

因為幾天來都不能吃，又連夜失眠，在地板上睡又受了風寒的原故，我得了很重的胃病。無論什麼東西，吃下去，都不受，就是一點水，也要吐出來。醫生簽了字，每天給我一磅牛奶，一條白麵包，還有八分之一磅的牛油。這些東西，我也不能吃，通通拿來送了朋友。

醫生和地楊莓都親自到我的號子裏來看我，地楊莓許可我多寫了兩封信。醫生說叫人給我煮牛奶稀飯，我告訴他說最好煮中國飯。

女禁子帶着兩個管廚的女工到我的號子裏來時，她們好奇地問我：

『請您告訴我們，中國飯食怎樣做！』兩個女工很快樂的神氣，我覺得她們

很天真，於是我和她們開玩笑：

「在德國學烹飪是要給學費的，好吧，盡個義務，教你們煮飯的方法。」她們都很注意地聽着我說：「如果米已經洗好了，就把它放在一個鍋內。」

「水呢？」一個女工問我。

「米放在鍋內之後，加水下去。」

「比如一碗米，要幾碗水呢？」

德國人做事，都是科學的方法，無論做一個什麼東西，她們都有一定的法則，她們來學做飯，還是如此。中國人不是這樣，什麼事都是憑着經驗，拿眼睛看一下，就做起來，有時也不會錯。但是錯的時候，就錯得很厲害，對於她們如果把這樣的情形告訴她們，她們是不會懂的，但要照她們的問法，「一碗米，幾碗水？」我也說不出來，我想了一下，我說：

「比如米放在鍋內，水超過米一個指節。」我用手比給她們看。「然後用大火煮，煮到水快乾的時候，就完全用小火。」她們似乎懂了，於是她們說：

「菜怎樣作呢？」

『這太難說了，最好請你們給我弄點馬格（德國作料，當醬油用）、醋、辣椒粉……等送上樓來。』

這兒一般朋友們對於我的病都很關心，她們都送東西給我，若沙，就是那個當安嘉叫去問話，在散步時擠來和我一排走的那個黑髮女人，用手工編了一個絲線花籃送我，上面寫了一句話：『向你致最誠意的敬禮，請你不要忘記了我：你的若沙。』

安嘉送了我一束小花，她叫我插在漱口杯內用清水養起。一個人在號子中，或者清晨醒來，一看見這束小花，我就會想到安嘉了。

母親賀烈她因為我的病而且心情不好的原故，她選了三個最活潑的女孩，叫她們白天到我的號子內玩，她們都是新從警察總監處移過來的，一個叫魯茨，一個叫阿爾米，還有個叫費興。這三個人整天裏都是笑帶在臉上，歌掛在嘴上，

活潑得像天使一樣，她們不曉得什麼是憂愁，她們也沒有錢，她們吃的零碎東西，都是濟難會在街上秘密募集的錢買來送她們的。

魯茨帶來一個用小樹葉結成的十字架花園，看去很有意思。這些小樹葉是在警察總監署，每天從吃洋山芋漿中結纒來的，她說洋山芋漿中，什麼都沒有，就只有許多的樹葉（德國人當香料用的東西）。這個花園，是我預備給法西斯送葬的禮品。

她們整天不停口地說話，但又和掃爾她們說話的情緒不同，我又生活在一種新鮮的環境中，我的病漸漸好了。她們看見我的號子內有馬格、醋、辣椒粉，她們覺得很奇怪，我告訴她們說是教她們做中國菜，她們很願意，於是我拿出很多買來的紅蘿蔔，教她們照着中國法子切成細絲，雖是很吃力，她們居然學會了。

有一天下午，我們四個人一面唱着歌，一面切蘿蔔絲，幾個鐘頭之後，把四磅紅蘿蔔都切完了，四個大碗都裝得滿滿地。我把所有的馬格、醋、辣椒粉都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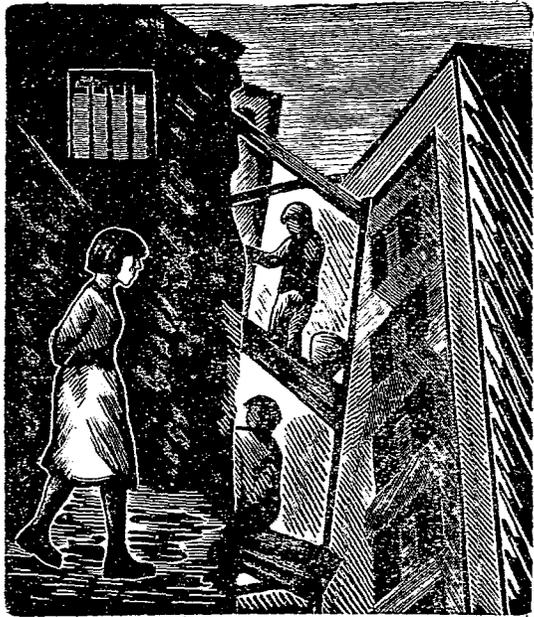
完，拌了四碗涼蘿蔔絲，費與拿報紙截了一百多張小方，準備第二天包紅蘿蔔絲，每人都送給一份。這件事魯茨苡很熱心，在散步時，她不但幫助着送了每人一包，而且她還詳細地做了宣傳，她逢人就解說蘿蔔絲是如何切，馬格，辣椒粉是如何如何地拌，那班朋友好像聽課一樣，很留心地聽她述說。

再下一次散步的時候，所有的人都說中國菜實在好吃得很，於是中國菜在德國的監牢中大負盛名，有個和魯茨苡她們一齊來這裏的婦人，她告訴魯茨苡說，中國菜的味道，好極了，她以為非有高度文化的民族，不能做出這樣好味的菜來。魯茨苡把這個話告訴我的時候，我真是開心得很，但是，她們三人比我更快樂，她們以為她們已經能夠做中國的涼菜。我們四人商量着，以後還要做中國飲食送她們。

四三 還有一種人

醫生胸前佩帶的參戰獎章，它的光彩，並不能挽救目前在德國的猶太人的命運。不知是根據了那一條對猶太人的新法令，醫生已被撤了職，醫生快失業了！在這時候交代的期間，醫生對於我們更客氣了，凡是要求喝牛奶的，他都簽一條子。有個新來的賣報的老太婆，她的體重只有八十五磅，醫生給她簽了條子。她一天吃白麵包、牛油、還要喝牛奶、牛肉湯，在散步的時候，她對我們說：『我在這裏，不但是不愁房租和飯錢，而且還得到比我在家吃得還好的食品，這兒是我們的休養院呵！』

費興和阿爾米想趁火打劫，商量好去診病，她們都對醫生說要吃牛奶，醫生也給她們簽條子。於是我們壺子內，每天有三磅牛奶，我們簡直吃不完。自從她



(波 新)

人工的牢監修

們來到我的號內，整天裏都有話說，都有事做，快樂得忘了一切。安嘉和她隔壁一個女人，近來更好，她也不苦悶，她告訴我說她的姑媽來看她時，五句話都沒有說到，姑媽只是哭。安嘉一點也不傷心，她覺得很奇怪：法西斯把我們幽囚着，讓我們過悲慘的生活，其實我們一點也不悲慘。

我們的窗子外搭了高大的架子，很多工人都站在架子上修補監牢，我們都站到窗口上去看。他們做得真起勁，一點也不疲倦的樣子。我們都覺得奇怪，而且想不通。費興說：「工人們修洋房、修花園、修皇宮、修監牢；洋房、花園、皇宮中所住的，都不是工人，只有監牢內所住的盡是工人。這個中間有個什麼鬼？你們說！」

魯茨說：「世界上有兩種人，一種是從不會損害人家，所做的都是好的，舒服的給人家享受，壞的、難受的就給自己。比如織綢子的，自己只穿布；種稻子的，自己只吃雜糧；造汽車的，自己只用腳跑；修洋房、造花園的，自己常常

睡在街邊，他們能夠享受自己所做的，就只有監牢、砲火、子彈和毒瓦斯，這種人，我們叫他做「給人吃的人」，還有一種人，跟「給人吃的人」完全相反，他們什麼不做什麼都有，他們有一種權威，能夠命令「給人吃的人」去坐牢和當砲灰。這種人，我們不叫他做人，我們叫他**是吸血鬼。**」

費興說：「除了這兩種以外，世界上還有一種人，他們在前一種人有力量的時候，他們就附和前一種人，大喊：「打倒吃的人！」但在後一種人有權威的時候，他們就幫「吸血鬼」害人，而且比「吸血鬼」還害得厲害！」

阿爾米站在窗口上看了我們一眼，她裝做不聽見的樣子，她高聲大唱：

「誰是世界的創造者……」她好像感慨起來。

四四 這光彩和太陽一樣

在釋放我以前，又把我送回警察總監去關了七天，土媚安娜和高長子女蔡子看着我時候，她們都很驚訝。

「怎麼還在這裏呀？」

其實我很不願出去，我想看見我的德國朋友……媽媽。出獄那天，是鐵生來接我的，他幫助我挾着包袱從牢裏出來。在牢內關久了，走到外面一看，我並不覺得比牢內光明好多，大廣場雖然拆寬了些，但是在那道上走着的人們的臉上，並沒有一絲的笑容，他們好像很愁苦地在奔馳。

出了鐵柵門一離開警察總監處的門墻，鐵生就送一張報紙到我的手內，上面用大號字登載着萊布斯大審的消息，黎米脫夫的供詞，佔了廣大的篇幅。他那種

從容不迫的態度，他那種威武不能屈的精神，他那種英勇的氣概，真是驚天動地，在這慾橫流的世界中放出異樣的光彩，這光彩像太陽一樣，溫暖了在地獄中過着陰森生活的被壓迫者的靈魂。這光彩又像大海中的燈塔一樣，它照耀着滾滾狂濤上每個黑暗角落裏的孤舟！黎米脫夫，他真不愧是被壓迫羣衆敬仰的一個導師！

後記

在德國女牢中這篇東西，已在婦女生活上發表完了，承婦女生活主筆沈茲九先生的厚意，費了若干的精神，終於印成單本出版。自己把這篇東西從頭到尾一讀，發現許多不滿意的地方，更不敢說這是一篇文藝作品。不過在牢獄時蒙我們婦女界的導師孫逸仙夫人宋慶齡同志，廖仲愷夫人何香凝同志，已故的法國文豪巴比塞先生，巴比塞主辦的世界報主筆烏地阿羅先生，漢斯先生，在女牢中的各位同伴，我的德國媽媽，以及在德、奧、法、英、蘇聯各地的中國朋友和國內的諸位男女朋友們，給了我許多寶貴的精神和物質的賜予，鼓起我更高的勇氣，除了加緊為國家民族努力服務外，再沒有什麼物事可以答謝在困難中朋友們惠賜的純潔的厚情，所以我想用這本書來作為供獻給關心我的朋友們的一個報告。並以

857.7

謝茲九先生。

本書完成之後，蒙新波先生、蔡若虹先生、陳烟橋先生在倉猝中賜予的刻畫與插圖，亦在此謹誌謝意，並祝諸位朋友們健康！

胡蘭畦二十六年四月十五日



希特勒征服歐洲的計畫

亨利著

孟用潛譯

再版七角

本書內容有：(一)蒂森鋼鐵集團在希特勒幕後的陰謀；(二)中間階級的傾覆；(三)戈林與希特勒的暗鬥；(四)希特勒如何解決失業；(五)希特勒往何處去？(六)蒂森的大陸計畫；(七)中北歐「國社帝國」計畫；(八)魯森堡的「秘密國際」；(九)德國在大戰中能否勝利？(十)戈林征服歐洲的空軍；(十一)反希特勒的祕密革命運動。

生活書店經售

生活書店
董之學著
法西主義
二角五分

本書詳述法西主義名詞的意義和來源，法西主義的概念與前途；法西主義之理論性質及其發生原因。並述意大利德國與日本等國的法西運動現狀，系統而扼要，為關心現代國際政治者所必讀之書。

048

人文書局
廿六年五月十七日

婦女生活叢書之四

在德國女牢中

每冊實價國幣四角
外埠加郵費

印刷者

發行者

著者

生活印刷所

生活書店
上海福州路
第三八四號

胡蘭畦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四月出版

